

原始佛教



中道僧團 Dhammattha Saṅgha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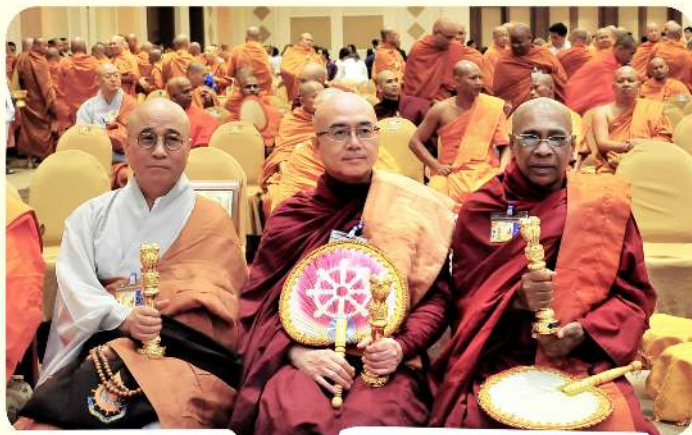
佛陀正觉后 2451 年
2019 年 1~12 月合刊本
实际出刊于 2022 年 2 月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 回归 释迦佛陀本怀之路，推展原始佛教复兴运动。
- 依循 释迦佛陀的法与律，正确的恢复四圣谛佛教比丘尼传承。
- 突破个自的樊篱，诸方长老比丘、僧团的团结与合作。
- 法流德馨终有应，僧行道迹必有方。
- 出家是维护人生光明、社会利益、佛法传统的奉献！

随佛长老获泰国皇室颁予佛教杰出贡献奖



随佛长老带领中道僧团僧众，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与佛教团体颁予佛教杰出贡献奖，同时参加曼谷奈荣寺（Wat Nairong）举办的国际性正月月圆日普供养活动，并与参加该活动的斯里兰卡、韩国及奈荣寺长老签订合作备忘录。



上图：随佛长老与奈荣寺住持手持合作备忘录合影

下图：中道僧团与各国长老于奈荣寺释迦佛陀舍利供奉堂前合影

上图：随佛长老与奈荣寺住持、斯里兰卡、韩国、泰国森林派长老签署合作备忘录

下图：随佛长老于奈荣寺接受泰国电视台访问



随佛长老受邀参加新王登基诵经法会 泰国皇室顾问团 致颁「年度杰出人物奖」



随佛长老于本（2019）年4月28日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顾问团所组成创意基金会，致颁的年度杰出人物奖。



上图：泰国奈荣寺为泰国新王拉玛十世登位诵经祝福会场。

左图：泰国新王拉玛十世佛教导师，带领泰国僧团与各国长老为泰国新王登位诵经祝福。

右图：随佛长老于奈荣寺诵经祝福会场致词，祝贺泰国新王拉玛十世登位。

下图：泰国居士致送随佛长老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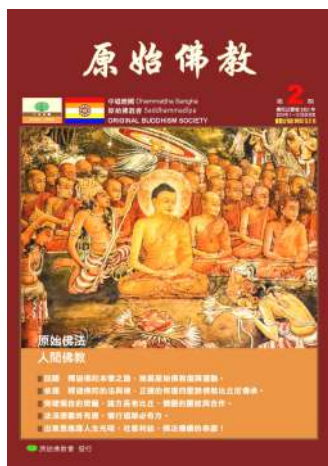
原始佛教 中道解脱营

湖北 鄂州普度寺



原始佛教教团宗旨：

本会以回归 释迦佛陀教导之原始教法，确立奉守「原始佛法与戒律」之僧团，体现「依经依律，尊僧和俗，性别平权，政教分离」之原始佛教教团。



創刊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

導 師：隨佛尊者

發 行：原始佛教會

第 2 期

- 一、我们不否认在此方、他方，过去、现在、未来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万、亿佛；但是为避免无谓的臆测与争论、远离伪说的揉杂，我们回归历史上的 释迦佛陀为我们的根本大师。
- 二、我们承认在历史的递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说；但是我们奉持由大迦叶所号召，经过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罗汉所认可的第一次结集之圣典作为修行的依据。虽然这可能没有将 佛陀一生说法全然收集，但是作为显明正法及修证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够。
- 三、经过两千四百多年的传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旧交杂、真伪难分；我们以近 200 年来佛教学界的考据为依据，确认杂阿含经与南传相应部当中古老修多罗的共说，去除后世之增新与部派教义之混杂融涉部分，还原第一次圣典结集之原貌。
- 四、我们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们以奉行 佛陀真实教法之僧团为现前的依止。
- 五、我们尊重任何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教说与信仰；我们谨守政教分离之原则，不参与任何政党与政治活动。我们确认缘生法无从比较出绝对的胜劣平等，男女二众皆能成就无上菩提，是应恪守分责分权之分际。

随佛而行

回归佛陀本怀 原始佛教复兴运动 6

国际交流

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 (1) 8

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 (2) 36

随佛长老获泰国皇室颁予佛教杰出贡献奖 64

随佛长老受邀参加新王登基诵经法会 泰国皇室顾问团 致颁「年度杰出人物奖」 68

国际合作

中道僧团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佛教长老签定「佛教僧团发展合作协议」 72

清净善来

中道僧团 菩德沙弥受比丘解脱戒 78

中道尼僧团 菩智、菩觉受沙弥尼戒 82

佛教问答

佛陀、阿罗汉对人事经历，是否没有好坏、香臭、美丑等觉受？ 84

随师笔记

走出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87

如何回应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88

清净僧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90

启程 95

法工感言

原始佛教法工文章专篇 100

回顾纪要

原始佛教 2019 年法务活动摘要报导 118

2019 行法度世历史回顾 132

禅林公告

中道禅林公告 146



回归佛陀本怀 原始佛教复兴运动

中道僧團 隨佛長老

1983 年印顺导师编着《杂阿含经论会编》，清楚指出「第一次经典结集」集成的经说，是目前汉译《相应阿含》、巴利《相应部》中，〈因缘相应〉、〈食相应〉、〈界？相应〉、〈圣谛相应〉、〈五阴相应〉、〈六处相应〉、〈念住等道品相应〉等《七事修多罗》。唯有《七事修多罗》是初始结集所集成的经法，具有代表释迦佛陀真实教说的绝对性、权威性，掌握《七事修多罗》的真实义则能觉了佛法的真髓。但是，当今《七事修多罗》是部派诵本，必须加以探究、整治、还原出「第一次经典结集」的原义经教。

经由印顺导师的发现与指引，自 1983~1985 年起，华人佛教圈掀起了「阿含圣典风潮」，目的是回归释迦佛陀的本怀。「阿含圣典风潮」促成的转变，是许多佛教学人舍弃了大乘菩萨道，转而走向一直受到华人轻视及忽略的南传佛教。

1983~2000 年的 17 年间，在探求《七事修多罗》的真义上，华人佛教圈未能有实际的突破及发现。因此，绝大多数的「阿含学人」陷入迷惘、疲惫、挫折的困境，因而退出「探求原始佛法」的道路，转为全心全力的信仰、学习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

2002 年起，个人针对部派佛教传诵的《七事修多罗》，开始进行经说的比对、整治及还原的工作，并且坚持「依经、不依论」的路线。因此，自 2003 年起，强调「依论、重论」的南传佛教华人修学者（特别是缅甸某依论学派的学人），开始针对个人、中道僧团展开了长期性的排斥、诋毁、诬蔑、破坏等作为。

2008 年，个人根据《相应阿含》、《相应部》的共说，编写成《相应菩提道次第》一书，并自美国纽约开始公开宣扬原始佛法。2006~2013 年间，个人创办原始佛教会于美国、台湾、马来西亚、澳洲，逐步建立起僧团与教会的组织，并将原始佛法传向中国大陆。2008 年以后，华人佛教圈对个人及中道僧团的诋毁，是愈演愈烈！

2008~2017 年的十年间，只是中道僧团传扬原始佛法的初期阶段。因为「直显原始佛法」的时机，必须静待「第一次经典结集」集成之《七事修多罗》的还原完成。

2018年4月30日(农历3月15日),历经约16年的持续努力,个人终于将「第一次经典结集」集成之《七事修多罗》的原义真貌予以还原完成。

自2018年起,释迦佛陀的真实法终于再次的显耀于人间!



回归 佛陀本怀的运动,肇始于19世纪初期,英国人用科学考证来探究「史实的佛陀与佛教」。接续,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欧、美及日本学界对佛教思想演革的进行全面性历史考证。之后,1983年华人印顺导师发现《七事修多罗》是真实佛法,华人佛教圈遂掀起「阿含圣典风潮」。至今,最终达至个人还原了《七事修多罗》的原义真貌。

从神秘信仰、形上哲思的「佛陀」,回归真实人间的 释迦佛陀,世界耗时两百余年,历经五代人的努力。华人佛教寻觅「回归 释迦佛陀本怀」的路,前后历时长达35年。

释迦佛陀的亲说教法即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是现前、人间即得度苦的佛教!

原始佛教的生命观、教法、禅法、道次第、圣者典范,根本性不同于阿育王以后的印度部派佛教,也不同于现今的南传佛教,更不同于公元前后创新发展的「大乘菩萨道」。

中道僧团依僧团为主,以原始佛教会同行,天下佛子为助,「复兴原始佛教」为方法,目标是「回归 释迦佛陀本怀」,目的是度苦利世。「复兴原始佛教」有三项核心要点:

- 一、回归「缘起」的认识论、「四圣谛」的解脱道,提倡「缘起四谛为本」的人间佛教。
- 二、承续 佛陀的利世精神,推展「解决困难,开展人生,度越烦恼」的人间佛教。
- 三、传扬「此时、此处、此生为重」的佛法,开展出「正道生活与人间解脱俱通贯无碍」的人间佛教。

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促使近代的社会制度、科学、经济、文化得以确立昌盛!复兴原始佛教的努力,必定为当今的佛教及社会注入优质、澎湃、昌盛的生命力!

复兴原始佛教之路已开启,21世纪是「回归 释迦佛陀本怀」的时代了!



从大乘菩萨道之教法与戒律发展的过程 探讨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表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作者 随佛长老 BhikkhuVūpasama

1.引言

佛教发展约近 2500 年，不仅传遍亚洲地区，近百年来更传往世界各地。虽然如此，佛教的主要发展的地区还是在亚洲各国，分别有信仰上座部佛教为主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寮国、高棉及印度，以及信仰菩萨道为主的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台湾。

由于十二、三世纪的印度、东南半岛的上座部佛教受到蒙古军团的破坏，又加上比丘尼的出家与受戒程序必须具足两部僧团参与的限制，使得十三世纪末叶以后的上座部佛教即断失了比丘尼传承。自 1998 年起，斯里兰卡僧

团的少数长老开始恢复比丘尼传承，但是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大多数比丘，依然对恢复比丘尼的作法有着很深的顾虑，这使得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女性难以成为比丘尼。

公元 434 年，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将两部僧团授比丘尼戒传入中国。公元 502~518 年，中国梁武帝组织国家教团，依印度大乘教团自行编集的《瑜伽菩萨戒本》，另再编集出中国化的《梵网经菩萨戒经》。公元 519 年，中国梁武帝依新编的《梵网经菩萨戒经》受大乘菩萨戒，并自称是「皇帝菩萨¹」。梁武帝的佛教政策，是决定上座部佛教退出中国佛教舞台的主要因素。



公元 519~618 年，印度传入中国的大乘教团，逐渐揉杂中国的道家思想，使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发生本质的转变，发展成混杂道家思想的中国式大乘教法。**梁武帝的佛教政策，印度大乘佛教转变成中国式大乘教法，促使上座部佛教的教法、僧团逐渐被淘汰出中国历史舞台。**公元 416~421 年，中国大乘教派译出《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中国「大乘教派」一直保持女性出家的传统。

近代西方文化传遍世界各地，隐含基督教文化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性别平等」也成为各国女性所追求的目标。在此之下，上座部佛教尚未全面支持恢复比丘尼的现实，即为现代社会视为「歧视女性，思想落后」的象征，更成为「大乘菩萨道」歧视、攻击上座部佛教的理由之一。

目前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女性主义者的热切支持，二方面受到「大乘菩萨道」的介入与参与，三方面受到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冷淡处理、保守人士的反对。

由于女性主义者的热切支持，刺激了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内部之保守僧人的对抗与拒绝，而「大乘菩萨道」的介入与参与，更造成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疑虑与反对。如此，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努力，必定是困难重重。

本文的内容，是根据上座部佛教的经说教法，探讨释迦佛陀的「两性伦理」，并根据「大乘菩萨道」的教法与律戒的发展过程及内容，探究「大乘菩萨道」的女性出家者的地位。

依据以上的研究，了解上座部佛教传承的可贵，确定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并得知应当善用上座部佛教之经法与律戒的精神，避免女性主义、大乘菩萨道的介入，坚定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道路。

比丘僧团与比丘尼僧团的平衡发展，不仅有助于佛教内部两性之间的和谐、互助及团结，更有利于上座部佛教的发展与世界化。

2. 探讨 释迦佛陀的「两性伦理」

2-1. 根据《相应部》的经说

2-1-1. 《相应部》的特色

上座部佛教传诵的五部圣典，其中的《相应部》（巴 Samyutta-nikāya）是特别重要。上座部佛教的大师——觉音论师（巴 Buddhaghosa），由他著作的《相应部注》即取名为「显扬真义（巴 Sāratthappakāsinī）」，意指「显示、宣扬佛陀的真实法」，即使是大乘菩萨道的龙树（梵 Nāgārjuna），也是评价《相应部》是「第一义悉昙（梵 abhidhammasiddhānta）」，意思是「成就第一法」。如此可见，《相应部》（巴 Samyutta-nikāya）的特色，是显示释迦佛陀的真实教法。

2-1-2. 佛陀的「两性伦理」

2-1-2-1. 由阶级到平等

古代的封建社会，君王是掌控最高权力、垄断一切资源的人，而愈接近君王的人即是愈能获得权利的人。在此之下，当然的特权阶级是宰制社会的力量，社会是极容易处在不公义的状态，一般的人民很难有公义、正常的发展机会。例如：佛陀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英语：Caste）」，即是不认同「不公义的



社会制度」。但是，佛陀是否提倡「人人平等」？

古印度的奥义书、耆那教，为了反抗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不仅反对「梵天造物」的信仰，更提出「梵性本有，众生平等」的说法。公元前一世纪，起自南印度的「大乘菩萨道」，也提出「诸法皆空，一切平等」的教说。因此，奥义书（梵语 Upaniṣad）、耆那教（英语：Jainism）、大乘菩萨道都有「众生平等」的说法。

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反抗封建、不公义社会的革命人士，即运用基督教信仰的提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由此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基础。

古代的封建社会制度，主要是采取「神权或王权至上」的观点，这促成许多宗教、学说的理想，乃至近代社会的制度，针对个人的利益、权力、地位，大多是采用「个人至上，平等无差」的见解，主张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是不公、不义、不合理的错误，强调智慧、慈悲、良善、真爱、公义皆是「平等无别」，认为应当不分任何对象、不设任何差别的对待与给予。

人类自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是由崇尚武力生存的父权社会，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的「男女平权」。美国在建国初期也是男性为上的社会，经由女权运动者的不断争取，直到 1911 年美国妇女才取得投票的权力。

2-1-2-2.依《相应部》谈「两性伦理」

有关人、我之间的伦理，释迦佛陀是主张阶级差别，或是反对种姓阶级？

在佛陀的时代，印度社会即实行「种姓制

度」。这是出自婆罗门教的社会制度，它是依据种族、氏性血统、身份地位、职业将人分为四大阶级，每一类阶级再细分出不同的阶级，这是按照族裔血统的差异，制定出固定不变的地位、职业分类，并成为严密控制社会的信仰及制度。根据上座部分支的说一切有部（巴 Sarvāstivādin）汉译《相应阿含（巴 SaṃyuktaĀgama）》548 经，南传《中部（巴 MajjhimaNikaya）》〈摩偷罗经（巴 Madhurasuttam）〉（MN.84）、释迦佛陀是坚决反对「种姓制度（英语：Caste）」。

如前所说，在释迦佛陀出世以前，在印度反对「种姓制度」的学说有奥义书，宗教有耆那教。奥义书主张「梵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神我²（ātman 阿特曼）」，而耆那教则是提出如同「神我（ātman 阿特曼）」的「命(jīva)」。因此，不论奥义书、耆那教皆认同「众生平等，人人平等」。

然而，反对「种姓制度（英语：Caste）」的释迦佛陀，是否也主张人人平等？或者佛陀另有其他的看法？

根据南传《相应部（巴 SaṃyuttaNikaya）》〈蕴相应（巴 Khandhasaṃyutta；英语：Connected Discourses on the Aggregates）〉49 经（SN.22. 49）、《相应阿含（巴 SaṃyuktaĀgama）》45 经的教导，世人认定的我、你、他，实际是五阴（巴 pañcakkhandhā），并且五阴是缘生法（巴利语：paṭiccasamuppannādharmā），而缘生法必定是无常（巴 anicca）、非我（巴 anattā）。

《相应部》〈蕴相应〉49 经³：「世尊：『输屡那！若诸沙门、婆罗门，以无常、苦、变易法之色（、受、想、行、识），不观



我是胜，不观我是等，不观我是劣者，如何得不见如实耶？……输屢那！汝意云何，色（、受、想、行、识）是常耶？是无常耶？』输屢那答：『大德！是无常。』世尊：『若无常、苦、变易之法，得观此，而此是我所，此是我，此是我体耶？……输屢那！是故，**于此处所有色（、受、想、行、识）之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胜、劣、等、远、近者，此非我所，此非我，此非我体，应以如是正慧如实见。』』**

《相应阿含》45 经：「**愚痴无闻凡夫，无明触故，起……我胜觉、我等觉、我卑觉……如是知、如是见觉，皆由六触入故。多闻圣弟子，于此六触入处，舍离无明而生明，不生……胜觉、等觉、卑觉……。**」

由于「我、你、他」都只是概念的标记，是不合事实的想法，实际是缘生法的五阴，缘生法是无法依据任何一法作为评价、比量的标准，所以出自比量的高胜、低劣、平等，只是出自某种特定部份条件的比较，无法代表缘生法的真实面。因此，缘生法的五阴，不存在何者是高胜、低劣、平等的事实。

如此可知，反对「种姓制度（英语：Caste）」的释迦佛陀，不主张众生平等、人人平等，而是宣说「五阴是缘生法，无有胜、劣、等」。可见，「众生平等」的见解，是印度奥义书、耆那教，或是后世菩萨道的见解，「人人平等」是基督教等一神教的救赎理论，绝不是释迦佛陀的教法。

佛陀在世时，曾对阿难说：「阿难！女人若于如来所说之法与律中离家而出家者，可得现证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⁴」如此可见，女性出家为比丘尼，是如同比丘可以达到解脱，比丘、比丘尼没有不

同成就的限制。

因此，**男尊女卑、女尊男卑、男女平等的三种观点，皆不是 释迦佛陀的教说，应当是依于不同的因缘，使得男性、女性之间发生不同的强弱优劣差异。两性之间一定有差异，而智慧、能力、品德、地位的差异，是依于因缘的变动而有不同，既不是绝对不变，也绝不是由性别、血统、种族决定。**

2-2.男性主义不合佛教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野外求生的狩猎生活开始，再经由畜牧、农耕、工业生产、商业销售及服务的演变，逐渐由崇尚武力的父权社会，发展到重视智能的现代两性平权社会。

女性地位的低落，是古代社会的既有问题，释迦佛陀对此也是不以为然。但面对狩猎、畜牧、农耕为经济主流的社会，不得不考虑父权社会的现实性，佛陀才对女性出家施设了〈八敬法（巴利 atthagaru-dhammā）〉。

在父权高张的古代社会，〈八敬法〉的作用，是藉由女性尊崇男性为本的比丘僧团，使比丘僧团更方便帮助及维护比丘尼僧团，目的是产生时代性的互补功能，绝对不是「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恶法。可是，深受印度传统宗教、文化影响的后世佛教，却误把歧视女性的不当文化揉杂于佛教。

在教育普及、重视智能的现代社会，女性的社会表现及独立能力，已足以胜任多方领域的工作，也能与男性分工、合作，许多方面更是不输男性。男性至上的观点与作法，既不合佛陀的教导，也确实不合乎现代的文明社会。

2-3.基督教文化不应介入佛教

基督教信仰「神造万物」，在神的面前



是「人人平等」。广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社会，基督教文化的「人人平等」受到高度的尊崇与支持，但「人人平等」不是释迦佛陀的教法。

佛陀不是创造、主宰一切的神，阿罗汉也不是神，佛教僧人更不是神。佛陀是教导「灭苦之道」的老师，而阿罗汉、僧人既是学习「灭苦之道」的学生，也是教导世人的老师。佛教重视「师生伦理」，学生必需尊崇、服侍老师，老师必需教育、照顾学生，这是在灭苦道路上，老师及学生之间是互助、互补的伦理。

因此，基督教文化的「人人平等」，绝对不适合佛教的「师生伦理」。

2-4. 女性主义不应介入佛教

在佛教各部派传诵的《比丘尼律》，皆有〈八敬法（巴利 *aṭṭhagaru-dhammā*）〉的传诵，〈八敬法〉主张女性受持比丘尼的程序，最后必需获得比丘僧团的认可，并强调比丘尼需要礼敬比丘，也必需遵守比丘的教诫。

〈八敬法〉⁵的内容，诸部派传诵略有出入，但大致相合。因此，在印度各派互不认同的情况下，〈八敬法〉「极可能」是出自佛教分裂以前，不大可能出自部派分裂以后。

近代有佛教女性平权运动者，受到大乘菩萨道或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误认为佛陀提倡「众生平等，人人平等」，主张〈八敬法〉是「歧视女性」的「不平等法」，不是出自佛陀的制定，宣称〈八敬法〉是出自后世僧团的增新。甚至大胆推断：〈八敬法〉是大迦叶主持「第一次结集」时的编造。

「第一次结集」时，当戒律结集完成后，

大迦叶宣布：「佛所未制不应更制，佛所已制不应改制」，确定了集律的准则与方向。试问：大迦叶怎会在「第一次结集」时，编集出佛陀未制的〈八敬法〉？这是不当的质疑、指责大迦叶！

〈八敬法〉必需从 佛陀的时空背景作为探讨的基础，〈八敬法〉的真实意义才能显现。众生平等、人人平等、两性平等的观点及作法，是奥义书、耆那教、大乘菩萨道或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既不合 佛陀的教法，也不合佛教的「师生伦理」。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不应当介入佛教。

2-5. 缘起为本的性别伦理

佛陀教法的核心，是「因缘法」，强调五阴是缘生法，缘生法则无常、非我。据此可知，男性、女性的差别，是出自不同的因缘，是缘生法，男性与女性是无法比较出绝对的优胜、低劣、平等。由此可见，男尊女卑、女尊男卑、男女平等的三种观点，皆不是 释迦佛陀的教法，应当根据不同的因缘情况，而有不同的强弱优劣差异，绝不是由性别、血统决定。

男性、女性是无法比较出绝对的高、低及平等，男性、女性必需依据不同的因缘，互助、互补的作出有益彼此的作为，这是「缘起为本的性别伦理」，也应是 佛陀教导的「两性伦理」。

2-6. 师生伦理的〈八敬法〉

佛陀的僧团源自憍陈如（巴利 *AññaKoṇḍañña*）等五位比丘，依五位比丘再陆续发展出比丘僧团，比丘僧团是佛教初创时期的老师集团。



瞿曇弥 (巴 Gotamī) 是佛陀的姨母，也是失去丈夫净饭王 (巴利 Śuddhodana Gautama) 的依靠后，出自寻求晚年的依靠才向佛陀要求出家。当时，瞿曇弥的贵族身份、佛陀姨母、年老、释种贵族女性领导者等四项因素，使佛陀再三拒绝接受瞿曇弥出家，理由是担心瞿曇弥会骄傲、难教。最后，释迦佛陀要求瞿曇弥必需在「接受〈八敬法 (巴利 aṭṭhagaru-dhammā)〉」的原则下，才可以具备出家女性的身份。真正的意思，是教育出家弟子必需尊敬老师，遵守前辈的教导，绝不可骄傲、难教。

反之，瞿曇弥 (巴 Gotamī) 以外，跟随瞿曇弥的释族女性，在尚无比丘尼僧团的情况下，并不是依瞿曇弥 (巴 Gotamī) 出家，而是依比丘僧团受具足戒。可见，这是律典指述的特殊情况，在世上无有比丘尼的情况下，可以许可比丘僧为女性授比丘尼戒。

〈八敬法 (巴利 aṭṭhagaru-dhammā)〉的真正意思，必需从瞿曇弥 (巴 Gotamī) 的情况来看，不可从现代社会的男女平等标准来看，误判〈八敬法 (巴利 aṭṭhagaru-dhammā)〉的目的是歧视女性。

〈八敬法 (巴利 aṭṭhagaru-dhammā)〉是出自瞿曇弥 (巴 Gotamī) 的因缘，它的意义是维护「比丘僧团是老师，比丘尼是学生」的伦理，并且提醒女性不可骄傲、难教。

3.探讨「大乘菩萨道」的发展与过程

3-1.「大乘菩萨道」的经说起源与发展

「大乘菩萨道」的起源，是源自部派佛教时代的「菩萨」信仰。「菩提萨埵」一词，简称为「菩萨」，巴利语为 Bodhisatta，意为精

勤寻求正觉的人。由于这是专指「过去生尚未成佛的释尊」，所以「菩萨」一词不是称呼佛陀以外之其他修行者的过去生。

由于菩萨信仰的「菩萨」特质，不合于传统佛教的八正道、七觉分、五根、五力、四神足等三十七道品，所以，公元前约二世纪末的佛教，即根据佛陀的本生故事 (巴利 Jātaka) 予以归纳、编集出六大类修行法，这即是《六度集》的编集。佛陀过去生的六大类修行法，也被视为「菩萨道」。(见《六度集》⁶、印顺《初期大乘菩萨道之起源与开展》第九章⁷)

六度，又称为六波罗蜜，波罗蜜 pāramitā 意指「到彼岸⁸」，也即是「度」的意思。六波罗蜜包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是主导。

部派佛教的智慧波罗蜜，原本是指「四圣谛」。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南印度有融摄「六波罗蜜」及「一说部 (巴 Ekabyohārika)」的部义，发展出《般若经》 (巴 PaññāpāramitāSutta)，宣称真正的智慧是「诸法皆空 (梵语：śūnya)、一切平等」，贬斥四圣谛是小乘智见，自称是大乘。

此后，「大乘学派」不承认四圣谛，并且在传统经典以外，再发展出更多的自派经典。

3-2.「大乘菩萨道」的女性地位

菩萨信仰的重要附属，是三十二相的信仰，「三十二相」是「菩萨」的修证目标与勘验标准。但是，「三十二相」原是出自《舍利弗阿毘昙论》，该论揉杂《奥义书》、耆那教的学说与信仰，不属正统佛教。「三十二相」混入了《舍利弗阿毘昙



论》的菩萨信仰，部派佛教继承了该信仰。

见南传《长部 (DighaNikaya)》〈三十二相经〉(DN.30)⁹：「世尊如次言：『诸比丘！于大人有三十二大人相；具足此之大人趣处，决定有二而无其他。若居在家者，成为转轮王之正法王……。然者，若彼[大人]由俗家而出家为无家者，除去此世间所有之障覆，将成为阿罗汉、等正觉者。』……(阴茎)被覆藏(如马阴藏)……此乃依业所成而获得此相也。」

大众部的《增壹阿含》卷二十三¹⁰：「此处菩萨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体，紫磨金色。」

「三十二相」的内容有「阴藏相」(巴利 kokośopagata-vasti-guhya)，「**阴藏相**原是耆那教的信仰，是指男根内缩隐藏而不现的果报，也被认定是「多生多世不行淫欲」的表征。例如：「阴藏相如象马王」¹¹、「十者阴藏相，如马王象王」¹²、「为化女人现阴藏相」¹³、「如宝马、宝象阴不现，故名阴藏相」¹⁴，如大众部(可能为说出世部)传诵的汉译《增壹阿含》¹⁵：「颇有阴马藏，贞洁不淫乎？」

由于「**阴藏相**」为男性独有，所以菩萨道即主张：唯有男人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女人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也无法作任何领域的领袖，即使是魔王也无法成办。(见《中阿含》116经¹⁶、《施设论》¹⁷卷三)

大乘学派的《地藏经》(梵语 KṣitigarbhaSūtra)，强调修学《地藏经》可以获得「女转男身」¹⁸的功德。此外，《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也有「龙女转男身成佛」¹⁹的说法，这是指女性必需「女转男身」才

能成就无上菩提。

由此可见，「女身不能成佛」是菩萨信仰的通识，但这是揉杂耆那教的「男尊女卑」信仰，绝不是释迦佛陀的本意。大乘学派是以菩萨信仰为核心，大乘学派确实具有「男尊女卑」的色采。

3-3.「大乘菩萨道」的律戒起源与发展

公元前一世纪，新传出的《般若经》(巴利 (巴 PaññāpāramitāSutta))主张：依据「诸法皆空」的「智慧」所开展的「六波罗蜜」，是真正的「六波罗蜜」，也是大乘。此时，《般若经》贬抑四圣谛是小乘。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世纪中叶，大乘学派只提出自派的菩萨信仰及新编的大乘经典，却缺少符合大乘信仰、教说的具体戒律规范。这一时期的大乘出家人，是一群不信仰四圣谛、解脱律，只坚持自派的菩萨信仰、教说，却无有大乘僧戒的「大乘学人」。

大乘学派是如何自我合理化？

3-3-1.「大乘菩萨道」初期的僧律

大乘菩萨道初期(50 B.C.E.~C.E. 100)，因为只有自派的菩萨信仰、教说，实际是无有相合于自派教说的僧律。这一时期的大乘出家人不多，大乘学派尚未稳定，不反对传统佛教的僧律，但特别强调「萨婆若心(梵语：Sarvajñā，成就一切智的心愿)」的重要性，刻意淡化传统僧团戒律的规范，目的避免刺激传统佛教、隐藏自派的缺失。

例如：初期大乘的《小品般若经》提出：「但乐说般若波罗蜜，常不离应萨婆若心……乐佛法中而得出家。」²⁰



此外，又有提出「十善」是大乘菩萨学人的戒波罗蜜，轻忽传统佛教的僧律。例如：《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菩萨摩訶萨离三障已，应当修习十种净戒**。云何为十？所谓身三净戒，口四净戒，意三净戒……**离染欲者，菩萨摩訶萨应当远离五欲境界。**²¹」

此时，大乘学派的出家人，实际是未受比丘、比丘尼具足戒（upasampadā），也不是传统佛教的比丘、比丘尼，是采取菩萨戒通于在家、出家的解释。

3-3-2.「大乘菩萨道」过渡期的僧律

大乘菩萨道度过初期的困境后，进入过朝向稳定的过渡期（C.E.100~300）。此一时期，由传统佛教改信大乘菩萨道的学人渐多，既要强调「菩萨精神」崇高，也勇于贬抑传统佛教的修行。此一时期，由大乘学派编辑的大乘典籍，即将戒律分别为声闻戒、菩萨戒，并特别赞扬「菩提心」的崇高与可贵。

例如：《大乘涅槃经》〈师子吼品〉（C.E.150~200）提出：「**从初发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为菩萨戒**，若观白骨乃至证得阿罗汉果，名为声闻戒。若有受持声闻戒者，当知是人不见佛性及如来；若有受持菩萨戒者，当知是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²²」

3-3-3.「大乘菩萨道」稳定期的僧律

公元后四世纪，大乘菩萨道已经发展约四百多年，大乘学派已趋于稳定，既需要建立自派僧团的戒律，也不再需要顾虑传统佛教的势力。

当时有无着论师（梵 Asaṅga C.E. 310~390）写出《瑜伽师地论》，无着论师原

是上座系化地部（巴利 Mahīṃsāsaka）僧人改信大乘学派。《瑜伽师地论（梵 Yogācāra-bhūmiAbhidhamma）》当中有〈菩萨地持品〉，提出菩萨行者的修行表现与规范，并广受大乘菩萨行者的信受及赞叹。〈菩萨地持品〉遂独立发展为《菩萨地持经戒本》，此即是「大乘菩萨戒」的蓝本，成为「大乘菩萨戒」的先河，并在日后发展出《瑜伽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Vinaya）》。

大乘菩萨道传授的「大乘菩萨戒」，不仅把四圣谛、解脱戒贬低是自利的小乘法及小乘戒，也提出「**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²³」、「**菩萨不同学此戒**²⁴」，甚至说：「一切别解脱律仪，于此菩萨律仪，百千分不及一²⁵」。「大乘菩萨戒」的内容，不仅将四圣谛、解脱戒与卜巫历算等外道俗典同列，更教诫菩萨学众不得修学、传授，否则以犯戒论²⁶。

公元四世纪以后的「大乘菩萨道」，是藉由「大乘菩萨戒」的创制，建立贬抑四圣谛、声闻解脱律，并且完全脱离传统佛教的「大乘僧团」。

3-3-4.中国「大乘菩萨道」的大乘僧律

中国的大乘菩萨道，在梁武帝以前，是沿用印度的「瑜伽菩萨戒本」。公元六世纪初期，梁武帝（C.E.502~549）采用政教合一的宗教政策，敕令御用的「建康教团²⁷」依据《瑜伽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Vinaya）》为蓝本，另编撰出《大乘梵网经（梵语：MahāBrahmajālaSūtra）》，这是不同于上座部佛教传诵的《长部（巴利：DighaNikaya）》《梵网经（巴利：Brahmajalasutta）》，《大乘梵网经（梵



语：MahāBrahmajālaSūtra)》的下卷即是《大乘梵网经菩萨戒经(梵语：MahāBrahmajāla Bodhisattva-śīlaVinaya)》。公元519年，梁武帝依据《梵网经菩萨戒经》受菩萨戒，并号称是「皇帝菩萨²⁸」，自此决定了上座部佛教退出中国佛教舞台。

因此，自梁武帝以后，中国的大乘菩萨道舍去《瑜伽菩萨戒本》，另依据《大乘梵网经菩萨戒经》作为传授大乘菩萨戒的根据。

3-4.大乘菩萨道僧人的受戒

3-4-1.三阶段的受戒

大乘菩萨道的发展，经历约四百年才发展出「菩萨戒」。在「菩萨戒」传出之前，大乘出家人只有「成就一切智」的意愿、持受「十善」，或是守持「传统佛教的僧律」。

当「菩萨戒」创制以后，大乘学派的出家者，既要表彰大乘律戒的发展过程，又要表现「回小向大」的大乘精神，遂建立三阶段受戒的程序。三阶段受戒的作法，第一阶段是受声闻沙弥、沙弥尼戒，第二阶段是受比丘、比丘尼戒，第三阶段是舍弃先前受持的比丘、比丘尼戒，唯有受持菩萨戒，又通称为「三坛大戒」。

3-4-2.采用上座部印度分支的解脱戒

中国大乘学派采用的比丘、比丘尼戒本，早期(C.E. 250)大多采用《摩诃僧祇律(梵 Mahāsaṅghika-vinaya)》，《摩诃僧祇律》是出自优波离传承之毘舍离(巴利 Vesālī；英语 Vaishali)僧团的传诵。公元414年后，中国南方²⁹采用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梵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公元七世纪，唐朝·道宣律师(C.E.

596~667)提倡采用《四分律(梵 Dharmagupta-vinaya)》作为传授比丘、比丘尼戒的律本，《四分律》是上座部佛教之印度分支的法藏部(巴 Dhammaguttika)的戒本。目前的上座部佛教与法藏部是同一系统。

此外，西藏的大乘学派是采用《十诵律(梵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作为传授比丘、比丘尼戒的律本，《十诵律》是源自阿难传承之摩偷罗(巴利 Madhurā；英语 Muttra)僧团的传诵，流传于北印迦湿弥罗(克什米尔 Kashmir)。

3-4-3.舍弃解脱戒的大乘律法

虽然大乘学派的三阶段传戒程序，第二阶段是传授比丘、比丘尼戒，此时的大乘学派出家人也自认是比丘、比丘尼，但最后是要舍弃比丘、比丘尼戒。大乘学派的第三阶段传戒，是传授「菩萨戒」，汉系的大乘学派是采用《梵网经菩萨戒经(梵语：Brahmajāla Bodhisattva-śīlaSūtra)》为戒本，西藏系的大乘学派是采用印度的《瑜伽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Vinaya)》。当受持「菩萨戒」时，必需舍弃比丘、比丘尼戒，唯受持菩萨戒。此外，西藏的密教，除了「菩萨戒」以外，另加授密教独有的「三昧耶戒³⁰」。

大乘学派的出家人，是否定、舍弃四圣谛、解脱僧律的「菩萨僧」，不是守持比丘戒、比丘尼戒的僧人。

3-5.大乘菩萨道不应介入上座部佛教

根据大乘学派的三阶段授戒程序，以及采用的律本，可以得知：大乘学派传授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以及引导学生



必需弃舍比丘戒、比丘尼戒，都是由弃舍「僧律」的菩萨僧主持。

「菩萨僧」的持戒原则，是依「菩萨戒」为宗旨，不是「僧律」。虽然大乘学派是依《四分律（梵 Dharmagupta-vinaya）》或《十诵律（梵 Daśa-bhāṣavāra-vinaya）》传授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但是老师及学生皆不合上座部佛教的戒律。大乘学派传授传统僧戒的目的，是为了表彰大乘学派的发展过程，突显「菩萨戒」胜过比丘戒、比丘尼戒，并建立独立的大乘教团。

因此，上座部佛教传授僧戒时，是不可以接受大乘学派僧人的参与。反之，大乘学派认定上座部佛教是小乘，传授「菩萨戒」也不接受上座部佛教僧人参与。

因为上座部佛教缺乏比丘尼传承，使大乘学派借机会介入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传承，真正的目的是将大乘菩萨道传入上座部佛教，不是恢复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传承。

在此之下，恢复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传承，不适合让大乘学派参与或介入。

4. 上座部佛教的可贵

4-1. 上座部佛教僧团传承的可贵

目前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佛教，分为上座部佛教、大乘菩萨道，大乘菩萨道又分为汉传菩萨道、藏传菩萨道。

大乘菩萨道传承的教法、经典、戒律，皆不是出自释迦佛陀的教导，更贬抑、否定传统佛教的四圣谛、解脱僧律，大乘菩萨道的传承，不是真正的释迦佛陀教法。

上座部佛教信仰四圣谛、解脱僧律，并保持佛教僧团传承不断，至今已约有 2300

年。上座部佛教僧团传承的可贵，胜过大乘菩萨道。

4-2. 恢复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与时代意义

4-2-1. 健全佛教的两部僧团结构

人类有男性及女性，两性分工合作的维护人类社会的安定与进步。释迦佛陀教导男性与女性，并建立比丘僧团、比丘尼僧团，使两部僧团可以分工合作的教导社会，使佛教更加的完整、健全。

自十三世纪起，上座部佛教失去比丘尼的传承，这是女性学法者的遗憾、僧团的遗憾，也是上座部佛教的遗憾。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既可以完整提供女性的出家机会，更可以健全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制度与结构。

4-2-2. 避免大乘菩萨道的攻击与介入

虽然大乘学派的出家者不是合格的比丘、比丘尼，但是大乘学派及不了解佛教僧戒的社会大众，依然认为大乘学派具备比丘、比丘尼的传承。

在此之下，上座部佛教缺乏比丘尼传承的问题，必定受到大乘学派、一般社会大众的质疑及攻讦，也要面对上座部佛教女性的不满，更使大乘学派趁机介入。

上座部佛教缺乏比丘尼传承的问题，是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弱点。

4-2-3. 健全佛教两部僧团，开展上座部佛教的新时代

上座部佛教的僧团传承，是从佛陀传袭至今的可贵传承。面对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基督教、回教日渐强大的挑战，佛教日渐式微的处境，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健全上座

部佛教的僧团，可以帮助上座部佛教更接近现代社会，并且朝向全世界发展。

信仰释迦佛陀的佛弟子，必需坚定的维护四圣谛、解脱戒，坚定护持上座部佛教僧团的传承，这是维护佛陀、佛法、僧团、律戒的必要条件。

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之一，是恢复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僧团传承，使上座部佛教僧团可以健全发展。

5.结论：坚定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道路

中国大陆、台湾的上座部佛教僧团，是上座部佛教的新成员。中道僧团（DhammatthaSangha）是华人为主，源自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律戒传承，并发展于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华人社会。中道僧团需要面对大乘学派的挑战，更需要在华人社会展现四圣谛佛教僧团的良善与健全，提升四圣谛佛教的发展能力与社会功能。

中道僧团是坚定支持、恢复四圣谛佛教比丘尼传承，并且坚持五项原则：

1. 在华人社会建立四圣谛佛教比丘尼僧团。
2. 尊崇斯里兰卡的比丘僧团，建立诚信、紧密的合作关系。
3. 尊重上座部各国比丘僧团的决定，不涉入其他国家的佛教事务。
4. 避免大乘学派、男性主义、女性主义与基督文化的涉入。
5. 团结各方的上座部佛教比丘、比丘尼，促进彼此的交流与进步。

由于华人社会以大乘佛教为主，大多数的上座部比丘僧不支持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加上中道僧团不支持「**年岁老迈、身心失衡、学习素杂、贡高难调**」的女性出家或受比丘尼戒，使得中





道僧团受到众多的恶意污蔑、毁谤、攻讦。虽然如此，中道比丘僧团依然坚定的推展原始佛教，支持恢复华人四圣谛佛教比丘尼传承。

最后，我们相信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智慧、慈悲，祝福上座部佛教的比丘尼僧团。

【备注】 本文的中、英文发表，由随佛长老以中文发表，正启比丘协助、承担现场英文口译。

注释：

1. 见颜尚文着《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师大历史学报》第十七期，p.1~p.58。1978年

2. 见黄心川《印度哲学史》第三章

见《石氏奥义书》：参《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七) p.3902.1

「神我若拇指，寄寓身心中，过去、未来主，由持不足畏，此乃真是彼！神我若拇指，如火焰无烟，唯彼是今旦，犹复是明时，此乃真是彼！」

见《歌者》：《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七) p.3902.1

「这就是我心中的灵魂，小于米粒或麦粒，或芥子，或黍，或黍子核；这个我心中的灵魂，大于天，大于地，大于空，大于万有世界。」

3. 见南传《相应部》〈蕴相应〉49经：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15)》p.70-2~71-7

巴利经文 PaliSuttaSamyuttaNikaya22.49 (S.iii 48~50)

"Dvattiṃsimāni, bhikkhave,
mahāpurissamahāpurisalakkhaṇāni,
yehisamannāgatassamahāpurissadvevagaṭṭiyobhavantiaṇā
ñā. Saceagāraṃajjhāvasati,
rājahoticakkavattidhammikodhammarājacāturato" ...
"Sacekhopanaagārasmāanagāriyaṃpabbajati,
arahaṃhotisammāsambuddholokevivattaṭṭacchado" ...
"imassakammassakaṭṭattāidaṃlakkhaṇaṃpaṭilabhati" ti."

英译 From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by Bhikkhu Bodhi The SamyuttaNikaya22.49

The Blessed One then said: "Soṇa, when any ascetics and brahmins, on the basis of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 which is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subject to change— regard

themselves thus: 'I am superior,' or 'I am equal,' or 'I am inferior,' what is that due to apart from not 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 What do you think, Soṇa, is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permanent or impermanent?" — "Impermanent, venerable sir." — "Is what is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subject to change fit to be regarded thus: 'This is mine, this I am, this is my self'?" — "No, venerable sir." ...

"Therefore, Soṇa, any kind of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whether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gross or subtle, inferior or superior, far or near, all form should be seen as it really is with correct wisdom thu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 am not, this is not my self.'"

4. 见《铜钵律》〈小品〉第十比丘尼犍度一之三：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4)》p.341-1~2

巴利律文 PaliVinaya2.b.10.1.3 (V.ii 254)

"Bhaddo, ānanda, mātuḡamotathāgatappavedite dhammavinaye agārasmāanagāriyaṃpabbajitvāsotāpattiphalampi sakadāgāmi phalaṃpi ānāgāmi phalaṃpi arahattaphalaṃpi sacchikātunti."

英译 From 《The Book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by I.B. Horner, M.A.

The Bhikkhunī-Khandhaka:

"Ānanda, women having gone forth from home into homelessness in the dhamma and discipline proclaimed by the Truth finder, are able to realize the fruit of stream-attainment or the fruit of once-returning or the fruit of non-returning or perfection."

5. 见《摩诃僧只律》卷三十：参《大正藏(22)》p.471.3-29~p.476.2-11

见《十诵律》〈八敬法〉卷四十七：参《大正藏(23)》p.345.2-29~p.345.3-19

见《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二十九：参《大正藏(24)》p.350.3-25~p.351.1-25

见《五分律》卷七：参《大正藏(22)》p.45.3-23~p.46.1-10

见《四分律》〈比丘尼犍度〉卷四十八：参《大正藏(22)》p.923.1-26~p.923.2-21

见《铜钵律》〈小品〉之十〈比丘尼犍度〉：参《汉译南传大藏经(4)》p.341-5~14



6. 见《六度集经》：参《大正藏（3）》p.1.1-4~13
「（佛）为说菩萨六度无极难速高行，疾得为佛。
何谓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
精进，五曰禅定，六曰明度无极高行。」
7. 见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九章：参
p.560-11~14, 台湾正闻出版社 1993.7 版
「六度，本从「本生」的内容分类而来。选择部分
的「本生」谈，随类編集，称为『六度集』。……
这虽是部派佛教所传的，但是菩萨修行的模范，受到
佛教界的尊重（古代每用为通俗教化的材料）。
大乘菩萨道，依此而开展出来（在流传中，受到大
乘佛教的影响）。」
8. 见《大智度论》卷第十二：《大正藏（25）》
p.145.2-2~3
9. 见南传《长部（DighaNikaya）》〈三十二相经〉
（DN.30）：参台湾元亨寺出版《汉译南传大藏经
（8）》p.138-5~142-5
- 巴利经文 PaliSuttaDighaNikaya30 (D.iii
142~145)**
"Dvattimsimāni, bhikkhave,
mahāpurissamahāpurissalakkhaṇāni,
yehisamannāgatassamahāpurissassadvagatiyobhavantiaṇā
ṇā. Saceagāraṃajjhāvasati,
rājāhoticakkavattidhammikodhammarājacāturato" ...
"Sacekhopanaagārasmāanagāriyāmpabbajati,
arahaṃhotissammāsambuddholokevivattaṇṇacchaddo"
kosohitavattahaguyhohoti.....
"imassakammassakaṭṭhādaṃlakkhaṇaṃpaṭilabhati" ti"
- 英译 From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by Maurice Walshe
The DighaNikaya 30**
The Lord said: 'There are, monks, these thirty-
two marks peculiar to a Great Man? And for
that Great Man who possesses them, only two
careers are open. If he lives the household life,
he will become a ruler, a wheel-turning
righteous monarch of the law ... But if he goes
forth from the household life into
homelessness, he will become an Arahant, a
fully-enlightened Buddha, who has drawn back
the veil from the world His male organs
are enclosed in a sheath the karmic
reasons for the gaining of them (thirty-two
marks).'
10. 见《增壹阿含》卷二十三：参《大正藏（2）》
p.166.3-23
11. 见《大方便佛报恩经》：参《大正藏（3）》
p.164.3-17

12. 见《过去现在因果经》：参《大正藏（3）》
p.627.2-3
13. 见《阿毘昙婆沙论》：参《大正藏（27）》
p.428.3
14. 见《十住毘婆沙论》：参《大正藏（26）》p.65.1
-14
15. 见《增壹阿含》卷三八：参《大正藏（2）》
p.521.1-10~12
16. 见汉译《中阿含》卷二八 116 经：参《大正藏
（1）》p.607.2-10~15
「当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来、无所著、
等正觉，及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大梵天者，终
无是处。当知男子得行五事：若男子作如来、无所
著、等正觉，及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大梵天
者，必有是处。」
17. 见《施设论》卷三：参《大正藏（26）》p.521.1-
10~12
「女人不作转轮圣王，不成帝释，不成梵王，不成
魔王，不证缘觉菩提，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施设论》，是由赵宋法护
Dharmapāla 译出七卷，内容为「世间施设」、
「因施设」、「业施设」。这是传说为八品的大
论，宋译不全。（参印顺着《印度佛教思想史》
p.54）
18. 见《地藏经》〈嘱累人天品〉：参《大正藏
（13）》p.789.3-5~11
「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像，及
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
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
.....十一者女转男身。」
19. 见《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参《大正藏
（9）》p.35.2-12~p.35.3-23
「文殊师利言：我于海中唯常宣说妙法华经。……
时舍利弗语龙女言：「汝谓不久得无上道，是事难
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秽非是法器，云何能得无上
菩提？佛道悬旷经无量劫，勤苦积行具修诸度，然
后乃成。又女人身犹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
二者帝释，三者魔王，四者转轮圣王，五者佛身。
云何女身速得成佛？」……当时众会皆见龙女，忽
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
坐宝莲华成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
遥见彼龙女成佛，普为时会人天说法。」
20. 见《小品般若经》卷六：参《大正藏（8）》
p.565.2-7~10
21. 见《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五：参《大正藏
（8）》p.887.2-24~p.887.3-4
22. 见《大乘涅槃经》卷二十八〈师子吼品〉：参《大



正藏(12)》p.529.1-29~p.529.3-4

- 23.见《菩萨戒本》(出《瑜伽论》〈本事分菩萨地〉):参《大正藏(24)》p.1111.3-12~17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如薄伽梵于别解脱毘奈耶中,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建立遮罪,制诸声闻令不造作,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何以故?以诸声闻自利为胜,不顾利他,于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可名为妙。非诸菩萨利他为胜,不顾自利。」

- 24.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1-3~12

「世尊!为声闻建立者,菩萨不同学此戒。何以故?声闻自度舍他,应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非菩萨自度度他。.....如是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声闻遮罪,菩萨不共学住。」

- 25.见《菩萨戒羯摩文》(出《瑜伽论》〈本事分菩萨地〉):参《大正藏(24)》p.1105.3-17~23

「如是菩萨所受净戒,于余一切所受净戒,最胜无上,无量无边大功德藏之所随逐,第一最上善心意乐之所发起,普能除灭于一切有情一切种恶行,一切别解脱律仪,于此菩萨律仪,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数分、计分、算分、喻分,乃至**邬波尼杀曇分亦不及一**,摄受一切大功德故。」

- 26.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38.2-11~14

「背正向邪戒第八.....**菩萨理舍弃二乘,受持大乘真实之法,方名菩萨**,而今乃弃大归小失其正行,乖理之极,故须制也。」

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40.3-21~24

「法化违宗戒第十五.....菩萨理应以菩萨乘授与众生,令得究竟饶益,**反以二乘小法,用以化人,违理违愿,故须结戒**。」

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45.2~p.645.3

「背正向邪戒第二十四.....本为受行大乘名为菩萨,今若舍此,何大士之有?.....此倒学有八种:一、邪见者。二、二乘者。.....」

见《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参《新修大正藏(22)》p.1105.3-6~8

「若佛子!心背大乘常住经律,言非佛说,而受持**二乘声闻、外道恶见,一切禁戒邪见经律者,犯轻垢罪**。」

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1-27~p.1108.2-1

「若菩萨作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乐涅槃,

应背涅槃,不应怖畏烦恼,不应一向厌离。何以故?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作如是说者,是名为犯众多犯。」

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3-22~24

「若菩萨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不应受、不应学**。菩萨何用声闻法为?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弃舍不学,一向修习声闻经法,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p.1108.3-27~29

见《菩萨地持经》(戒本)卷第五:参《大正藏(30)》p.912.2-5~p.913.1

「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者。.....尔时智者,于佛像前敬礼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如是白言:「某甲菩萨!于我某甲前三说受菩萨戒」。.....**波罗提木叉戒,于此律仪戒,百分不及其一,百千万分乃至极算数譬喻亦不及一**,摄受一切诸功德故。」

见《菩萨地持经》(戒本)卷第五:参《大正藏(30)》p.915.2-21~27

「若菩萨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不应受、不应学,菩萨何用声闻法?为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何以故?菩萨尚听外道异论,况复佛语。不犯者,专学菩萨藏,未能周及。**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弃舍不学,一向修集声闻经法,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

- 27.见颜尚文着《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参《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p.124-7~19

「梁武帝即位初年,即大力进行政治与佛教结合政策。梁武帝领导「建康教团」,经过天监年间(502~519)十八年的努力,进行弘佛、护法、翻译、编纂、批注大量佛教典籍之政教结合工作。梁武帝的「建康教团」,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武帝亲受菩萨戒之时,为此一政教结合政策提出「皇帝菩萨」的核心理念(注3)。.....武帝周围「建康教团」成员的因素(注6),更有着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教关系之深远背景等较大的因素。」

- 28.见颜尚文着《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师大历史学报》第十七期,p.1~p.58.1978年

- 29.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四〉:参《大正藏(50)》p.333.2-20~p.333.3-14

- 30.三昧耶戒,密教的戒律,又称三摩耶戒、秘密三昧耶戒、佛性三昧耶戒、三昧耶佛戒,略称为三戒。《无畏三藏禅要》提出十重戒为其戒相。



On the Importa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hamma and Vinaya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Published in the Symposium of the Maha Bodhi Society of Bodhgaya, India, January 30, 2019.

Written by Bhikkhu Vūpasama Thero Translated by others

1. Introduction

Buddhism has been disseminated across Asia over the past 2500 years and across the world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Still, Buddhism is more active in Asian countries: Theravada Buddhism is popular in Sri Lanka, Burma, Thailand, Laos, Cambodia and India, while Bodhisattva-carya 菩薩道 in South Korea, Japan, Vietnam, Malaysia,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abotaged by the Mongolian regiment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constrained by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renunciation and ordination procedures must be witnessed by both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has lost its roots since the late 13th century. From 1999, several Theros of the Sri Lankan Saṅgha began to restor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which aroused concerns from most Bhikkhu of the Theravada Buddhist Saṅgha and therefore prevented female believers of Theravada Buddhism from becoming Bhikkhunī.

From 416 to 421 A.D., the Chinese Mahayana sect translated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 菩薩戒本", and Bodhisattva Saṅgha have kept the tradition of accepting female followers into Saṅgha since A.D. 433 when the Bhikkhunī Saṅgha of Sri Lanka introduced Bhikkhunī Vinaya into China.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e Christian idea that all men





are born to be equal has become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basis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making gender equality a goal for all females. Therefore, Theravada Buddhism has been regarded as gender-biased and outdated for not fully supporting to restore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arguments held by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to discriminate and attack Theravada Buddhism.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is subject to three factors, namely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feminists, the intervention and involvement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s well as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Bhikkhu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the opposition from the conservationists.

Strong support of the feminists has aroused resistance and denial of the conservative Buddhists in the Bhikkhu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while the intervention and involvement of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have triggered concerns and opposition from the Bhikkhu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which makes the restoration formidab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der ethics of Sakyamuni based on the teachings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the status of nun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by studying the evolution and contents of its Dhamma and Vinaya.

The study reveals the value to inherit Theravada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 restore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conclude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Dhamma and Vinaya of Theravada Buddhism to avoid intervention of feminism and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nd firmly pursues the path of restoring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Bhikkhu Saṅgha and the Bhikkhunī Saṅgha is conducive to the harmony,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ravada Buddhism.

■ 2. Gender Ethics of Buddha Sakyamuni

2-1 Teachings of *Samyutta Nikāya*

2-1-1 Features of *Samyutta Nikāya*

Samyutta Nikāya 相應部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among the five Nikāyas of Theravada Buddhism. Notes to *Samyutta Nikāya* by Buddhaghosa 覺音 is known as *Sāratthappakāsinī* 顯揚真義, indicating to present and promote the authentic Dhamma of the Buddha. The Nāgārjuna 龍樹 of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views *Samyutta Nikāya* as *abhidhamma siddhānta*, i.e. the first Dhamma to accomplishments, implying that the features of *Samyutta Nikāya* lie in presenting the true Dhamma of Buddha Sakyamuni.

2-1-2 Gender Ethics of Buddha Sakyamuni

2-1-2-1 From classes to equality

In the feudal society, the king has the supreme power and controls all resources. Those who are close to the king enjoy great power, making the privileged class the dominant force of the unfair society and depriving the masses of equal and justified opportunities. Buddha Sakyamuni opposes the caste of Brahmanism. In other words, Buddha Sakyamuni disagrees with the unjust social system. But does Buddha Sakyamuni advocate that all men are equal?

To protest against caste, the Upaniṣad and Jainism of ancient India are not only against the belief of Brahma as the Creator but propose that all men are born to be equal with brāhman. In the 1st Century B.C.,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originated in South India advocated that everything is empty of character-



istics and everything is equal. Therefore, that all men are equal is a common belief among Upaniṣad, Jainism and Bodhisattva-carya.

The western revolutionists who were against the unfair feudal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adopted the Christian idea that all men are born to be equal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for the modern society.

The ancient feudal society was under the rule of supreme theocracy and kingship, which makes most religions, doctrines and even the modern social systems adopt the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ests, power and status of individuals, maintaining that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in any form is unfair, unjust and unacceptable and that wisdom, benevolence, kindness, love and justice should be extended to any individual on an equal foo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worshiped force to the modern society wher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dominated by male power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ts founding. It is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the feminists that helped American women win the voting right in 1911.

2-1-2-2 Gender Ethics based on *Samyutta Nikāya*

Is Buddha Sakyamuni for class differences or against caste in terms of the ethic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selves and others?

In the Buddha time, the Indian society followed the caste,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Brahmanism. The caste classifies the citizens into four classes based on races, lineage, identity and occupation. The four classes ar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fixed status and occupation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ancestries and it has become the belief and system that strictly controls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Script 548 of *Samyukta Āgama* by Sarvāstivādin 說一切有部, a branch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to MN. 84 of *Madhurasuttam* in *Majjhima Nikaya* 中部 of Southern Buddhism, Buddha Sakyamuni is firmly against caste.

As discussed before, both Upaniṣad and Jainism are against the caste system before the birth of Sakyamuni Buddha. The Upaniṣad advocate "Brahma being all things" and believe that all life have "ātman"¹ that like Brahma. But Jainism proposes "jiva" that like "ātman". Therefore, both Upaniṣad and Jainism agree that "all beings are equal, and people are equal".

But is Buddha Sakyamuni, who is against caste, in favor of the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Does he hold different ideas?

According to SN.22.49 of *Khandhasamyutta* of *Samyutta Nikaya* and Script 45 of *Samyukta Āgama*, you, me and others are actually pañcakkhandhā 五陰 of 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緣生法, which is anicca 無常 and anattā 非我.

SN.22.49 of *Khandhasamyutta* of *Samyutta Nikaya*: The Blessed One then said: "Soṇa, when any ascetics and brahmins, on the basis of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 which is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subject to change—regard themselves thus: 'I am superior,' or 'I am equal,' or 'I am inferior,' what is that due to apart from not 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 What do you think, Soṇa, is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permanent or impermanent?" — "Impermanent, venerable sir." — "Is what is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subject to change fit to be regarded thus: 'This is mine, this I am, this is my self'?" — "No, venerable sir." ... "Therefore, Soṇa, any kind of form (feeling, perception, volitional formations, consciousness) whatsoever, whether past, future, or present, internal or external, gross or subtle, inferior or superior, far or near, all form should be seen



as it really is with correct wisdom thus: 'This is not mine, this I am not, this is not my self.' ”

According to Script 45 of *Samyuka Āgama* 雜阿含: “Because of contact with ignorance a foolish unlearned worldling gives rise to the sense of... 'I am better', the sense 'I am equal', the sense 'I am inferior' ... The sense 'I know in this way' and 'I see in this way' are all because of the six spheres of contact. The learned noble disciple abandons ignorance in relation to the six spheres of contact and gives rise to knowledge. He does not give rise to the sense of ... 'I am better', the sense 'I am equal', the sense 'I am inferior'.”²

You, me and others are all symbols with no factual basis. They are actually pañcakkhandhā of 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which cannot take any Dhamma as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Therefore,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and equality are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particular conditions and cannot present the essence of 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As a matter of fact, pañcakkhandhā of 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is not about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or equality.

Therefore, Buddha Sakyamuni, who is against the caste, is not for the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Instead, Buddha Sakyamuni proposes that the pañcakkhandhā of paṭiccasamuppannā dhammā is not about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or equality. The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is the teaching of Upaniṣad and Jainism or the Bodhisattva-carya. It is also the salvation theory of Christianity, but not the teaching of Buddha Sakyamuni.

Ideas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women are superior to men or both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do not belong to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akyamuni. It is the conditioned dependence that results in the differences in wisdom, competence, morality and status of men and women. Such differences are neither fixed nor decided by gender, lineage or race.

Buddha Sakyamuni once told Ananda that nuns would make accomplishments too³, which proves that Bhikkhunī would get salva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as Bhikkhu. There is no limitation in different accomplishments between Bhikkhunī and Bhikkhu.

2-2 Masculism is against Buddhism

Human history began with hunting activities and evolved from animal husbandry, farming, industrial production, commercial sales and service activities.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worships force has changed into the modern society wher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Women were in the inferior status in ancient society, which is taken for granted by Buddha Sakyamuni. In the society dominated by hunting, animal husbandry and farming activities, Buddha Sakyamuni formulated aṭṭha garu-dhammā 八敬法 for the renunciation of women consider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ancient society dominated by men, aṭṭha garu-dhammā enables the Bhikkhu Saṅgha, which holds the belief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to help the Bhikkhunī Saṅgha instead of discriminating or oppressing the Bhikkhunī.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Ind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improper cultural elements that are against women are assimilated into the later Buddhism.

In modern society where education is accessible to women, th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independence of women empower them to collaborate with men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he idea and practices that men are supreme are neither in line with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akyamuni nor to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2-3 Christian Cultures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Buddhism

According to Christianity, God is the Creator and all men are equal for God, which is strongly supported and respected by the modern society. But the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is not the teaching of Buddha Sakyamuni.

Buddha Sakyamuni does not create or control everything. Neither arahant nor the Buddhists are Gods. Buddha Sakyamuni teaches Arahant and the Buddhists how to deal with suffering while Arahant and the Buddhists teach the mass the same. Buddhism values teacher-student ethics. Students should respect and serve the teachers while teachers should educate and care for the students, which is about mutual assistance and mutual complementation on the path to eliminate suffering.

Therefore, the Christian idea that all men are equal does not apply to the teacher-student ethics of Buddhism.

2-4 Feminism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Buddhism

Aṭṭha garu-dhammā is included in the Vinaya for Bhikkhunī of all Buddhist branches. It maintains that the process of female Buddhists becoming Bhikkhunī must be acknowledged by Bhikkhu Saṅgha and that Bhikkhunī should worship the Bhikkhus and follow their teachings.

The contents of aṭṭha garu-dhammā⁴ differ slightly among Buddhist sects. Therefore,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 that all branches in India do not acknowledge the legitimacy of aṭṭha garu-dhammā⁵, it had probably existed before the division of different sects.

Influenced by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or Christian cultures, modern Buddhist feminists misunderstand that the ideas which indicate that all men are equal and aṭṭha garu-dhammā discriminates against women are not proposed by Buddha Sakyamuni. They contend that aṭṭha garu-dhammā is updated by later Saṅgha and even claim that it was formulated when Mahakashyapa presided over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After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Mahakashyapa declared that the Vinaya set by the Buddha should not be altered or updated. His declaration determined the principle and direction of the Vinaya. So it is impossible that he formulated aṭṭha garu-dhammā during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The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should be taken as the basis to explore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aṭṭha garu-dhammā.

Gender equality is the belief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or Christianity rather than the teachings and teacher-student ethics of Buddha Sakyamuni. Therefore, feminism that maintains gender equality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Buddhism.

2-5 Gender Ethics based on paticcasamuppado

Conditioned dependence, the core teaching of Buddha Sakyamuni, states that pañcakkhandhā is paticcasamuppannā dhammā, which is anicca and anattā. Therefor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come from conditioned dependence and there is no absolute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or equality. On this basis, the ideas that 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 women are superior to men and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re not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akyamuni. It is decided by conditioned dependence instead of gender and lineage.

There are no absolute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en and women should help each other based on different conditions,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which is the gender ethics originated from conditioned dependence and advocated by Buddha Sakyamuni.



2-6 Teacher-Student Ethics in Buddhism *aṭṭha garu-dhammā*

The Buddhist Saṅgha originated from Bhikkhu Añña Koṇḍañña 憍陳如 and the other four Bhikkhus in the first sermon preach, and then developed to the Bhikkhu Saṅgha. In the beginning of Buddhism, the Bhikkhu Saṅgha is actually a group of teachers.

Gotamī 瞿曇彌 is the aunt of Buddha, and she asked the permission from Buddha to become a nun in her later years, when she lost the dependence of her husband Śuddhodana Gautama. At that time, Buddha refused Gotamī's requests repeatedly, due to four factors, her aristocratic identity, the aunt of Buddha, her old age, and the leader of the aristocratic females. Buddha worried that Gotamī would be arrogant and difficult to teach. Finally, Buddha claimed that Gotamī must accept the *aṭṭha garu-dhammā* if she got ordained. The real meaning is to teach the disciples, respecting your master, obeying the teachings of predecessors, and not to be arrogant or difficult to teach.

Except Gomitī, the other females who followed Gotamī, got ordained by the Bhikkhu Saṅgha instead of Gotamī, in the absence of the Bhikkhunī Saṅgha. It is a special case stated in the Vinaya,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ermit Bhikkhus to confer the Bhikkhunī high ordination in the absence of Bhikkhunīs in the world. The true meaning of *aṭṭha garu-dhammā* must be judged from the situation of Gotamī, and one might misjudge *aṭṭha garu-dhammā* to despise fema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in modern society.

Aṭṭha garu-dhammā originated from Gomitī, which means to maintain the ethics of "Bhikkhu is the teacher, and Bhikkhunī is the student" and to remind females not being arrogant or difficult to teach.

■ 3. Evolution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3-1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eaching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originated from the belief in Bodhisattva. Bodhisattva refers to the diligent ones who look for samma-sambodhi. They are not Buddha in their past lives. Therefore, Bodhisattva does not refer to the past lives of other Buddhists besides Buddha Sakyamuni.

The teachings of Bodhisattva do not fall in the thirty-seven teachings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Therefore, the *Six Paramitas* 六度 are based on the Jātaka 本生故事 of Buddha Sakyamuni during the 2nd Century B.C. The Six Paramitas of the past lives of Buddha Sakyamuni are viewed as the Bodhisattva-carya. (Please refer to Paramitas⁴ and Chapter 9⁶ in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Pāramitā refers to arrival at the other life⁷ and includes donations, precepts, tolerance, enhancement, meditation and wisdom. Wisdom plays a major role.

The wise Pāramitā of AbhiDhamma Buddhism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 the 1st Century B.C., paññā Sutta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ix Pāramitā and Ekabyohārika 一說部 in southern India, claiming that the true wisdom is śūnya 諸法皆空 as well as equality and criticiz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to be Hinayana.

From then on, the Mahayana does not accept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develops its own canons other than the classic ones.

3-2 Status of Women in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Mahā-puruṣa lakṣaṇa (thirty-two marks) 三十二相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Bodhisattva belief as well as the goal and verification standard for such belief. But it originated from Jainism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Bodhisattva belief of the later Buddhism.



According to Lakkhana Suttam of Digha Nikaya (DN.30)⁸: The Lord said: 'There are, monks, these thirty-two marks peculiar to a Great Man? And for that Great Man who possesses them, only two careers are open. If he lives the household life, he will become a ruler, a wheel-turning righteous monarch of the law ... But if he goes forth from the household life into homelessness, he will become an Arahant, a fully-enlightened Buddha, who has drawn back the veil from the world ... the karmic reasons for the gaining of them (thirty-two marks). '

According to Script 23⁹ of Ekottara-agama 增壹阿含 of Mahasamghika 大眾部, the Bodhisattva is with thirty-two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ighty virtues. The appearance of Bodhisattva is magnificent and serious with golden purple lustre.

Kosopagata-vasti-guhya as a part of thirty-two marks used to be the belief of Jainism, referring to the retribution that men have dysfunctional sexual organs, which is taken as the symbol of no sex for several lives. For example: "the male organs are enclosed in a sheath like the elephant king and horse king" 陰藏相如象馬王¹⁰, "the tenth mark, the male organs are enclosed in a sheath like the elephant king and horse king" 十者陰藏相, 如馬王象王¹¹, "to teach the women, he manifests the mark of enclosing the male organs in a sheath" 為化女人現陰藏相¹², "like the valuable elephant and horse, the male organs are hidden, called the mark of enclosing the male organs in a sheath" 如寶馬、寶象陰不現, 故名陰藏相 and also stated in the *Ekottara-āgama* of Mahāsāṃghika (might be Lokottara-vāda 說出世部) that "Does he has the mark of enclosing the male organs in a sheath and remain chaste?"

Due to the fact that Kosopagata-vasti-guhya is exclusive to men, the Bodhisattva-carya contends that only men can be the Supreme Bodhi and leaders. (Please refer to Script 116 of Madhyama-Agama¹³ and Volume III¹⁴ of Paññatti Pakaraṇa 施設論)

The *Sutra of the Past Vows of Earth Store Bodhisattva* 地藏王菩薩本願經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points out that women can turn into men¹⁵ by studying the *Sutra of the Past Vows of Earth Store Bodhisattva*. Daibadatta of Saddhammapundarika Sutra 法華經¹⁶ mentions that women turn into men and become the Buddhas, implying that women cannot be Supreme Bodhi unless they have turned into men.

It is the common sense in Bodhisattva belief that women cannot become Buddha, which originated from Jainism and by no means is the intention of Buddha Sakyamuni.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sticks to that Mahā-puruṣa lakṣaṇa values men more than women with Bodhisattva belief as the core.

3-3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The paññā sutta 般若經 emerged in the 1st Century B.C. maintains that the Six Paramita based on the wisdom of śūnya 諸法皆空 is the real Six Paramita and Mahayana, implying that the Four Noble Truths is Hinayana.

From the 1st Century B.C. to the 3rd Century B.C., the Mahayana only proposed the Bodhisattva beliefs and its new canons. It had no specific precepts about the beliefs and teachings of Mahayana. Mahayana Buddhists during this stage did not believe in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adhered to their own teachings and beliefs.

How does Mahayana justify its existence?

3-3-1 Early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The early stage (50 B.C.E.~C.E. 100)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had no detailed precepts in line with its beliefs and teachings. There were few Buddhists following Mahayana then and they did not oppose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precepts. But they di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arvajñā 薩婆若心即成就一切智的心願, intentionally weakening the norms of traditional Buddhist precepts so as to avoid being attacked by traditional Buddhism on their shortcomings.

For instance, the As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 Sutra 小品般若經 proposed that to Prajnaparamita should focus on the Sarvajñā 但樂說般若波羅蜜, 常不離應薩婆若心.....樂佛法中而得出家¹⁷.

In addition, the Ten Virtues was taken as the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and the traditional Buddhist precepts were neglected. For example, it is stated in *Mahayana Sad-Pāramitā Sutra* that: “After detaching from three barriers caused by karma, 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should practice ten pure precepts. Which ten? That is, three body pure precepts, four mouth pure precepts, and three mind pure precepts ... As a viraaga practitioner, 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e circumstances of five desires.”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菩薩摩訶薩離三障已，應當修習十種淨戒。雲何為十？所謂身三淨戒，口四淨戒，意三淨戒.....離染欲者，菩薩摩訶薩應當遠離五欲境界。」¹⁸

Followers of Mahayana then did not receive the upasampadā for Bhikkhu and Bhikkhunī and were not Bhikkhu or Bhikkhunī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3-3-2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fter surviving its early years,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moved into the steady transition period (C.E. 100~300). Traditional Buddhists began to turn to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who not only worshiped the Bodhisattva spirits but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Buddhism. Canons compiled by Mahayana, which divided the Vinaya into sravaka sila 聲聞戒 and Bodhisattva sila 菩薩戒, highlighted the loftiness and value of Bodhi mind 菩提心.

For example, in the chapter 〈On Bodhisattva Lion’s Roar 師子吼品〉 of the *Mahayana Mahaparinirvana Sutra* 大乘涅槃經, it says: “One such attains the first aspiration and up to unsurpassed Enlightenment. This is the sila of the Bodhisattva. If one meditates on white bones, one attains Arahantship. This is the case of the sravaka sila. One who upholds sravaka sila does not, one should know, see the Buddha-Nature and the Tathagata. Any person who upholds the sila of the Bodhisattvas, we may know, attains unsurpassed Enlightenment and sees well the Buddha-Nature, the Tathagata, and Nirvana.” 「從初發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為菩薩戒，若觀白骨乃至證得阿羅漢果，名為聲聞戒。若有受持聲聞戒者，當知是人見佛性及如來；若有受持菩薩戒者，當知是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¹⁹

3-3-3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during the stable period

After four centuries’ growth,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began to stabilize in the 4th Century and required independent precepts for its Saṅgha without fearing the pressure from traditional Buddhism.

The Bodhisattva-bhūmi 菩薩地持品 in Yogācāra-bhūmi 瑜伽師地論 by Asanga 無著 discussed the practices and disciplines of Bodhisattva and had been accepted and praised by most followers. Bodhisattva-bhūmi then developed into the blueprint of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and the basis for the precepts of Yogācāra Bodhisattva.

The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criticized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to the Hinayana precepts and state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²⁰⁻²¹ and far more superior from the Four Noble Truths²². The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even forbid its followers to study and teach the Four Noble Truths; otherwise, the followers should repent and would be punished.²³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fter the 4th Century developed in line with the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criticiz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form the Mahayana Saṅgha totally independ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Buddhism.

3-3-4 Mahayana Precepts of China's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Before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Liang 梁武帝, China's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followed Indian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Emperor Wu of Liang Dynasty (C.E.502~549), the theocracy was adopted. The Jiankan Saṅgha²⁴ compiled Brahmajāla Sūtra based on the precepts of Yogācāra Bodhisattva. Different from Brahmajalasutta of Digha Nikaya taught by Theravada Buddhism, the second volume of Brahmajāla Sūtra is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梵網經菩薩戒經. In 519 A.D., Emperor Wu of Liang received the precepts of Bodhisattva based on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and claimed himself to be the Emperor Bodhisattva.²⁵

Therefore, China's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gave up on the precepts of Yogācāra Bodhisattva and turned to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for the basis of passing on the precep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3-4 Ordination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followers

3-4-1 Three-staged Ordination

It took four hundred year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to develop Bodhisattva precepts. Before that, followers of Mahayana were willing to do whatever to win the wisdom and to practice the Ten Virtues or to follow the precepts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With Bodhisattva precepts, Mahayana followers should highlight the evolution of Mahayana precepts. The three-staged ordination procedures were thus established: receive Samanera or Samaneri precepts in Stage I, receive Bhikkhu or Bhikkhunī precepts in Stage II and give up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and only receive Bodhisattva precepts in Stage III.

3-4-2 Adopt the Salvation Precepts of the Indian branch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adopted by China's Mahayana follower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Mahāsaṅghika-vinaya 摩訶僧祇律 that was originated from Vaishali, inherited from Upali. After 414 A.D,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十誦律 were adopted in south of China from Madhurā inherited from Ananda.

Dhammagupta-vinaya 四分律 was used as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in the Tang Dynasty (C.E. 596~667) , via the recommendation by Dao Xuan 道宣. The Dhammaguttika Vinaya and Vinaya of Theravada today share the same system of the Indian Sect.

In addition, the Tibetan Mahayana takes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as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3-4-3 Mahayana Precepts that Abandon the Salvation Precepts

Followers of Mahayana would finally give up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though they have received them during Stage II of the ordination procedure. Stage III focuses on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The Chinese Buddhism adopts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while the Tibetan Buddhism adopts the Indian Yogācāra Bodhisattva. When receiving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followers must give up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and keep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only. The followers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must accept the Samaya precepts 三昧耶戒²⁶ besides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Mahayana followers deny and abandon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e salvation precepts and are therefore not the monks that follow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3-5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Sh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ravada Buddhism

The three-staged ordination procedure and the Vinaya of Mahayana teach Samanera and Samaneri precepts, Bhikkhu precepts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and requires its followers to give up the Bhikkhu precepts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The ordination principle of Bodhisattva relies on Bodhisattva precepts instead of Vinaya. Mahayana teaches Sramanera precepts, Samaneri precepts, Bhikkhu precepts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in accordance with Dhammagupta-vinaya and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but neither the teachers nor the students abide by the precepts of Theravada Buddhism. Mahayana preaches conventional precepts to highlight its development,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Bodhisattva precepts are superior to Bhikkhu precepts and Bhikkhunī precepts, and try to establish independent Mahayana Saṅgha.

Therefore, no Mahayana Buddhist should be present when Theravada Buddhists take higher ord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Mahayana takes Theravada Buddhism as Hinayana and allows no participation from Theravada Buddhists when teaching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The lack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offers Mahayana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in Theravada Buddhism. Its intention is to introduce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into Theravada Buddhism instead of restoring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refore, Mahayana should not be involved in the restoration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4. Values of Theravada Buddhism

4-1 Value of Saṅgha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Buddhism today is divided into Theravada Buddhism and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with the latter being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he Chinese Bodhisattva and the Tibetan Bodhisattva.

Teachings, canons and Vinaya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re not under the guidance of Buddha Sakyamuni and they criticize and deny the Four Noble Truths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The inheritance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is not the authentic teachings of Buddha Sakyamuni.

Theravada Buddhism believes in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has kept the Saṅgha inheritance for about 2300 years, which is more valuable than Mahayana Bodhisattva.

4-2 Importa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 Restor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4-2-1 Consolidate the Union of two Saṅghas

Labor divis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ensures the stability and progresses of human society. Buddha Sakyamuni teaches both men and women and establishes Bhikkhu Saṅgha and Bhikkhunī Saṅgha to guide the society with different obligations so as to consummate Buddhism.

Since the 13th Century,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has been suspended, which is a regret for female believers, Saṅgha and Theravada Buddhism. Restoration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would provide female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sangha and improve the Saṅgha system and structure of Theravada Buddhism.



4-2-2 Avoid the Attack and Intervention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lthough Buddhists of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re not qualified Bhikkhu and Bhikkhunī,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and the public who do not understand Vinaya still think that Mahayana keeps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inheritance.

The lack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would arouse doubts and attack from Mahayana and the public. The dissatisfaction of female believers of Theravada Buddhism would also make a way for Mahayana to intervene.

The lack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is a weakness in Theravada Buddhism.

4-2-3 Improve both Saṅghas for a New Era of Theravada Buddhism

Saṅgha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is a valuable tradition since Buddha Sakyamuni.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challenges of Christianity and Muslim and the weakening situation of Buddhism requir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so as to make it updated and globalized.

Buddhists who follow the Buddha Sakyamuni must firmly safeguard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Saṅgha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which is the prerequisite to safeguard Buddha Sakyamuni, Dhamma, Saṅgha and Vinaya.

It is imperative to restore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ravada Buddhism.

▪ 5. Conclusions: Firmly Restor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ravada Saṅgha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re new members of Theravada Buddhism. Dhammatṭha Saṅgha as a Theravada Saṅgha, which are mainly composed of Chinese, have been developed in America, Malaysia,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n face of challenges from the Mahayana Buddhism, Dhammatṭha Saṅgha are expected to show the kind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Chinese communit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vada Buddhism.

To restore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Dhammatṭha Saṅgha should follow five principles:

1. Establish Bhikkhunī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2. Respect the Bhikkhu Saṅgha in Sri Lanka and work closely with them in good faith.
3. Respect the decisions of Bhikkhu Saṅgha from different Theravada countries and do not intervene the Buddhism affairs in other countries.
4.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Mahayana, masculism, feminism and Christianity.
5. Work with other Bhikkhu and Bhikkhunī of Theravada Saṅgha from other countries for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progress.

Because most Chinese Buddhists believe Mahayana Buddhism, and most Theravada Buddhism Saṅghas do not support to reestablish the inheritance of Bhikkhunīs, and also because Dhammatṭha Saṅgha do not support or agree with the inappropriate females, (who are over the age, or Buddhists with mess understanding about Buddha's teaching, or unteachably arrogant, or have physical and mental imbalance and illness) to get ordained or receive Bhikkhunī high ordination, Dhammatṭha Saṅgha often get de-



famed and slander. Although in this situation, Dhammatṭha Saṅgha still insist on promoting the Original Buddhism and support to reestablish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heravada Bhikkhunīs in the Chinese world.

Finally, we believe in the wisdom and mercy of Bhikkhu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wish the best for the Bhikkhunī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Ven. Vopasam Thero, who was translated by Bhikkhu Pabodhana in English.



Ven. Bodhi Thero, Ven. P. Seewalee Thero, Ven. Vopasama Thero and monks.

P.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Ven. BhikkhuVopasama Thero, who was assisted by BhikkhuPabodhana to undertake the on-sit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Notes

1.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III of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by Huang Xinchuan.

Upanishad: *Encyclopedia of China's Buddhism* (VII) p.3902.1

「神我若拇指，寄寓身心中，過去、未來主，由持不足畏，此乃真是彼！神我若拇指，如火燄無煙，唯彼是今旦，猶復是明時，此乃真是彼！」

Singer: *Encyclopedia of China's Buddhism* (VII) p.3902.1

This is my soul, humble but great

2. Please refer to "On the Five Aggregates (4) – A Translation of Saṃyukta-āgama Discourses 33 to 58", *Dharma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2014, vol. 14 pp. 35–36.

Pali Sutta Samyutta Nikaya 22.49 (S.iii 48–50)

"Dvattiṃsimāni, bhikkhave, mahāpurisassa mahāpurisalakkhaṇāni, yehi samannāgatassa mahāpurisassa dveva gatiyo bhavanti anaṇṇā. Sace agāraṃ ajjhāvasati, rājā hoti cakkavattī dhammiko dhammarājā cāturato" ... "Sace kho pana agārasmā anagāriyaṃ pabbajati, araham hoti sammāsambuddho loke vivaṭṭacchado" ... "imassa kammassa kaṭattā idaṃ lakkhaṇaṃ paṭilabhati'ti."

3. 見《銅鑠律》〈小品〉第十比丘尼犍度(I/III): please refer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amyutta Nikaya* (IV) p.340 published by Yuanheng Temple in Taiwan

Pali Vinaya 2.10.1.3. "Bhabbo, ānanda, mātuḡāmo tathāgatappavedite dhammavinaye agārasmā anagāriyaṃ pabbajitvā sotāpattiṭṭhalampi sakadāgāmiṭṭhalampi anāgāmiṭṭhalampi arahattaphalampi sacchikātunti."

English version: From *The Book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by I.B. Horner, M.A.

The Bhikkhunī-Khandhaka: "Ānanda, women having gone forth from home into homelessness in the dhamma and discipline proclaimed by the Truth finder, are able to realize the fruit of stream-attainment or the fruit of once-returning or the fruit of non-returning or perfection."

4. MahaSaṅgha-vinaya, Volume 30: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471.3-29~p.476.2-11



- Atṭha garu-dhammā of Sarvastivada-vinaya, Volume 47: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3) p.345.2-29~p.345.3-1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Volume 29,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350.3-25~p.351.1-25
- Mahīśāsakāh, Volume VII: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45.3-23~p.46.1-10
見《四分律》〈比丘尼犍度〉, Volume 48: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923.1-26~p.923.2-21
見《銅鑠律》〈小品〉之十〈比丘尼犍度〉: please refer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amyutta Nikaya* (IV) p.341-5~14
5. MahaSaṅgha-vinaya, Volume 30: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471.3-29~p.476.2-11
Atṭha garu-dhammā of Sarvastivada-vinaya, Volume 47: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3) p.345.2-29~p.345.3-1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Volume 29,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350.3-25~p.351.1-25
Mahīśāsakāh, Volume VII: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45.3-23~p.46.1-10
見《四分律》〈比丘尼犍度〉, Volume 48: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2) p.923.1-26~p.923.2-21
見《銅鑠律》〈小品〉之十〈比丘尼犍度〉: please refer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amyutta Nikaya* (IV) p.341-5~14
6.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Nine of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by Yinshun, p.560-11~14, Taiwan Zhengwen Publishing House, 1993.7 Ed.
Six Paramitas were inspired by the contents of Jataka. Discussions on Jataka were compiled in the Collection of Six Paramitas. They were the models for Bodhisattva practices and honored by the Buddhists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ough originated from the Hinayana Sectarial Buddhism. Mahayana Bodhisattva-carya thus came into being.
7. Mahaprajnaparamita Upadesha, Volume 12: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5), p.145.2-2~3
8. Please refer to Lakkhana Suttam of Digha Nikaya (DN.30)
Pali Sutta Digha Nikaya 30 (D.iii 142~145)
“Dvattiṃsimāni, bhikkhave, mahāpurisassa mahāpurisalakkhaṇāni, yehi samannāgatassa mahāpurisassa dveva gatiyo bhavanti anaṇṇā. Sace agāraṃ ajjhāvasati, rājā hoti cakkavattī dhammiko dhammarājā cāturato” ... “Sace kho pana agārasmā anagāriyaṃ pabbajati, araham hoti sammāsambuddho loke vivattaṇṇachado” kosohitavattaguyho hoti “imassa kammaṃsa kaṭṭaṭṭa idam lakkhaṇaṃ paṭilabhati” ti.”
9. Ekottara-agama, Volume 23: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 p.166.3-23
10. 見《大方便佛報恩經》: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3) p.164.3-17
11. 見《過去現在因果經》: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3) p.627.2-3
12. Abhidharma-mahāvibhāṣā-s/a-str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7) p.428.3
13. Chinese version of Madhyama-Agama, Volume 28, Script 116: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1) p.607.2-10~15
「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 若女人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 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事: 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 必有是處。」
14. Paññatti Pakaraṇa, Volume III: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6) p.521.1-10~12
「女人不作轉輪聖王, 不成帝釋, 不成梵王, 不成魔王, 不證緣覺菩提, 不證無上正等菩提。」
Paññatti Pakaraṇa of Sarvastivada was translated by Dharmapāla, which included 「世間施設」、「因施設」、「業施設」。這是傳說為八品的大論, 宋譯不全。(Please refer to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p.54)
15. 見《地藏經》〈囑累人天品〉: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13) p.789.3-5~11
「若未來世, 有善男子、善女人, 見地藏形像, 及聞此經, 乃至讀誦, 香華飲食、衣服珍寶, 佈施供養, 讚歎瞻禮, 得二十八種利益: 一者天龍護念, ……十一者女轉男身。」
16. Daibadatta of Saddharmapundarika Sutr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9) p.35.2-12~p.35.3-23
「文殊師利言: 我于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時舍利弗語龍女言: 「汝謂不久得無上道, 是事難信。所以者何? 女身垢穢非是法器, 雲何能得無上菩提? 佛道懸曠經無量劫, 勤苦積行具修諸度, 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 一者不得作梵天王, 二者帝釋, 三者魔王, 四者轉輪聖王, 五者佛身。雲何女身速得成佛?」……當時眾會皆見龍女, 忽然之間變成男子, 具菩薩行, 即往南方無垢世界, 坐寶蓮華成等正覺,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遙見彼龍女成佛, 普為時會人天說法。」
17. Astasahasrika Prajna Paramita Sutra, Volume 6: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8) p.565.2-7~10
18. 見《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卷五: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8) p.887.2-24~p.887.3-4
19.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Thirty-Four <On Bodhisattva Lion's Roar(b)> of Mahayana Buddhism Mahaparinirvana Sutra translated by Kosho Yamamoto, p.383



20. Bodhisattva Precept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1111.3-12~17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于中菩薩與諸聲聞不應等學。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可名為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

21. Bodhisattva Precept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1108.1-3~12

「世尊！為聲聞建立者，菩薩不同學此戒。何以故？聲聞自度捨他，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非菩薩自度度他。……如是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聲聞遮罪，菩薩不共學住。」

22. Bodhisattva-prātimokṣa-sūtram (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1105.3-17~23

「如是菩薩所受淨戒，於餘一切所受淨戒，最勝無上，無量無邊大功德藏之所隨逐，第一最上善心意樂之所發起，普能除滅於一切有情一切種惡行，一切別解脫律儀，於此菩薩律儀，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數分、計分、算分、喻分，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攝受一切大功德故。」

23.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Volume 5: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40) p. 638.2-11~14

「背正向邪戒第八……菩薩理棄舍二乘，受持大乘真實之法，方名菩薩，而今乃棄大歸小失其正行，乖理之極，故須制也。」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Volume 5: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40) p.640.3-21~24

「法化違宗戒第十五……菩薩理應以菩薩乘授與眾生，令得究竟饒益，反以二乘小法，用以化人，違理違願，故須結戒。」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Sūtra, Volume 5: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40) p.645.2~p.645.3

「背正向邪戒第二十四……本為受行大乘名為菩薩，今若舍此，何大士之有？……此倒學有八種：一、邪見者。二、二乘者。……」

Brahmajāla Sūtra, Volume 10: Please refer to the new edition of Taisho-pitaka (22) p. 1105.3-6~8

「若佛子！心背大乘常住經律，言非佛說，而受持二乘聲聞、外道惡見，一切禁戒邪見經律者，犯輕垢罪。」

Bodhisattva Precept (Yogācāra Bodhisattv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1108.1-27 ~ p.1108.2-1

「若菩薩作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樂涅槃，應背涅槃，不應怖畏煩惱，不應一向厭離。何以故？菩薩應于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作如是說者，是名為犯眾多犯。」

Bodhisattva Precept (Yogācāra Bodhisattva):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24) p.1108.3-22~24

「若菩薩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聽聲聞經法，不應受、不應學。菩薩何用聲聞法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汙起。」

「若菩薩于菩薩藏不作方便，棄舍不學，一向修習聲聞經法，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汙起。」——p.1108.3-27~29

見《菩薩地持經》(戒本)卷第五：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30) p.912.2-5~p.913.1

「菩薩欲學菩薩律義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者。……爾時智者，于佛像前敬禮十方世界諸菩薩眾，如是白言：「某甲菩薩！於我某甲前三說受菩薩戒」。……波羅提木叉戒，於此律儀戒，百分不及其一，百千萬分乃至極算數譬喻亦不及一，攝受一切諸功德故。」

見《菩薩地持經》(戒本)卷第五： Please refer to Taisho-pitaka (30) p.915.2-21~27

「若菩薩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聽聲聞經法，不應受、不應學，菩薩何用聲聞法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汙起。何以故？菩薩尚聽外道異論，況復佛語。不犯者，專學菩薩藏，未能周及。若菩薩于菩薩藏，不作方便，棄舍不學，一向修集聲聞經法，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汙起。」

24. Please refer to Buddhist Ideas and Cultures by Yan Shangwen: Article Collection on the 86th Birthday of Yinshun, p.124-7~19

Emperor Wu of Liang promoted the theocracy policies upon his inauguration. He led the Jiankang Saṅgha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to translate, compile and interpret Buddhist canons for over 18 years, applying the achievements into state administration. On April 8 (lunar calendar) of the 18th year of Tianjian, the Jiankang Saṅgha led by Emperor Wu of Liang received ordination, with the core idea of Emperor Bodhisattva being proposed (Note 3). Jiankang Saṅgha was under strong impact of the long-term theocracy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25. Please refer to Philosophy and Policy Basis of Bodhisattva Emperor Wu of Liang by Yan Shangwen, Journal of History of Normal University, Volume 17, p.1~p.58. 1978

26. Samaya precept is the precept of Esoteric Buddhism.



開啟上座部佛教比丘尼傳承的僧伽蜜多比丘尼



恭迎菩提樹圖，斯里蘭卡可倫坡 肯尼耶王寺壁畫 取材《世界佛教美術圖典》

现代华人社会上座部比丘尼的困境与发展现况

2019 年 1 月发表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联合作者：随佛长老 Ven.VūpasamaThero, 道一比丘尼 Ven.TisaraBhikkhuni

1.引言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贬抑个人主义，重视大众的利益。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偏向「厌离五阴，个人解脱」的上座部佛教，不容易得到华人社会的支持。但是，强调「普世救赎」的大乘学派却获得流传华人社会的机运，并且传承、发展了近二千年。

两千年来，虽然大乘学派用「小乘」诋毁上座部佛教，使上座部佛教受到巨大的误解。但是，二十世纪起，现代的学术考证相当发达，华人佛教圈的知识分子已知「大乘教法不是源自释迦佛陀」，因而改学上座部佛教的华人佛弟子是愈来愈多。

可是，近十年来，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



发展速度已经减慢，甚至有些改学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原大乘学人，又再恢复大乘信仰。如此可见，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主要困难，既要妥善处理来自大乘学派的挑战，也要跨越「厌离五阴，个人解脱」与「普世就赎」的文化差异，更需要针对现代的华人社会施予有利的帮助。

华人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发展，既需要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上座部佛教僧团给予支持，更需要已经习惯大乘僧团的华人社会予以接纳。在此之下，处理大乘学派的挑战，并传教于华人社会，是华人上座部比丘尼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方法。

本文的内容，是透过上座部佛教传入华人社会的历史过程，探讨上座部佛教的发展困境与主要问题。其次，根据近代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现况，说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现代华人社会的作法。

2.佛教传入汉地

2-1.中国的主流文化—孔子、老子

公元前 770~403 年，是中国的春秋时代，也是儒家、道家建立学说的时代。

儒家 (Confucianism) 的创立者是孔子 (Confucius, 551~479 B.C.E.)，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是影响中国文化、教育、家庭、政治最为巨大的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与「礼」，「仁」是爱护生命，「礼」是身份的伦理及秩序；孔子的教育基础是「修身、齐家」；孔子的教育理想是「治国、平天下」。简单的说，孔子的目标是「健全自我，利乐世界」，是务

实的理想主义。

道家 (Daoism) 的创立者是老子 (Laozi, 580~480 B.C.E.)，也是中国的重要哲学家。老子著作的《道德经 (Dao De Ching)》主张「道乃本有，无处不成」¹ 的本体论 (英语：Ontology)，又提倡「道法自然」²，无为而为³的生活哲理。老子的思想，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形上学说 (英语：Metaphysics)，影响中国的文化、教育、政治是相当深远。

2-2.王权与主流文化

公元前 770~221 年，中国经历约 550 年的分裂、战乱后，由秦始皇 (Emperor Qin Shihuang) 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秦朝 (Qin Dynasty, 221~207 B.C.E.)，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

秦朝因为过度的压迫人民，不久随即灭亡，接续秦朝之后建立的政权是汉朝 (Han Dynasty, 202~220 B.C.E.)。中国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动荡后，人民需要安稳的生活。因此，汉朝建国初期 (180~141 B.C.E.) 的两位皇帝，治国方法即采用老子的「无为」，政府尽量不干扰人民，目的是让人民休养生息、培植国力。

汉朝武帝时代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141~87 B.C.E.)，为了使国家更加进步，治国改采用「孔子思想为主、其他学说为辅」⁴ 的策略。由汉武帝起，「推崇孔子思想、重用孔子门徒」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方针，孔子的地位是崇高、坚固且不可动摇。



公元 126~140 年，张道陵（C.E. 34~156）神化格老子为太上老君，奉老子的思想是修仙的依据。老子原是思想家，经由汉朝皇帝推崇为圣人后，张道陵再神化老子为神。张道陵揉杂老子、黄帝、阴阳家、神仙崇拜、鬼神祭祀，日后逐渐发展为道教。老子是思想家、圣人，也是神，更是道教的信仰中心。

在中国的历史，汉朝是第一个统治最久的中央集权政府。由于汉朝皇帝推崇老子、孔子，特别是实行「孔子为主」的统治方针，并且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治国原则，遂促成老子、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3. 僧律流传的发展

3-1. 传统佛教僧律、僧团的流传

公元 250~424 年，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派传诵的戒律皆已译出，并传入中国。但是，中国佛教尚无有符合僧律依两部僧团受戒的合格比丘尼。

公元 433 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上座部僧团比丘尼铁萨罗⁵（巴 Devasara 或 Tisaraṇa）等 11 比丘尼来到建康（今南京）。公元 434 年，依译经师僧伽跋摩⁶（梵 Saṃghavarman）、铁萨罗（巴 Devasara）为师，具足十位合格尼僧，传比丘尼戒，约三百多人受具足戒。自此，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依照戒律建立两部僧团传承。

3-2. 大乘学派戒律、僧团的流传

公元 421~431 年，印度大乘学派的

「菩萨戒」已经译出，并且依「菩萨戒」建立了中国的大乘僧团，发展于中国南、北方。

4. 译经引起的新发展

4-1. 传统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流传

公元 443 年，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建立两部僧团传承，并且翻译出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经典，代表印度传统佛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

4-2. 大乘学派经典的发展与流传

公元 443 年，印度大乘学派已先在中国建立大乘僧团传承，更翻译出印度大乘学派的主要经、论，代表大乘学派传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

5. 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的转折点

5-1. 分辨佛教思想与孔、老思想的分合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确立自汉朝的治国方法。汉朝创建初期，面对经历 570 年（770~202 B.C.E.）动乱的社会，赋予人民「休生养息」是重要国策，老子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依据。汉武帝时代起，稳固皇权、法治强国是治国的根本国策，尊崇孔子、重用孔子学生是治国根本策略，并成为后世王朝的治国依据。汉朝以后的中国文化主流，即是孔子、老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基础是血缘伦理，重视现实人生，反对虚玄，强调「仁恕爱民，世界大同」。



上座部佛教，强调「厌离世间」却轻忽现实人生，重视「解脱」而不高谈救度一切，上座部佛教与孔子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大乘学派的《般若经》(梵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说「空(梵 Vabhāva-sūnya)，不可得」，或是《华严经》(梵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的「真如(梵 Tathatā)」，《妙法莲华经》(梵 Saddharma-puṇḍārika Sūtra) 的「佛性(梵 Buddha-dhātu)」，同样也是不务实际，不受孔子学说的认同。但是，大乘学派强调「普渡众生」的理想目标，是契合孔子的「仁爱爱民，世界大同」。

老子主张「道乃本有⁸，无处不成⁹」的本体论(英语：Ontology)，又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为」的生活哲理。

上座部佛教强调「无我(巴利语：Anattā)」，大乘《般若经》(梵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中观(梵语 Madhyamikā)的「空(梵 Vabhāva-sūnya)，不可得」，皆是反对老子的本体论(英语：Ontology)。

大乘《华严经》(梵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的「真如(梵 Tathatā)」，《妙法莲华经》(梵 Saddharma-puṇḍārika Sūtra) 的「佛性(梵 Buddha-dhātu)」，是「永恒、安乐、独存、清净」与「无常(巴利语：anicca，梵文：anitya)」的合一，是完全

合乎老子的本体论(英语：Ontology)。

5-2. 五世纪中叶的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

5-2-1. 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

公元 443 年，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及四大部派的僧律，皆已翻译完成。公元 420 年，《摩诃僧祇律》(梵 Mahāsaṅghika-vinaya)、《十诵律》(梵 Daśa-bhāṣavāra-vinaya) 也流传于中国的南、北方，并建立两部僧团。

公元 443 年，大乘学派提倡「空(梵 Vabhāva-sūnya)」，中观(梵语 Madhyamikā)，「真如(梵 Tathatā)」，佛性(梵 Buddha-dhātu)，如来藏(梵 Tathāgatagarbha)」与净土信仰的重要经典，大多皆有译出。此外，大乘学派的「菩萨戒」已经流传南、北方，也已建立了菩萨僧团。

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鸠摩罗什的时代，大乘《般若经》(梵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中观(梵语 Madhyamikā)盛行于中国北方，压制了上座说一切有部的发展。

中国的魏、晋时代(C.E. 220~420)，社会盛行老子、庄子的形上学、本体论。大乘《妙法莲华经》、《华严经》、《楞伽经》、《大般涅槃经》提倡「真如，佛性，如来藏」，暗合于老子的思想。大乘《阿弥陀经》的净土信仰，可以满足乱世下人心寻求寄托的需求。大乘学派的「普世救赎」理想，隐含孔子的「仁爱爱民，世界大同」。大乘学派的教说体系众



多，可从多方面促进大乘学派融入中国文化、社会。

反之，印度传统佛教提倡「无我」，不合老子的思想；印度传统佛教提倡「五阴是苦，厌离世间」，不合孔子的「仁爱民，世界大同」。除此以外，大乘学派宣扬传统佛教是「小乘」，严重障碍传统佛教的发展。

5-2-2.《大般涅槃经》的影响

《大般涅槃经》的流传，既是推展大乘「真如，佛性」的学说，也促进大乘「真如，佛性」思想与老子、庄子的「道」发生进一步融合，助成大乘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

此时，由于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融合老子、庄子的思想，又不合孔子的处世思想，日益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5-3.独尊大乘的佛教政策

公元四世纪前，印度只有传统佛教的僧戒，大乘学派无有自派的律戒。公元四世纪末，犍陀罗（Gandhara）地区有无着论师（梵 Asanga，C.E. 310~390），原是上座系化地部（巴利 Mahīṃsāsaka）僧人改信大乘学派，并且写出《瑜伽师地论（梵 Yogācāra-bhūmi）》。

《瑜伽师地论》提出「真如（梵 Tathatā）」的思想，并且提出菩萨的表现与规范，大乘学派遂依据此论发展出《瑜伽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此后，大乘学派有了自派的「菩萨戒」，开始建立传统佛教之外的大乘僧团。

大乘菩萨道传授的「大乘菩萨戒」，不仅把四圣谛、解脱戒贬低是自利的小乘法及小乘戒，也提出「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¹⁰」、「菩萨不同学此戒¹¹」，甚至说：「一切别解脱律仪，于此菩萨律仪，百千分不及一¹²」。「大乘菩萨戒」的内容，不仅将四圣谛、解脱戒与卜巫历算等外道俗典同列，更教诫菩萨学众不得修学、传授，否则以犯戒论¹³。

公元四世纪以后的「大乘菩萨道」，是藉由「大乘菩萨戒」的创制，建立贬抑四圣谛、声闻解脱律，并且完全脱离传统佛教的「大乘僧团」。

公元 502 年，梁武帝（C.E. 502~549）萧衍取得南方的政权，并且采用政教合一的宗教政策。公元 502~519 年，梁武帝敕令御用的「建康教团¹⁴」依据《瑜伽菩萨戒本（梵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为蓝本，另外编撰出大乘《梵网经（梵语：BrahmajālaSūtra）》，这是不同于上座部佛教传诵的《长部（巴利：DighaNikaya）》〈梵网经（巴利：Brahmajālasutta）〉。大乘《梵网经（梵语：BrahmajālaSūtra）》的下卷即是《梵网经菩萨戒经（梵语：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公元 519 年，梁武帝依据《梵网经菩萨戒经（梵语：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受菩萨戒，并号称是「皇帝菩萨¹⁵」，敕令：僧尼不入市托钵，不得食肉。梁武帝居位 48 年，不仅推崇大乘学派，自居是大乘学派的领袖，又压迫印度传统佛教，消除传统佛教、僧团的发展。



公元 502~549 年，大乘学派已经确立是中国佛教的主流，传统佛教是旁流。

5-4.大乘学派的新诠法与影响

南、北朝时代 (C.E. 421~589)，中国佛教延续魏晋时期融摄老、庄思想的发展，逐渐形成「会通空有」的趋势。大乘「佛性」与老子、庄子思想逐渐的融合，大乘「佛性 (梵 Buddha-dhātu)」与《般若经 (梵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中观 (梵 Madhyamikā) 的「空 (无自性 Vabhāva-śūnya)」也逐渐的融合，最终产生了「融贯空有」的「新诠法」。中国佛教完整提出「融贯空有」之「新诠法」的第一人，是号称天台智者的智顗。

智顗¹⁶ (C.E. 538~597) 生于梁武帝时代 (C.E. 502~549)，死于隋文帝时代 (C.E. 581~604)。智顗依据龙树《中论 (梵 Mūla-Madhyamaka-kārikā)》的「空 (无自性 vabhāva-śūnya)、假名、中道」与《法华经》的「佛性」相互融通，自成一家的提出「融贯空有，依有说空，说空实有」的「新诠法¹⁷」。

智顗的「新诠法」，是推崇、认可「佛性 (梵 Buddha-dhātu)」，不是大乘学派原有的「空 (无自性 vabhāva-śūnya)、假名、中道」。智顗针对印度佛教提出四阶段传法的解释，特别把印度传统佛教判定是「小乘」，自称《法华经》是佛陀最后宣说的最圆满佛法。

5-5.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

智顗创说的「新诠法」，促使大乘学派的「空 (梵 Vabhāva-śūnya)」消融入「佛性 (梵 Buddha-dhātu)」，如来藏 (梵 Tathāgatagarbha)」的「有 (梵 bhāva，巴利 bhava)」，在「新诠法」的解说下，中国大乘学派的「空 (梵 Vabhāva-śūnya)」已经消失，「新诠法」的任何教说实际皆是宣传「有 (梵 bhāva，巴利 bhava)」。

智顗的「新诠法」，不仅是「融贯空有」而已，也是推平大乘学派内部的思想争端，更是打通大乘学派朝向老庄思想发展的道路。智顗的「新诠法」，最终是使印度大乘学派思想彻底的老庄化，由内质变成另一种思想的大乘。

公元 594 年，智顗的「新诠法」开启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使大乘学派彻底的融入中国文化。同此，在中国文化、社会格局下，智顗的「新诠法」使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再与中国大乘学派竞争，印度传统佛教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已成定局。

5-6.唐朝神化老子的影响

公元 618 年，李渊建立了唐朝，当时汉民族对李渊家族具有游牧民族血统¹⁸是很有顾虑。唐朝皇帝为了避免汉族的优越感危及唐帝国的稳定，遂推崇汉民族圣人的「老子 (李耳)」为祖先¹⁹，并经历数代的册封，最后推崇「老子 (李耳)」是统治天界的大帝²⁰。

在唐朝皇帝的政治性需要下，老子的地位如同皇帝的不可动摇，任何挑战老子的学说、宗教，即是反抗唐帝国、皇帝的敌人。



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提倡「无我（巴利 Anattā）」，大乘学派的《般若经（梵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中观（梵语 Madhyamikā）提倡「空（梵 Vabhāva-śūnya）」，两者皆是坚定反对「有（梵 Bhāva，巴利 Bhava）」，也是反对老子、唐帝国的宗教学说。

反之，智顗的「新诠法」，不仅是「融空（梵 Vabhāva-śūnya）入有（梵 Bhāva，巴利 Bhava）」的打开佛教朝向老子思想发展的道路，有利尊崇老子的地位，更是引导佛教认同老子、支持唐帝国及皇帝的重要学说。

大乘学派提倡《妙法莲华经（梵 Saddharma-puṇḍārikaSūtra）》的「佛性（梵 Buddha-dhātu）」、《华严经（梵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Sūtra）》的「真如（梵 Tathatā）」、《楞伽经（梵 Lankāvatārasūtra）》、《大般涅槃经（MahāparinivānaSūtra）》的「佛性（梵 Buddha-dhātu）」，皆是契合老子、支持皇帝的宗教思想。

禅宗弘忍的弟子神秀（C.E. 606~706），受到唐朝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尊崇为国师。

老子的地位，唐帝国的稳定发展，两者是紧密的结合一起。任何挑战或反对老子思想的学说与宗教信仰，皆不受唐帝国的认许。

公元 518~618 年，梁武帝决定了大乘学派在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智顗的「新诠法」既统一大乘学说的争论，也决定了大乘

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最后，唐帝王的尊崇、神化老子，使老庄化的大乘学派取得中国佛教的稳固地位。

因为不合中国文化主流，又受到大乘学派的排挤，印度传统佛教彻底退出中国佛教的舞台。此后，传统佛教的经典、僧律、僧团已不再流传于中国社会。

6. 中国佛教的彻底质变

公元 842~846 年，皇帝为了充实国家的经济，遂藉道教与佛教的斗争，推行灭佛政策。大量的寺院遭受破坏，大量的僧尼被逼还俗，佛教的人才产生断层，隋代、唐中期的佛教盛况大减。往后，唐朝凋敝不振，唐灭后又 是政权不稳的长期战乱。

乱世的人心需要，一是逃避现实，二是安稳的寄托，可以符合社会需求的老庄思想、禅宗、净土信仰得到发展的空间。

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与代表是禅宗、净土信仰。公元 1960 年以前，中国的大乘学派仅存外表，人才极度缺乏，佛教的事务主要是慈善、供养及宗教服务，禅修剩下静坐，念佛表现在信仰活动，宣教大多是劝信、劝善及是读念古文。大乘学派接近灭亡！

7. 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与需要

7-1. 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

西方社会的进步基础是教育、制度、经济，西方教育的主轴是写实、科学、人文，这三大项是源自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语：Rinascimento；The Renaissance）。写实、科学、人文的教育为



基础，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乃至医学、艺术、宗教……，这是西方社会可以稳定、积极、富裕、和谐的根本因素，并且引领世界发展长达三百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经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华人依据写实、科学、人文的准则，推行普及的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培养现代化的高级人才，逐步建立更为良好的社会制度，提升科技水平、生产技术的发展经济规模。

自 1950~2018 年，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是普遍进步了，但是华人的传统文化尚未转型，无法契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目前华人社会的文化、信仰、伦理、价值，依旧是传统的孔子、老子、大乘佛教为主干。

老子、大乘佛教是抽象的形上学、本体论，完全不合现代文明三要素的写实、科学、人文，而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不合乎现代社会多重、多变的利害关系。孔子、老子、大乘佛教的文化教育，是使当代华人变成三百年前的华人，必定陷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夹缝，很难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

7-2. 现代华人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时代，世人为了追求更优质、稳定的生活，国际间的竞争、合作、团结是不会停止，而务实、科学、人文的思想与积极的生活态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要基础。

孔子、老子的思想是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佛教是大乘学派的系统，也是老庄化、形上化、本体

论的大乘学派，既不是印度的大乘学派思想，更是脱离释迦佛陀思想的不同学派。在现代世界的需要及前进方向下，不合实际的「老庄化佛教」，如果不改变思想及作法，势必要走向被世界淘汰的结局。

根据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四圣谛，可以确定佛陀的思想主轴，正是写实、科学、人文与积极的生活态度，完全契合现代的世界文化主流，既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又可促进佛教的世界化。

如此可知，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四圣谛，完全符合现代华人社会的需求。在现代化的华人社会里，不仅中国佛教必需改变，正统佛教也必需传入华人社会。

8. 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现况

8-1. 佛教的再认识

公元 1980 年起，台湾佛教学术界已经确定「大乘学派经典不是出自佛陀」，并且华人社会针对该研究主要是出自大乘学派的印顺长老。自此，台湾佛教界的大乘门徒开始探寻真实的佛法，促成信仰、学习上座部佛教的人数是日渐增多。

公元 1990 年起，上座部佛教的律、经、论三藏（巴利语：Tipitaka）翻译成中文，开启华人正确学习上座部佛教的大门。经由接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佛教及僧团，上座部佛教的文化、风俗已经引起华人的注意与了解。

8-2. 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公元 1985~1995 年，马来西亚、台湾



的华人佛教徒，接触的上座部佛教是以泰国佛教为主。譬如：阿姜·查·波提央（英语：AjahnChahSubhaddo）、佛使比丘（巴利语：BuddhadāsaBhikkhu）。公元1990~2010年，许多人前往泰国修行、出家，也有许多泰国比丘前来台湾发展。

由于泰国上座部佛教较重视「苦行、持戒、禅修」，禅修强调实际的经验，不重视配合经藏（巴利语：SuttaPiṭaka）、论藏（巴利语：abhidhammaPiṭaka），造成重视有根据的华人佛徒逐渐改学缅甸佛教。

公元1990~1995年，缅甸葛印卡（Satya Narayan Goenka, 1924~2013）、缅甸帕奥禅师（Pha Auk Sayadaw, 1934~）、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 1904~1982）的系统皆开始在台湾传法。由于缅甸上座部佛教特别强调论藏（巴利语：abhidhammaPiṭaka）高于一切，禅修重视必需配合论藏（巴利语：abhidhammaPiṭaka），喜欢研究佛法的华人，遂以学习缅甸佛教为主。公元1995~2010年，缅甸上座部佛教传往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的佛教圈。

相对于泰国、缅甸的上座部佛教，斯里兰卡距离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是更远，而来的斯里兰卡僧人不多，文化交流胜过传法、禅修，一直不是华人学习的焦点。

8-3. 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现况

1. 团体及人数：

除了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以外，目前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的华人上座部佛教团体还

不多，出自缅甸系的团体与僧人最多，出自泰国系则次多，而源自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团体与人数为最少。

2. 比丘僧团：

华人的缅甸系僧人、泰国系僧人，多数是分散各地，各自安住、修行，很少有长期性的合作。马来西亚、台湾各有一处专学缅甸帕奥禅师系统的僧团，以及斯里兰卡僧律传承的比丘僧团——中道僧团。

3. 比丘尼僧团：

由于泰国、缅甸的比丘僧团，目前未接受恢复上座部比丘尼的作法，所以华人社会无有泰国系、缅甸系的上座部比丘尼。目前华人佛教圈内，奉行缘起、四圣谛的教法为主轴，以南传铜鍱律为依归的正统四圣谛比丘尼僧团，应当只有依止斯里兰卡两部僧团受具足戒的中道比丘尼僧团（DhammatṭhaBhikkhuniSaṅgha）。

2000年起，台湾有一些上座部十戒女，或是大乘学派的女性出家者，兼探研南传上座部佛教，又自行到南传上座部佛教受戒，却依旧以大乘学派为主，甚至自行换穿上座部袈裟，而对外宣称是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但是，这类模式是教法、僧戒之间，两者不一致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是正统的四圣谛僧团的作法。

4. 社会活动：

目前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僧人、团体，大多数是自修为主，只有少数具有对外传教的能力与积极态度。此外，目前华人的上座部佛教团体，主要的活动是研究教法、禅修、供僧、布施、短期出家，少有社会性



的接引活动。

9. 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困难

9-1. 外部的困难

1. 大乘学派的打压、排挤，是最大的发展困难。

2. 华人社会的不了解与误解，是其次的困境。

3. 社会参与程度严重不足。

9-2. 内部的困难

1. 人才不足；2. 不积极；3. 互相排挤；4. 缺乏发展的长期策略。

9-3. 突破困难的发展办法

1. 确立契合时代发展及华人社会需要的佛法。

2. 加强各国上座部比丘尼僧团的团结，增加比丘尼僧团的力量。

3. 建立华人上座部比丘尼僧团。

4. 团结比丘、比丘尼僧团，增加参与社会的能力。

10. 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道路

10-1. 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

世界有两种性别，佛教徒也有男、女二众。拒绝女性参与佛教的僧团，不是佛教僧团拒绝了女性，是僧团失去女性的品德、能力与智慧的功德。

当世界主要宗教皆有男、女两性僧人时，上座部佛教拒绝比丘尼是要受到社会的质疑与拒绝。特别是，华人的大乘学派具有尼僧的传承，华人上座部佛教具有比丘尼传承，必定有利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

10-2. 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的方法

1. 善用上座部佛教之经法与律戒的精神。

2. 遵循「缘起」的性别伦理。

3. 善用〈八敬法〉增进比丘僧团的善意与帮助。

4. 拒绝不合缘起法的平权思想，反对强调女性主义，避免性别主义的复杂。

5. 避免大乘学派的介入，减低上座部比丘僧团的疑虑。

6. 维护精进、持戒的风范。

7. 采取多合作、少竞争的原则。

8. 多与比丘僧团互助、合作。

9. 多团结各方比丘尼，促进彼此的利益与发展。

10. 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与教育活动。

11. 远离自大、自私、自利的失败因素。

10-3. 华人上座部佛教中道僧团的传承

10-3-1. 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传承

中道僧团 (Sambodhi Sangha) 是遵行上座部佛教僧团律戒传承，以华人为主要成员的僧团。自 1995 年起，由随佛长老 (Ven.



VūpasamaThero) 创办、发展于台湾、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的华人社会。

中道僧团的比丘僧律传承，源自缅甸及斯里兰卡，基于佛陀的教法、弟子是一家的事实，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的僧律传承，中道僧团皆尊崇、不拒绝。自 2012 年起，中道僧团的比丘僧是以斯里兰卡传承为主，也认同、支持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

2014 年起，中道僧团得到斯里兰卡的长老、戒师与僧团的支持，双方合作发展华人社会的比丘僧团、比丘尼僧团。

10-3-2. 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尼僧团的传承

中道僧团的比丘尼传承，草创初期是源自 1998 年的缅甸十戒女传承，发展自 2002 年，随后由十戒女依据南传《铜牒律》研学

比丘尼戒，并自行守持比丘尼戒，学团确定于 2014 年。其后，中道僧团的比丘尼僧律传承，真正根源是出自斯里兰卡僧团，由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两部僧团授具足戒的比丘尼僧团。

中道僧团的比丘尼，是依止随佛长老 (Ven. VūpasamaThero) 领导的中道比丘僧团，由道一比丘尼 (Ven.TisaraBhikkhunī) 领导的比丘尼僧团，发展于台湾、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的华人社会。

【备注】 本文的中、英文发表，由道一比丘尼以中文发表，见浚比丘尼协助、承担现场英文口译。

注释：

1. 见《道德经·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



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为妙之门。」

2. 见《道德经·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 见《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4. 见《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
5. 见宋·释宝唱撰《比丘尼传（卷二）》〈广陵僧果尼传十四〉：参《大正藏（50）》p.939.3-12~24

「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师子国尼）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果）答曰：未有。（师子国尼）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果）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果）具咨（求那跋摩）三藏，三藏同其解也！（果）又咨曰：重受得不。（求那跋摩）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着，更受益佳。到十年（433），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见宋·释宝唱撰《比丘尼传（卷二）》〈普贤寺宝贤尼传二十一〉：参《大正藏（50）》p.939.3-16~22

「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从大僧。影福寺惠果净音等，以咨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

见宋·释宝唱撰《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一〉：参《大正藏（50）》p.934.3-22~27

「晋咸康中，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洛阳请外

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晋沙门释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捡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

【说明】：刘宋·元嘉六年（429），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宋京（今南京）。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适闍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于南林寺建立戒坛，因请求重受。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闍波提最初为尼因缘，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虽无僧尼二众，无妨比丘尼的得戒。又以当时师子国八尼年腊未登，不满十人，且令学宋语；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433）复载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于元嘉十一年（434）在南林寺戒坛，重受具足戒。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

6. 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僧伽跋摩八〉：参《大正藏（50）》p.342.2-11~23

「僧伽跋摩……元嘉十年（433），出自流沙至于京邑。……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求那跋摩）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僧伽为师继轨三藏。」

7. 见《道德经·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为妙之门。」
 8. 见《道德经·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9. 见《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10. 见《菩萨戒本》（出《瑜伽论》〈本事分菩萨地〉）：参《大正藏（24）》p.1111.3-12~17
-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如薄伽梵于别解



脱毘奈耶中，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建立遮罪，制诸声闻令不造作，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何以故？以诸声闻自利为胜，不顾利他，于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可名为妙。非诸菩萨利他为胜，不顾自利。」

- 11.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1-3~12

「世尊！为声闻建立者，菩萨不同学此戒。何以故？声闻自度舍他，应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非菩萨自度度他。……如是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声闻遮罪，菩萨不共学住。」

- 12.见《菩萨戒羯摩文》（出《瑜伽论》〈本事分菩萨地〉）：参《大正藏（24）》p.1105.3-17~23

「如是菩萨所受净戒，于余一切所受净戒，最胜无上，无量无边大功德藏之所随逐，第一最上善心意乐之所发起，普能除灭于一切有情一切种恶行，一切别解脱律仪，于此菩萨律仪，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数分、计分、算分、喻分，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摄受一切大功德故。」

- 13.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38.2-11~14

「背正向邪戒第八……菩萨理舍弃二乘，受持大乘真实之法，方名菩萨，而今乃弃大归小失其正行，乖理之极，故须制也。」

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40.3-21~24

「法化违宗戒第十五……菩萨理应以菩萨乘授与众生，令得究竟饶益，反以二乘小法，用以化人，违理违愿，故须结戒。」

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第五：参《大正藏（40）》p.645.2~p.645.3

「背正向邪戒第二十四……本为受行大乘名为菩萨，今若舍此，何大士之有？……此倒学有八

种：一、邪见者。二、二乘者。……」

见《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参《新修大正藏（22）》p.1105.3-6~8

「若佛子！心背大乘常住经律，言非佛说，而受持二乘声闻、外道恶见，一切禁戒邪见经律者，犯轻垢罪。」

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1-27~p.1108.2-1

「若菩萨作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乐涅槃，应背涅槃，不应怖畏烦恼，不应一向厌离。何以故？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作如是说者，是名为犯众多犯。」

见《菩萨戒本》（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持品〉）：参《大正藏（24）》p.1108.3-22~24

「若菩萨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不应受、不应学。菩萨何用声闻法为？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弃舍不学，一向修习声闻经法，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p.1108.3-27~29

见《菩萨地持经》（戒本）卷第五：参《大正藏（30）》p.912.2-5~p.913.1

「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者。……尔时智者，于佛像前敬礼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如是白言：「某甲菩萨！于我某甲前三说受菩萨戒」。……波罗提木叉戒，于此律仪戒，百分不及其一，百千万分乃至极算数譬喻亦不及一，摄受一切诸功德故。」

见《菩萨地持经》（戒本）卷第五：参《大正藏（30）》p.915.2-21~27

「若菩萨如是见、如是说言：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不应受、不应学，菩萨何用声闻法为？是为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何以故？菩萨尚听外道异论，况复佛语。不犯者，专学菩萨藏，未能



周及。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弃舍不学，一向修集声闻经法，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

14. 见颜尚文着《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参《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p.124-7~19

「梁武帝即位初年，即大力进行政治与佛教结合政策。梁武帝领导「建康教团」，经过天监年间（502~519）十八年的努力，进行弘佛、护法、翻译、编纂、批注大量佛教典籍之政教结合工作。梁武帝的「建康教团」，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武帝亲受菩萨戒之时，为此一政教结合政策提出「皇帝菩萨」的核心理念（注3）。……武帝周围「建康教团」成员的因素（注6），更有着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教关系之深远背景等较大的因素。」

15. 见颜尚文着《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师大历史学报》第十七期，p.1~p.58。1978年
16. 见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十七）》〈释智顗传三〉：参《大正藏（50）》p.564.1-18~p.568.1-14
17. 见《摩诃止观》卷五（上）：参《大正藏（46）》p.55.2-13~19

「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缘所生法，是为假名，假观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说即是空，空观也；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观。一空一切空，无假、中而不空，总空观也；一假一切假，无空、中而不假，总假观也；一中一切中，无空、假而不中，总中观也。即中论所说，不可思议一心三观。」

【作者】：公元594年，智顗宣讲《摩诃止观（巴利 MahāSamatthaVipassanābhāvanā）》，根据《般若经（梵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的「空（梵 Vabhāva-sūnya）」为根本，龙树《中论（梵 MūlaMadhyamakakārikā）》的「空（无自性）、假名、中道」为次第，《法华经》的「佛性」为究竟，提出「一心三观——空观、假观、中观」的大乘止观法门，又分为「次

第三观」及「圆顿三观」。公元593年，智顗宣讲《法华玄义》批注《法华经》。

18. 唐高祖李渊出生于山西，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权贵之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历史学者张铭治教授的研究，原山东太行山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王、卢、崔、李、郑，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

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隋文帝王后的姐妹，是鲜卑人，并非汉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即纥豆陵氏），也是鲜卑族，还有所娶的妻子长孙氏，都出于北方少数民族。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葬内有六匹战马的石雕，世称「昭陵六骏」，具有突厥人「与马共葬」的墓室风俗习惯。史学界对于李渊家族的血统，有以下几种说法：赐姓大野部，河南破落北魏鲜卑贵族李姓，老子李耳的后代等。

19. 《史记·老子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中国古籍对老子的记载不甚清楚，传说老子后西出函关，被函关令尹喜稽留，因而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倒骑青牛出关西去，不知所终。函关以西自古被视为汉民族以外民族的地域，一向被视为「胡人」的所在。李渊之母独孤氏非汉族，妻窦氏（即纥豆陵氏）是鲜卑族，李世民妻长孙氏，为北地少数民族，家族有非汉族血统，难免被汉民族视为「胡」。由于道家圣人老子李耳，传说西出函关去于「胡」地，又是姓李，自然被李渊家族追崇为祖，以释汉族的疑虑及排斥。

20. 见《旧唐书·高宗纪下》；《礼仪志四》

公元618年，唐朝奉李耳为始祖：玄元皇帝；公元666年，追奉封号：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43年，加奉尊号：大圣祖，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49年，加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公元754年，再上尊号称：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Dilemma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ravada Bhikkhunī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Taiwan, Malaysia)

Published in the Symposium of the Maha Bodhi Society of Bodhgaya, India, January 30, 2019.

Written by Bhikkhu Vūpasama Thero and Bhikkhunī Tissarā translated by others

1. Introduction

Chinese culture values collective interests over individual gain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ravada Buddhism that advocates pessimism and individual relief to become a mainstream belief in China. However,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emphasizes universal salvation has gained popularity and been carried forward in China for nearly 2000 years.

Although Mahayana Buddhism keeps defaming Theravada Buddhism as Hinayana Buddhism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causing a tremendous misunderstanding to Theravada Buddhism, Buddh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oday have learned from modern studies that Mahayana Buddhism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Buddha Sakyamuni since the last century. More and more Buddhists have turned to Theravada Buddhism.

However,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ravada Buddhism is stagnating as China makes significant changes. Some Mahayana Buddhists who turned to Theravada Buddhism before have now resorted to Mahayana Buddhism again. Therefore, Theravada Buddhism will not only deal with challenges from Mahayana Buddhism, but also handl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universal salvation and pessimism and individual relief so as to offer what the Chinese society needs today.

Theravada Saṅgha in China need not only suppor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in Sri Lanka, Burma and Thailand but the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where Mahayana Buddhism plays the dominant role.





Therefore, proper handling of challenges from Mahayana Buddhism and teaching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become an essential approach for Theravada Bhikkhuni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China.

From study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to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lemma and major problems that Theravada Buddhism faces with, and then justifies how Theravada Buddhism can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Chinese communities by discussing its current conditions.

■ 2.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2-1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China's Mainstream Culture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were found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03 B.C.). Confucianism, as a school with the most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culture, education, family and politics, was founded by Confucius (551~479 B.C.),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China. Confucianism centers on benevolence and courtesy: the former is the care for life, and the later the ethics of social rank. Self-cultivation and family management are the basis of Confucius education ideas while country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are his educational ideals. In other words, the goal of Confucius is to achieve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and to serve the country, i.e. practical idealism.

Daoism was founded by Laozi (580~480 B.C.), another important philosopher in China. In his work *Dao De Ching*, Laozi maintains the ontology¹ that Daoism is natural² and universal and the life philosophy that Daoism follows the nature and the best thing is to do nothing³. Daoism is the most popular metaphysics in China with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culture, education and politics.

2-2 Kingship and Mainstream Cultures

After about 550 years of national division and wars in China from 770 to 221 B.C., Emperor Qin Shihuang united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centralized government in China, i.e. the Qin Dynasty (221~207 B.C.) and became the first emperor in China.

Excessive oppression over the people led to the quick demise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n Dynasty (202 B.C.~C.E. 220). People desired for a stable life after centuries of turmoil in China. Therefore, the first two emperors in the Han Dynasty (180~141 B.C.) adopted Laozi's teachings





that abide in non-action and tried not to burden the people, in the hope that people can rehabilitate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can be restored.

To further advance the country,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141~87 B.C.) began to take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strategy⁴ in national governance by promoting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us and their ideas. The lofty status of Confucius was firm and unshakable.

The Han Dynasty as a centralized government enjoys the first longest reign in Chinese history. The worship and promotion of Laozi and Confucius by the Han emperors,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ism-oriented policy which has become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or later dynasties, make Daoism and Confucianism the mainstream cultures in China.

■ 3. Evolution of Buddhism Vinaya

3-1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Vinaya and Saṅghas

In C.E. 250, Dharmakāla⁵ (曇柯迦羅) translated the Mahāsaṅghika-vinaya (摩訶僧祇律) from the Mahāsaṅghika, and according to the Mahāsaṅghika-vinaya to teach the precepts and establish the Sangha, then the Mahāsaṅghika-vinaya prevailed gradually in the north of China. In C.E. 416,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t was retranslated by Faxian and Buddhahadra⁶ (佛陀跋陀羅).

In C.E. 408, Buddhayaś⁷ (佛陀耶舍) translated the Dharmaguptaka-vinaya (四分律) succeeded by the Dharmagupta Sect.

In C.E. 404~414, Kumārajīva (鳩摩羅什) and Vimalākṣa⁸ (卑摩羅叉) translated out in succession the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十誦律), which was spreaded by the Mathura Sangha (the old version of the Sarvāstivādin). Vimalākṣa widely spreaded the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to the south of China.

In C.E. 424, Mahīśāsaka-vinaya (五分律)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Buddhajiva (佛陀什) and Zhu Daosheng⁹.

Traditional Indian Vinaya succeeded by the four Buddhism Sects we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C.E. 250 to 424. But there were no qualified Bhikkhunīs approved by both Saṅghas in China.

In C.E. 433, eleven Bhikkhunīs including Tissarā¹⁰ (鐵薩羅) of Theravada Saṅgha from Simhala (Sri Lanka today) came to Jiankang (Nanjing today). In 434, Saṃghavarman¹¹ (僧伽跋摩) and Tissarātogether with ten qualified Bhikkhunīs passed on the Bhikkhunī ordination to over 300 nuns. Since then, there were both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s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in China.

3-2 Dissemination of Mahayana Vinaya and Saṅghas

Before the 4th century, there were only traditional Buddhism Vinaya in India. At the end of the 4th century, Asanga (C.E. 310~390 無著) from Gandhara turned to Mahayana Buddhism from Mahīmsāsaka and wrote Yogācāra-bhūmi (瑜伽師地論).

The idea of Tathatā and the reflections and norms of Bodhisattva were proposed in Yogācāra-bhūmi, based on which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 was developed by Mahayana Buddhism. Then the Bodhisattvae precepts of Mahayana Buddhism was developed, with independent Saṅghas established.

Before Kumārajīva, Chinese Buddhism had only the traditional Buddhism precepts, that is, the Mahāsaṅghika-vinaya. In C.E. 399~403, Kumārajīva translated the YogāBodhisattva Śīla. Due to his secu-



larization, he wasn't convenient for holding the ordination ceremony.

In C.E. 416~421, Dharmakṣema¹² (曇無讖) retranslated the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 and conferred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in northern China. At that time, a famous monk Daolang came to ask for the Bodhisattva's precepts. After C.E. 421,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recepts spread gradually to northern China.

In C.E. 431, Guṇavarman (求那跋摩) translated the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 in southern China and also to initiate to preach the Mahayana precepts, and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recepts spread gradually to southern China.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of Indian Mahayana Buddhism were translated between C.E. 421 and 431. Mahayana Saṅghas were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Bodhisattva Precepts and developed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 4. Progresses driven by Buddhism Sūtras translation

4-1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Sūtras

In C.E. 385~443, the four Āgamas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were gradually translated. In C.E. 385, Dharma-nandi (曇摩難提) translated the Ekottarika Āgama of the Mahāsāṃghika; In C.E. 398, Saṃghadeva (僧伽提婆) from Kapisa translated Madhyama Āgama of the Sarvāstivādin sect; In C.E. 413, Buddhayaśas and Saṃgharakṣa (竺佛念) translated the Dīrgha Āgama of the Dharmaguptaka sect; In C.E. 435~443, Guṇabhadra (求那跋陀羅) translated the Saṃyukta Āgama of the Sarvāstivādin sect.

In 443, both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s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were established, with four Āgamas translated, indicating the comprehensiv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in China.

4-2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hayana Buddhism Sūtras

In C.E. 443, Svabhāva-śūnya (空), Tathatā (真如), Buddha-dhātu (佛性), Tathāgatagarbha (如來藏) and the belief of pure land advocated by Mahayana Buddhism had been mostly translated. In C.E. 443, Saṃghapāla¹³ (僧伽婆羅), alternate name Saṃghavarman, translated Sukhāvatī-vyūha Sūtra; Kumārajīva translated Sukhāvatī-vyūha Sūtra in C.E. 402,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in C.E. 404,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and Vimalakīrti-nirdeśa Sūtra in C.E. 406, In C.E. 418, Guṇabhadra translated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and In C.E. 412 Dharmakṣema (C.E. 385~433 or 439) translated Lankāvatāra-sūtra,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in C.E. 421; in C.E. 424~442, Kālaṃyaśas translated Amitāyur-dhyāna Sūtra; in C.E. 421, Guṇabhadra translated Lankāvatāra-sūtra. In the period of C.E. 409~411, Kumārajīva completed the translation of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Dvādaśanikāya-śāstra and Sata-śāstra.

In C.E. 443, Indian Mahayana Saṅgha were established in China. Major Mahayana Buddhism Sūtras and teachings were translated, indicating the comprehensive dissemination of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 5. Turning Poi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Buddh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5-1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strategie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are the mainstream in Chinese culture. To stabilize and rehabilitate the society after 570 years of turbulence, Daoism was adopted as the prin-



ciple for state administration. Since Emperor Hanwu, imperial power consolidation and rule of law became fundamental national policies. Worship of Confucius and appointment of disciples of Confucius as officials became the basi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were followed by later dynasties wh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kinship ethics, Confucianism values realistic life and advocates benevolence,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commonwealth. Theravada Buddhism focuses on pessimism and individual relief, ignoring realistic life and universal salvation. Therefore,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ravada Buddhism.

According to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of Mahayana Buddhism, Svabhāva-śūnya means nothing to obtain. Tathatā proposed in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and Buddha-dhātu in Saddharma-puṇḍārīka Sūtra and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are equally unrealistic and rejected by Confucianism. But Mahayana idea of universal salvation agrees with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benevolence,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commonwealth.

Laozi advocates the ontology that Daoism is natural and universal and the life philosophy that Daoism follows the nature and the best thing is to do nothing.

Anattā and Svabhāva-śūnya proposed by Theravada Buddhism and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of Mahayana Buddhism both oppose to the ontology of Laozi.

Tathatā proposed in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and Buddha-dhātu in Saddharma-puṇḍārīka Sūtra and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are the integration of eternity, peace, happiness, solitude, quietness and anitya, which perfectly match with Laozi's ontology.

5-2 Traditional Chinese Buddh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in the mid-5th Century

5-2-1 Traditional Buddh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By C.E. 443, both four Āgamas and the Vinayas of four Buddhism Sects had been translated. In 420, Mahāsaṅghika-vinaya and Daśa-bhāṇavāra-vinaya were disseminated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with both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 established.

In C.E. 443, Svabhāva-śūnya, Madhyamikā, Tathatā, Buddha-dhātu, Tathāgatagarbha and belief of pure land advocated by Mahayana Buddhists were translated.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of Mahayana Buddhism were disseminated across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with Bodhisattva Saṅghas established.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Madhyamikā of Mahayana Buddhism prevailing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4th Century and early 5th Century opp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Sabbatthavada of Theravada Buddhism.

Metaphysics and ontology proposed by Laozi and Zhuangzi gained popularity in China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C.E. 220~420). Tathatā, Buddha-dhātu and Tathāgatagarbha advocated by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Saddharma-puṇḍārīka Sūtra,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and Lankāvatāra-sūtra of Mahayana Buddhism are similar to the ideas of Daoism. The belief of pure land mentioned in Amitabha Sūtra of Mahayana Buddhism is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people in the turbulent society. Mahayana idea of universal salvation agrees with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benevolence,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commonwealth. The Mahayana schools are diverse, therefore the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 contrast, the concept anatta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is against the ideas of Laozi and the pessimism and isolation from the secular life of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are against the Confu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care for the people and commonwealth. Moreover, Mahayana Buddhism defames traditional Buddhism as Hinayana,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5-2-2 Impact of MahāparinivanaSūtra

Laozi and Zhuangzi's metaphysics were popular in Wei, Jin Dynasty (C.E. 220~420) in China. In C.E.420, Dharmakṣema translated Mahāparinivana Sūtra in the Northern China, and this Sūtra proposed that all living beings have the Buddha-dhātu, to promote the Mahayana school assimilate into Laozhuangisme (老莊哲學) .

Zhu Daosheng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idely spread of The Nirvana Sūtra. Zhu Daosheng¹⁴ (C.E. 355~434) drew near to Kumarajiva to learn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Madhyamikā and Svabhāva-sūnya at first. After Kumarajiva passed away in C.E. 413, Zhu Daosheng moved to the south for further learning. In C.E. 418~420, Zhu Daosheng spreaded the Nirvana Sūtra in the south China¹⁵ .

The dissemination of Mahāparinivana Sūtra promotes not only Tathatā and Buddha-dhātu of Mahayana Buddhism but also the further integration with Daoism so as to help Mahayana Buddhism become a part of mainstream culture in China.

At this time,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was gradually forced out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for failing to integrate the ideas of Laozi and Zhuangzi or meet the Confucian beliefs.

5-3 Exclusive Worship of Mahayana Buddhism

Mahayana Bodhisattva precepts defamed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relief as selfish Hinayana and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ravada Buddhism, forbidding Bodhisattva followers to study¹⁶ or teach Theravada Buddhist precepts¹⁷ .

In C.E. 502, Emperor Wu of Liang (C.E. 502~549) Xiao Yan seized the regime of southern China and adopted the theocratic policy. From 502 to 519, the Emperor asked Jiangkang Saṅgha¹⁸ to compile Brahmajāla Sūtra (梵網經) based on Yogā Bodhisattva Śīla,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Brahmajala Sūtra of Dīgha Nikaya of Theravada Buddhism. The second volume of Brahmajāla Sūtra of Mahayana Buddhism is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In C.E. 519, Emperor Wu of Liang received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in accordance with 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 and claimed himself as Emperor Bodhisattva¹⁹ , ordering that the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were not allowed to practice mendicancy or eat meat. During the 48 years of reign, Emperor Wu of Liang not only worshipped Mahayana Buddhism but claimed himself to be the leader of Mahayana Buddhism, oppressing both the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as well as Saṅghas.

From C.E. 502 to 549, Mahayana Buddhism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Chinese Buddhism, dwarfing the traditional Buddhism.

5-4 Re-interpretation and Impact of Mahayana Buddhism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Madhyamikā of Mahayana Buddhism were vigorously promoted by Kumarajiva in the early 5th century, which in disagreement with Tathatā and Buddha-dhātu of Mahayana, and also oppr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Sabbatthavada of Sarvastivadin sect (說一切有部) .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E. 421~589), Chinese Buddhism, including Buddha-dhātu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Svabhāva-śūnya of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Madhyamikā (中觀) continued to integrate with Daoism, generating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combination of Svabhāva-śūnya and bhāva. Zhi Yi, the Tien-Tai founder, was the first to propose the whole idea of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Zhi Yi²⁰ (C.E. 538~597) was born in the times of Emperor Wu of Liang (C.E. 502~549) and died in the times of Emperor Wen of Sui (C.E. 581~604). He proposed the new interpretation²¹ of “combination of śūnya and bhāva, explaining the śūnya with bhāva, affirming bhāva by talking śūnya” based on śūnya, pseudonym and middle path of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by Nagarjuna and the Buddha-dhātu of Saddharmapundarika Sūtra.

Zhi Yi's new interpretation worships and acknowledges the Buddha-dhātu instead of Svabhāva-śūnya, pseudonym and middle path of Mahayana Buddhism. Zhiyi wrote Mahā Samattha Vipassanā bhāvanā (摩訶止觀) and Fahua Xuanyi (法華玄義), put forwa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mitting the Dharma by four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Indian Buddhism, especially judged the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as Hinayana, called himsel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was the Buddha's last perfect Dharma. Yang Guang, the emperor of the Sui Dynasty, honored Zhi Yi to be "wise man", who was known as the Master of the Wise. The wise man developed the first Laozhuang school of thought, the Tien-Tai Zong (天臺宗).

The new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integrates śūnya and bhāva but also settles the disputes among Mahayana schools, applying Daoism into Mahayana Buddhism. Zhi Yi aims to help Daoism completely assimilate into Mahayana Buddhism.

5-5 Integration of Daoism in Indian Mahayana Buddhism

From the Sui Dynasty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E. 581~650), Zhi Yi, Ji Zang, Hong Ren, and Fharong were all well known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Madhyamikā, Svabhāva-śūnya,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Mahāparinivana Sūtra, the Buddha-dhātu and Tathāgatagarbha of Lankāvatāra-sūtra.

Zhi Yi's new interpretation integrates Svabhāva-śūnya of Mahayana Buddhism into Buddha-dhātu.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the Svabhāva-śūnya in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has vanished. All contents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s are actually the promotion of bhāva.

In C.E. 594, Zhi Yi's new interpretation applied Daoism ideas into Indian Mahayana Buddhism, fully integrating Mahayana Buddh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Meanwhile, under the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Zhi Yi's new interpretation deprived the Indian traditional Buddhism of competitiveness against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Therefore, Indian traditional Buddhism was bound to withdraw from Chinese history.

5-6 Impact of Deification of Laozi in the Tang Dynasty

In C.E. 618, Li Yuan with the nomadic ancestry²² established the Tang Dynasty, which arose concerns from the Han people. To prevent the superiority of Han people from threatening the regime, emperors in the Tang Dynasty worshipped the saint of the Han, Laozi (Li Er), as their ancestor²³ and eventually regarded Laozi as the emperor who rules the heaven²⁴ after generations of conferment.

The political needs of emperors in the Tang Dynasty make the status of Laozi unshakeable. Any doctrines or religions that challenge Daoism would be deemed as the enemy of the empire and emperors of Tang.



The four Āgamas advocate anattā whil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Madhyamikā of Mahayana Buddhism favor Svabhāva-śūnya, both are against bhāva and the religious ideas of Laozi and the Tang Empire.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Zhi Yi integrates not only śūnya and bhāva but Buddhism and Daoism,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of Laozi and winning Buddhists acknowledgment and support for Laozi, Tang Emperor and emperors.

Buddha-dhātu of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Tathatā of 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and Buddha-dhātu of Lankāvatāra-sūtra and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are all religious ideas that conform to the ideas of Laozi and the emperors.

Shen Xiu (C.E. 606~706), the disciple of Hong Ren, was honored as the imperial monk by Empress Wuzetian, Emperor Zhongzong, Emperor Ruizong and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status of Laozi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Tang Empire is closely connected. Any challenge or opposition against Daoism and its religious beliefs would not be acknowledged by the empire.

From C.E. 518 to 618, Emperor Wu of Liang established the dominant role of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ese Buddhism while Zhi Yi's new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settled disputes among Mahayana schools but also integrated Mahayana Buddhism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hina. Worship and deification of Laozi by emperors in the Tang Dynasty further consolidates the position of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ese Buddhism.

Deviated from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hina and marginalized by Mahayana Buddhism,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was completely driven out of China together with its Sūtras, Vinaya and Saṅghas.

■ 6. Radical Change of Chinese Buddhism

To boost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emperor made use of the fights between Daoism and Buddhism to crack down on the Buddhism from C.E. 842 to 846. A great number of temples were destructed. Therefore, the monks and nuns were forced to resume the secular life, resulting in Buddhist talents diminishment. Later, the decline and demise of the Tang Dynasty resulted in long-term wars and precarious grip of the regime.

People wanted to escape from realities and to find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Daoism, Zen and belief of pure land found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their roles. Since the 9th Century, mainstream Buddhism in China consists of Zen and belief of pure land. Before 1960, the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was faced with severe talent shortage. Their Buddhism activities were mostly charitable donations, religious services, meditation. Activities of worshipping the Buddha were mainly persuasion for the merits and reading the classical Sūtras. In this case, Mahayana Buddhism was about to perish.

■ 7. Conditions and Needs of Modern Chinese Communities

7-1 Conditions of Modern Chinese Communities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economy are three pillars for progres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Western education focuses on realism, science and humanities, which are inspired by the Renaissance between the 14th to the 17th centuries and breed social institutions, productive technologies, medicine, art and religion, all being the fundamental contributors to stability, prosperity, harmony and 300-year worldwid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western society.

The Chinese began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fter WWII to build a modern society and countr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realism, science and humanities, the Chinese promote national and higher education to train modern talents,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expand the economic sca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have witnessed extensive advances from 1950 to 2018 but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 including cultures, beliefs, ethics and values, continue to follow the ideas of Confucius, Laozi and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fail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The abstract metaphysics and ontology advocated by Laozi and Mahayana Buddhism do not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s (realism, science and humaniti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hile the Confucian philosophies do not work in the volatile relations of modern society. Cultural education of Confucius, Laozi and Mahayana Buddhism would draw modern Chinese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 300 years ago, i.e. the dilemma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society, which will make them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modern life.

7-2 Need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ies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people today pursue a better and more stable lif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would continue. Realistic, scientific and humanistic ideas as well as positive life attitudes are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re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history of over 2000 years, which are not likely to undergo fundamental changes. Featuring Daoism, metaphysics and ontology and differing from the ideas of Buddha Sakyamuni and Indian Buddhism, Mahayana Buddhism prevails in China. In face of the needs and progress of the modern world, unpractical Daoism and Buddhism would be weeded out if no change is made to its ideas and practices.

The *Twelve Nidanas*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promoted by Buddha Sakyamuni value realism, science, humanities and positive life attitudes, which comply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world,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globalization of Buddhism. Consequently, the original teachings of Buddha tota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Not only the Chinese Buddhism should be reformed but the orthodox Buddhism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 8.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8-1 Re-interpreting Buddhism

Since 1980, the Buddhist academia in Taiwan have identified that Mahayana Buddhism is not the teaching of Buddha Sakyamuni. And the studies are mostly conducted by Yinshun of Mahayana Buddhism. Since then, Mahayana Buddhists in Taiwan begin to look for the true Buddhism. More Buddhists begin to study Theravada Buddhism.

Since 1990, Tipitaka of Theravada Buddhism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providing the right access to Theravada Buddhism for the Chinese Buddhists, who began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ravada Buddhism from Sri Lanka, Thailand and Burma.

8-2 Progress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Chinese Communities

From 1985 to 1995, Chinese Buddhists in Malaysia and Taiwan learned about Theravada Buddhism from Thai Buddhists, such as Ajahn Chah Subhaddo (阿姜·查·波提央) and Bhikkhu Buddhādāsa



(佛使比丘)。From 1990 to 2010, many went to Thailand for meditation and renunciation and several Thai Bhikkhus moved to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ailand values ascetic practices, precepts and meditation. The meditation focuses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does not cherish Sūtra Piṭaka or Abhidhamma Piṭaka, which drove Chinese Buddhists who value traditions to turn to Burmese Buddhism.

From 1990 to 1995, Satya Narayan Goenka (1924~2013), Pha Auk Sayadaw (1934~) and Mahasi Sayadaw (1904~1982) from Burma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disseminate the Dharma in Taiwan. Theravada Buddhism in Burma contends that Abhidhamma Piṭaka trump everything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meditation. Chinese Buddhis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Dharma thus turned to Burmese Buddhism. From 1995 to 2010, the Burmese Theravada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Malaysia,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ri Lanka is farther from Malaysia,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an Thailand and Burma geographically. Few Buddhists from Sri Lanka visited Taiwan. Chines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ulture of Sri Lanka than its Buddhism.

8-3 Conditions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1. Groups and sizes

There is a small number of Theravada Buddhism group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mainland China (except Xishuangbanna, Yunnan, China) and Taiwan. The group number and size of Theravada Buddhists in Burma rank first, followed by Thailand. Sri Lanka ranks the last.

2. Bhikkhu Saṅghas

Chinese following the Burmese and Thai Theravada Buddhism scatter sparsely with little long-term cooperation. In Malaysia and Taiwan, there is a Saṅgha learning from Venerable Sayadaw Pha-Auk. Sambodhi Bhikkhu Saṅgha inherits the Vinaya lineage from Sri Lanka.

3. Bhikkhunī Saṅgha

The Bhikkhu Saṅghas in Thailand and Burma have not approved the restoration of Bhikkhunī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So there is no Bhikkhunī Saṅgha succeeded from Thai and Burmes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Sambodhi Bhikkhunī Saṅgha is the only on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who inherits the Vinaya lineage from Sri Lanka.

There have emerged nuns of Mahayana Buddhism who observe the Theravada Bhikkhunī precepts as well in Taiwan since 2000. They wear the kasaya of Theravada Buddhism and claim themselves as Theravada Bhikkhunīs.

4. Activities

Most of the Theravada Buddhists and group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t meditations. Few of them have the capability of dissemination and positive attitude. Moreover, most of the Theravada Buddhists groups conduct activities of teachings study, meditation, alms giving and short-term renunciation. Few of them disseminate the Dharma.



■ 9. Challenges to Promote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9-1 External Challenges

1. Oppression from Mahayana Buddhism
2.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3. Insufficient social engagement

9-2 Internal Challenges

1. Lack of Buddhist talents
2. Lack of passion
3. Mutual oppression
4. Lack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9-3 Countermeasures

1. Develop Dharma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2. Enhance cooperation among Theravada Bhikkhu Saṅghas worldwide and empower the Bhikkhu Saṅghas.
3. Establish Bhikkhunī 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4. Unite the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s and increase their social engagement.

■ 10. Restor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10-1 Significance

There are both male and female Buddhists. The Saṅghas would lose the virtues, competence and wisdom of females if the Saṅghas rej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s.

Theravada Buddhism would arouse doubt and denial from the society if it declines to acknowledge Bhikkhunī. There are nuns in Mahayan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would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Chinese society.

10-2 Approaches

1. Make good use of the Dharma and Vinaya of Theravada Buddhism.
2. Follow the gender ethics of pratitya-samutpada.
3. Make good use of the Eight Garudhammas to enhance the kindness and help of Bhikkhu Saṅgha.
4. Avoid overstating feminism and undermining masculinism.
5. Avoid the intervention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clear the doubts of Bhikkhu Saṅghas of Theravada Buddhism.
6. Maintain enhancement and commandment.
7.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reduce competition.
8. Work with Bhikkhu Saṅghas.
9. Work with Bhikkhunī Saṅghas for shared interests and growth.
10.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donation and education events.
11. Stay away from arrogance and selfishness.



10-3 Inheritance of Sambodhi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10-3-1 Inheritance of Bhikkhu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Sambodhi Saṅgha follow the TheravadaVinaya, and mainly consist with Chinese. Founded by Ven. Vūpasama Thero in 1995, the Saṅgha have developed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America.

The Vinaya lineage of Sambodhi Bhikkhu Saṅgha originated from Burma and Sri Lank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Sakyamuni and the Buddhis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all in the same family. Sambodhi Saṅgha respect all the Vinaya lineages from Sri Lanka, Thailand andBurma. Since 2012, Sambodhi Saṅgha have mostly followed the Vinaya lineage from Sri Lanka while acknowledging and supporting the restoration of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Theravada Buddhism.

Since 2014, Sambodhi Saṅgha have gained supports from Theros and Saṅghas in Sri Lanka. Both work together to facilitate the growth of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10-3-2 Inheritance of BhikkhunīSaṅgha of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Bhikkhunī inheritance of Sambodhi Saṅgha started with the nuns who followed the ten precepts in Burma in 1998 and was formalized in 2014. The Sambodhi Bhikkhunī Saṅgha succeed the Vinaya lineage of Sri Lanka and have been approved by both Bhikkhu and Bhikkhunī Saṅghas of Theravada Buddhism.

Bhikkhunīs of Sambodhi Saṅgha a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Ven. Vūpasama Thero and Ven. Bhikkhunī Tissarā, which develop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America.

P.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by Ven. Bhikkhunī Tissarā, who was assisted by Ven. Bhikkhunī Dhammacārī to undertake the on-sit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Notes

1. Please refer to *Dao De Ching*: Chapter 1: The T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T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name. (Conceived of as) having no name, it is the Origin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conceived of as) having a name, it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Always without desire we must be found, if its deep mystery we would sound; but if desire always within us be, its outer fringe is all that we shall see. Under these two aspects, it is really the same; but as development takes place, it receives the different names. Together we call them the Mystery. Where the Mystery is the deepest is the gate of all that is subtle and wonderful.
2. Please refer to *Dao De Ching*: Chapter 25: Man takes his law from the Earth; the Earth takes its law from Heaven; Heaven takes its law from the Tao. The law of the Tao is its being what it is.
3. Please refer to *Dao De Ching*: Chapter 37: The Tao in its regular course does nothing (for the sake of doing it), so there is nothing which it does not do.
4. Please refer to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Biography of Dong Zhongshu: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of Dong Zhongshu, Emperor Wu worshipped Confucianism.
5.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I) titled V. Dharmakala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24.3-15~p.325.1-12.
6. Please refer to *Bibliographies of Buddhist Canons Authorised by Empress Wu Tse-t'ien* (Volume X) by Ming Quanetong of T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432.3-3~16
7.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II) titled V. Buddhayasas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33.3-15~p.334.2-25
8.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II) titled IV. Vimalaksa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33.2-20~p.333.3-14
9. Please refer to *Bibliographies of Buddhist Canons Authorised by Empress Wu Tse-t'ien* (Volume X) by Ming Quanetong of T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5) p.432.3-17~18
10.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Bhikkhunis* (Volume II) (Biography of Huiguo from Jingfu Temple, Volume XIV): see Taisho-pitaka (50) p.939.3-12~24
11.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III) titled V. Samghavarman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42.2-11~23
12.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Bhikkhunis* (Volume II) (Biography of Huiguo from Jingfu Temple, Volume XIV): see Taisho-pitaka (50) p.939.3-12~24
Biographies of Bhikkhunis (Volume II) (Biography of Baoxian from Puxian Temple, Volume XXI): see Taisho-pitaka (50) p.939.3-16~22
13.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I) titled VIII. Dharmakala descend to Samgha-varman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25.1-6~12.
14. Please refer t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ume VII) titled I. Zhu Daosheng by Hui Jiao of Liang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50), p.366.2-19~p.367.1-28
15. Please refer to *Mahāparinivāna Sūtra* (Volume IV) translated by Fa xian and Buddhahadra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see Taisho-pitaka (12), p.881.2-24~26
16. Please refer to *Yogācāra-bhūmi Bodhisattva Sila*: see Taisho-pitaka (24) p.1111.3-12~17, p.1108.1-3~12, p.1105.3-17~23
17. Please refer to *Brahmajāla Sūtra Bodhisattva Sila*, Volume V: see Taisho-pitaka (40) p. 638.2-11~14, p.640.3-21~24, p.645.2 ~ p.645.3, p.1108.1-27 ~ p.1108.2-1, p.1108.3-22~24
18. Please refer to *Buddhist Ideas and Cultures* by Yan Shangwen: Article Collection on the 86th Birthday of Yinshun, p.124-7~19
 Emperor Liangwu promoted the theocracy policies upon his inauguration. He led the JiankangSaṅgha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to translate, compile and interpret Buddhist canons for over 18 years, applying the achievements into state administration. On April 8 (lunar calendar) of the 18th year of Tianjian, the JiankangSaṅgha led by Emperor Liangwu received ordination, with the core idea of Emperor Bodhisattva being proposed (Note 3). JiankangSaṅgha was under strong impact of the long-term theocracy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19. Please refer to *Philosophy and Policy Basis of Bodhisattva Emperor Liangwu* by Yan Shangwen, Journal of History



of Normal University, Volume 17, p.1~p.58. 1978

20. Please refer to *Continuation Eminent Monk Biography* (Volume 17) Biography of Zhi Yi (III): see Taisho-pitaka (50) p.564.1-18~p.568.1-14

21. Please refer to *MahāSamatthaVipassanābhāvanā*, Volume V (Part I): see Taisho-pitaka (46) p. 55.2-13 ~19

22. Emperor Gaozu Li Yuan was born in a noble family with mixed ancestry of the Han and the Hu in Shanxi.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Prof. Zhang Mingqia of Shaanxi History Museum, there were five noble families in eastern Taihang Mountain, namely the Wang, the Lu, the Cui, the Li and the Zheng. The Li is a prominent family of Xianbei nationality. History materials suggest that the mother of Li Yuan is the sister of the queen of Emperor Suiyang. They were of Xianbei nationality instead of Han nationality. The mother of Li Shimin, Emperor Taizong, was of Xianbei nationality as well. His wife Zhangsun also came from the nomadic group in northern China. Inside 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Taizong were six stone horses, which fell in the customs of the Turkic people. Major opinions about the ancestry of Li Yuan include family name granted by the emperor, the declined noble family of Li of the Xianbei nationality in Henan and the descendants of Li Er.

23. Please refer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y of Laozi: Laozi came from Qurenli Village, Lixiang Town, Chuku County. The family name Laozi is Li and the given name is Er and courtesy name Dan. Records about Laozi are unclear. It is said that Laozi stayed at Hangan upon the invitation of local governor Yin Xi and wrote Dao De Ching. Then he left and no one was clear about his destination. The west of Hangan was taken as the settlement of the Hu. Neither the mother of Li Yuan nor his wife was the Han people. The wife of Li Shimin was also from the nomadic group. Laozi as the saint of Daoism visited the west of Hangan and had the family name of Li. Li Yuan therefore took Laozi as the ancestor so as to relieve the doubts of the Han People.

24. Please refer to *Tang Annals*: Biography of Emperor Gaozong, Volume II; Etiquette IV

In 618,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worshipped Li Er as the first ancestor; in 666, the title of Emperor Xuanyuan was conferred upon Li Er; in 743, the title Great Ancestor was further conferred; in 749, Li Er was conferred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Ancestor Emperor Xuan Yuan; in 754, the title was changed into Great Ancestor-Jinque Xuanyaun Emperor.





泰国王室公主 Soamsawali 的妹妹 Mom Luang Sarali Kitiyakara 代表泰国王室致送随佛长老佛教贡献奖。

随佛长老获泰国皇室颁予 佛教杰出贡献奖

書記組

随佛长老带领中道僧团僧众，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与佛教团体颁予佛教杰出贡献奖，同时参加曼谷奈荣寺（Wat Nairong）举办的国际性正月月圆日普供养活动，并与参加该活动的斯里兰卡、韩国及奈荣寺长老签订合作备忘录。

随佛长老获颁的佛教杰出贡献奖，是泰国皇室赞助、四十多个泰国佛教组织与政府机关支持下，由泰国皇室代表泰国佛教促进中心（Buddhism Promotion Center of Thailand）所颁发。（相关照片请见封面里页）



这一奖项是开始于 2015 年 6 月泰国举办的国际卫塞节，颁发给对佛教传播、支持、保护、赞助有杰出贡献的佛教僧人、组织及在家居士。今年颁奖选在 2 月 19 日（佛历正月 15 日），于泰国皇家军队俱乐部大礼堂举行，由泰国皇室

公主 Princess Soamasawali（因病在医院）指派其妹代表致送每位受奖者一份奖状与阿育王柱奖杯。今年的受奖者除泰国比丘、组织及在家居士外，经遴选委员会特别推荐颁给随佛长老以及斯里兰卡、柬埔寨、寮国、韩国六位长老比丘。





中道僧团除参加 19 日下午的颁奖典礼外，当日上午与傍晚同时参加曼谷奈荣寺举办的国际性正月月圆日普供养活动。

奈荣寺住持 Dr. Phrakhu Rattanasophon Karaket 长老曾于去年 4 月应中道僧团邀请，参加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迎奉 释迦佛陀真身

舍利入台永住大典》，与中道僧团建立良好友谊。该寺首度举办国际性普供养活动，特别邀请中道僧团参加。国外与会者另有赠与中道僧团 释迦佛陀真身舍利的斯里兰卡 Ven. Waskaduwe Mahindawansa 长老、及韩国、寮国、柬埔寨等国佛教长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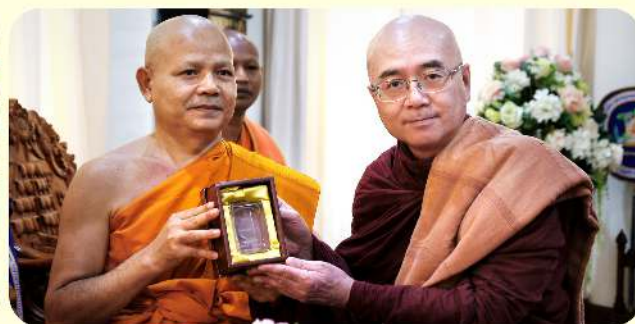


中道僧团应奈荣寺住持提议，于当日与奈荣寺住持、斯里兰卡 Ven. Waskaduwe Mahindawansa 长老、韩国 Ven. Young Dam 长老、及泰国森林派 Ven. Phra Suwat Jandee 长老，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以促进将来彼此的交流合作。（其它相关照片请见封面里页）



下左图:奈荣寺住持展示该寺制作舍利罐

下右图:随佛长老致送 释迦佛陀真身舍利入台永住纪念琉璃给奈荣寺住持



中道僧团顶礼奈荣寺内供奉的 释迦佛陀舍利



随佛长老受邀参加新王登基诵经法会 泰国皇室顾问团 致颁「年度杰出人物奖」

臺灣書記組

随佛长老于本（2019）年4月28日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顾问团所组成创意基金会，致颁的年度杰出人物奖，并应曼谷奈荣寺（Wat Nairong）邀请，参加为泰国新王拉玛十世瓦吉拉隆功（King Maha Vajiralongkorn）登位祝福的诵经典礼。



创意基金会颁发 2018 年度杰出人物奖，是为了表彰对泰国社会公益有杰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不论其性别、年纪、职业及宗教信仰，而随佛长老是唯一获得 2018 年度杰出人物奖的外国僧人。

因为 2018 年中华原始佛教会举办「迎奉释迦佛陀真身舍利入台永住大典，当时特别邀请泰

国数十位僧人来台参加大典。此后，中道僧团一直与泰国奈荣寺等许多泰国僧团有着合作及往来，促进泰国佛教与华人佛教之间的建设性发展与了解，这对于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泰国社会有着正面的贡献。因此，泰国皇室顾问团组成的创意基金会特致颁随佛长老 2018 年度杰出人物奖。



左图：随佛长老于泰国奈荣寺恭奉的 释迦佛陀舍利前，与泰国新王的佛教导师（前排右二）斯里兰卡长老（前排右一）奈荣寺住持（前排左一）合影。

右图：颁奖典礼舞台表演节目。

下图：泰国奈荣寺为泰国新王拉玛十世登位诵经祝福会场。





随佛长老同时应奈荣寺邀请，参加 4 月 29 日诵经祈福典礼，这是泰国为即将在 5 月 4 日正式登基为泰国新国王的拉玛十世，特别举办的第一场诵经祝福典礼(图②)，当天的典礼现场有三家全国性电视台进行现场报导、直播。

当天泰国新国王尊敬的导师 Most Ven. Phra Promwachirayan Maha Thero 大长老(图①)莅临主持典礼、说法，军方、政府的高阶官员代表参

加(图③④)，代表斯里兰卡的 Most Ven. Dr. Waskaduwe Mahindawansa Maha Nayaka Thero 长老(图⑤)、代表华人的随佛长老 Ven. Vupasama Thero(图⑥)特别受邀在典礼上致词。随佛长老说：...泰国军民团结在泰国国王的领导下，必定朝向平安、稳定、昌盛的新时代...衷心感谢泰国国王支持佛教、关心华人社群...祝福泰王政躬康泰、一切吉祥，中泰邦谊永固，泰国繁荣昌盛。





泰国全国地区佛寺为泰王登基进行一个月的诵经祝福，首场的诵经典礼由奈荣寺开始，当天参与诵经典礼的僧人，除了泰国、斯里兰卡僧的僧人，尚有来自印度的僧人，当地政要、佛教信众，以及泰国的穆斯林团体代表。（下图：随佛长老与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各国长老合影。）





中道僧团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佛教长老 签定「佛教僧团发展合作协议」



臺灣書記組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泰国曼谷奈荣寺，来自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美国的 8 位南传佛教长老，以及中道僧团的随佛长老，大家共同签署「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

这份「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共有三大项：

1. 交流互助：彼此建立文化交流、友谊往来、互助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合作各方的发展。
2. 推展佛教：各方合作致力将四圣谛佛教的教法、僧律传承推展于世界各地。

3. 华人僧团：各方合作帮助华人社会建立「四圣谛佛教僧团」。

签署「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的各方僧团长老，是在多年交往合作的基础上，彼此具足认识与信任，并对于佛教僧团的发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各方同意达成更为广泛与进一步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代表着中道僧团的随佛长老，多年以来对于在华人社会建立「四圣谛佛教僧团」的真诚与用心。

10 月 29 日傍晚七时，在社会各方护法的参与下，各国佛教僧团长老先共同讨论佛教的现况



与发展困境，以及佛教僧团共同合作、发展的重要性与目的。

在泰国的首场会议上，会场主持人先——的介绍各国长老（图①），随后请各国长老——发表意见，泰国一位相当知名的医学博士，也发表他在泰国社会进行的心理教育及社会福利工作等经验（图⑥）。

最后，由中道僧团的随佛长老，向在场的各国长老与社会贤达、信士说明会议的主题——佛教僧团合作。首先，随佛长老提到：「这次来到泰国，深刻感受到泰国人的温暖，泰国长老用心的安排，让自己



图② 斯里兰卡长老、图③ 斯里兰卡长老发表意见、图④ 泰国长老发表意见、图⑤ 泰国长老之代表发表意见



也想当泰国人。这番话使得在场的人不禁笑开了怀，大大舒缓了会议的气氛。随后，随佛长老感谢各国佛教长老共同关心、商议着「如何开展佛教的未来」。关于这次僧团合作会议的主要焦点，是在如何面对与响应当代社会对佛教挑战。

随佛长老表示：虽然西方社会信仰基督教的上帝，但西方社会的强盛是依靠科学，不是依赖信仰。科学是甚么？科学的基本要素有四项：一、讲求实际；二、证据为本；三、实践效果可以近似性的重现；四、响应现实世界的需要。因此，科学的基本四项要素，也正是四圣谛的特色，四圣谛与科学之间，是无有冲突。近百年

来，除了以繁殖人口作为增加信徒方法的伊斯兰教以外，各宗教的信仰人口都有衰退的现象。宗教信仰忠诚度减低，信仰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不是宗教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而是「科学」的兴起与普及。例如：促成佛教徒减少的原因，不是基督教的教堂，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而是现代社会兴办的各级学校、大学、研究所、学术中心，乃至新闻、网络讯息与各种现代生活的知识。因为当代年轻人学习的主轴，是由科学主导的一切知识与能力，并且经由社会结构与生活经验为平台，一再的证明「科学是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现代的社会菁英与年轻人，相信与支持的是科学，绝不是宗教、信仰、哲学。





随佛长老提到：美国的钞票上印着“IN GOD WE TRUST”，明确表明了「美国信仰上帝」。但是，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的强盛不是因为基督教，是运用「科学」，也是运用「四圣谛」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反观亚洲信仰佛教的各国，不论佛教僧人与佛教信徒都相信「四圣谛」，即使是强调「大乘」的菩萨道也一样，从未有那个佛教教派反对「四圣谛」。然而，不论是佛教僧人或在家教徒，都应当深刻的反省，我们是将「四圣谛」当作一种教理的信仰而已？或者是把「四圣谛」作为生活的准则，依照「四圣谛」的教导处理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中，务实的解决问题、开展人生、度越烦恼？佛教不只是信仰！无论信仰哪个教派，宗教活动及社会慈善都是好事。但是，若要佛教更好，以宗教活动、社会慈善为主的作法，是绝对不足以支撑佛教的传续与兴隆。

随佛长老提到：在过去的 30 年间，相信科学的年轻人持续增加，因为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是「科学是实际，是可以有效的解决生活问题、开展人生」。伴随科学化发展，信仰宗教、学习哲理的年轻人是持续的减少，尤其是佛教。释迦佛陀教法主轴的「四圣谛」，既不是信仰、宗教，更不是「小乘」。如果，佛教是宗教，除非人类社会舍弃科学，否则佛教必定没有明天。佛教必需体认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轴，佛教必须回归具备科学原则的「四圣谛」，教导社会大众务实有效的解决问题、开展人生、度越烦恼，并把释迦佛陀的教法广传于现代社会。唯有如此，佛教才会有今天与明天。

当晚会议的最后，在随佛长老倡议「以四圣谛团结佛教僧团」后，各国长老随即审阅「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的内容，并达成一致的共识。



隔天（2019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00，在奈荣寺正式签署协议，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美国的 8 位南传佛教长老，中道僧团的随佛长老，在社会各方的见证下，齐心协力的正式签署了「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详细相关照片，请见封底里页）

在此之下，华人社会的「四圣谛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力量，华人既有来自「四圣谛」的佛法指导，同时又不悖离现代科学教育与生活。

随佛长老在签署「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会场致词：「一棵树是美丽的，但一座森林才会

有巨大的贡献；团结永远比个人的力量更大，佛教这座森林的生命力是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想法是人人都有，但真心去做的人却很少。聪明人做成功的事，绝不做失败的事，但聪明又对世界慈悲的人，是努力做有利社会又感动人的事。佛教僧团合作，一起做利益社会的事，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佛教僧团愿意团结，齐力做利益社会的事，则可以触动人们的心灵，唤醒人们的良知。

释迦佛陀解脱、涅槃，已经过两千多年了！过了这么长的岁月，我们仍然尊敬与缅怀我们的导师——佛陀。为什么？因为 释迦佛陀深深地触



动了我们的心灵。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僧团不一定要做成功的事，但一定要将 佛陀感动人的力量继续传承下去。煮一顿饭需要两小时的时间，开一间超市需要三年的时间，唤起世界要『自己救自己』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论僧团能不能做到，僧团都要做。在座诸位长老都奉献佛教几十年了，斯里兰卡长老们的年纪偏大，依然为佛教、为社会的奋进不停，缅甸长老的年纪较轻，却一直努力的为缅甸做种种可贵的事，现场的在家居士也是奉献佛教多年。在佛教里，不论年长的、年轻的、男众或女众，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就无法让世界相信我们，唯有相信佛教、相信僧团的力量，今天的团结、努力就能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贡献。」

长老的致词深深感动签署协议现场的会众，无不热烈鼓掌回应。





清淨善來着袈裟，
須發自落修梵行。
袈裟一鉢不離身。

傳戒儀式圓滿結束之後，眾長老和中道僧團比丘們，
與二十多位自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台灣等地前來隨喜觀禮的法友合照。

中道僧團 菩德沙彌受比丘解脫戒

臺灣書記組

2019年10月28日，上午九點，斯里蘭卡四位長老、隨佛長老、以及中道僧團四位比丘，在清邁一座南傳佛教寺院的比丘戒場內，共同為菩德沙彌授比丘大戒。這座戒場在清邁非常有名，是在泰國詩琳通大公主的見證下啟用，距今已有幾十年歷史。該寺院住持也參與尊證，二十多位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台灣等地的法友隨喜觀禮。

整個授比丘戒儀式分為兩部分。首先是重授沙彌十戒，Ven. Kalupahana Thero 為沙彌戒師。菩德法師先換上白衣，在中道僧團兩位比丘引領下進入莊嚴的大殿，禮拜佛陀和戒師後，沙彌戒正授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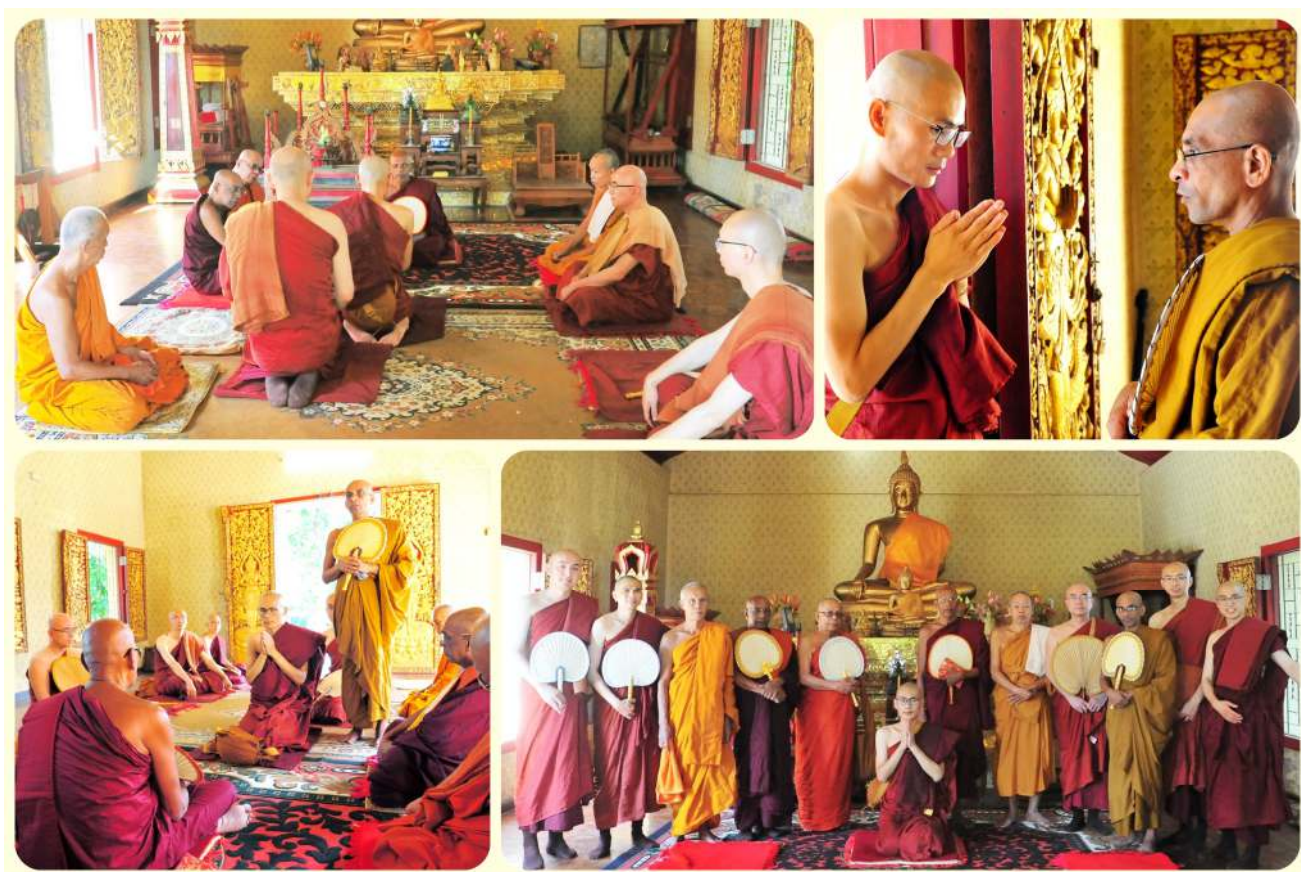




戒师念诵巴利文仪轨，菩德法师依次随诵，诵完三皈依后，双手捧着袈裟和钵，向斯里兰卡的戒师 Ven. Kalupahana Thero 长老祈求沙弥十戒。Ven. Kalupahana Thero 慈悲地将袈裟系在菩德脖颈上，待他换上袈裟，再传授沙弥十戒。（上组图）

随后，中道僧团比丘引领菩德法师前往比丘戒场，各位大长老已经在比丘戒场内安坐，任何在家信士皆不得进入戒场。

比丘戒场内，正中端坐的是比丘戒师 Ven. Talalle Mettananda Anunayaka Maha Thero，两边分别坐着教授师、羯磨师、尊证师。传戒仪式巴利念诵是由 Ven. Kalupahana Thero 教授，通过问衣钵、问遮难后，再如法如律传比丘戒，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多小时，既简单质朴又庄严肃穆。（下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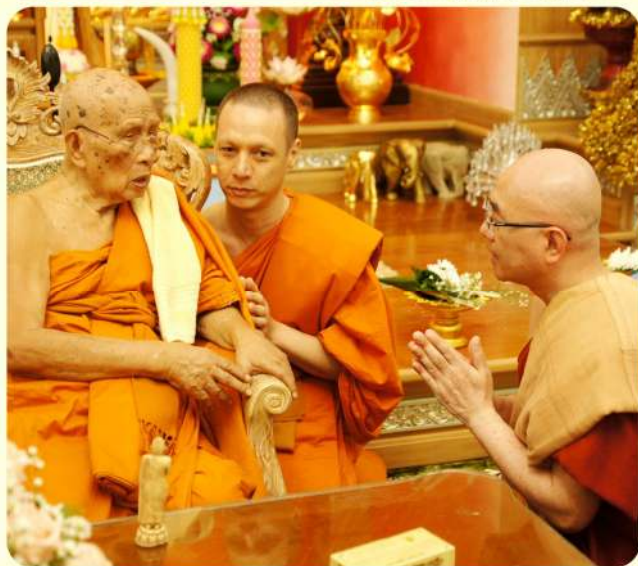
比丘戒传授结束后，戒师 Ven. Talalle Mettananda Anunayaka Maha Thero 亲切的对菩德比丘讲：「现在，你是一名 Bhikkhu 比丘了！」。

菩德比丘向在场的斯里兰卡长老、泰国长老、随佛长老、中道僧团比丘们，依序的顶礼，并说受戒感言：「感恩各位长老不辞劳苦、远道而来的为我授戒，更感谢随佛长老慈悲纳受，立志跟随佛陀正法的道路，做一个优秀的僧人，为

众生、为佛教倾力奉献。」最后，各位长老依次在比丘戒证书上签字，全体合影留念。

待长老们和众位比丘走出戒场，法友们已准备好丰盛的食物和水果，跪地供养新受具足戒的菩德比丘。热情的场景，温馨而感动。菩德比丘纳受供养后，即将收受的供养物品，全部转供给各位长老和中道僧团比丘们，表达加入僧团的感激之情。上午十点半，比丘戒传戒仪式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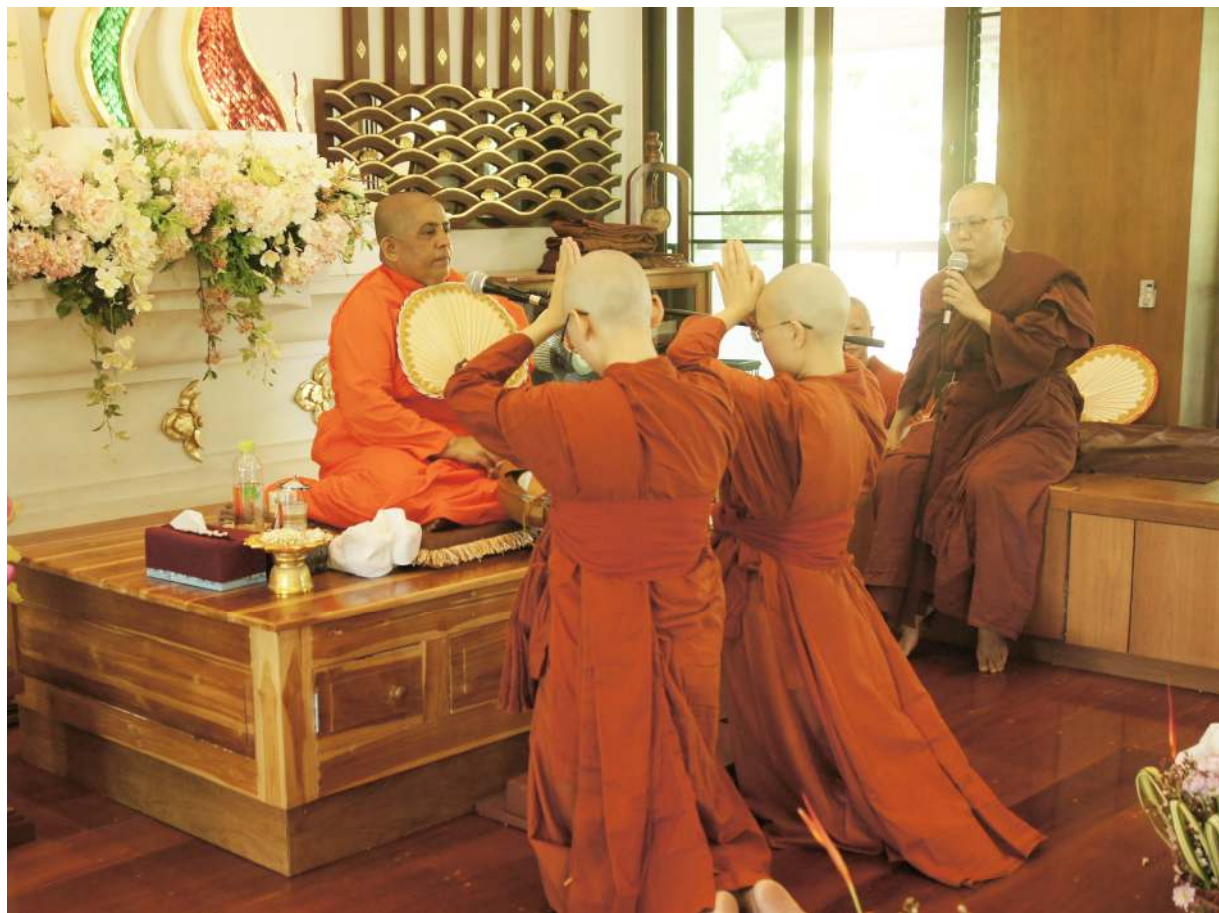


当天（2019年10月28日）下午五点，斯里兰卡各位长老、随佛长老，以及中道僧团的众比丘及比丘尼、九戒行者、法友们，一同前往清迈 Chom Tong 寺，拜访 96 岁的 Achan Thong 阿姜通大长老。这位大长老不仅受到泰王的虔敬供奉，也是现今泰国僧王相当敬重的泰国大长老，尽管年事已高，大长老依然接众不辍，慈悲利益心向佛法的苦难众生。

当一行人到达大殿时，大长老刚接众完毕，随即又不辞辛劳地接见大家。听闻僧团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大长老非常欢喜，尤其听到随佛长老在华人世界推展四圣谛佛教，大长老不禁连连的赞叹，表示佛弟子要团结才能兴隆佛教。

随后，大长老给大家作佛法开示，四念处的修行方法，以及灭苦之道，大家一同静心聆听。开示完毕，大长老向各位长老赠送佛像，同时也赠送许多精美结缘品予中道僧团，留作纪念，大长老对后学的慈悲关爱让众人深受感动。

最后，大家同大长老合影留念，结束此次愉快的参访之行！（详细相关照片，请见封面里页）



中道尼僧团 菩智、菩觉受沙弥尼戒

傳延 記錄

在道一尊尼的首肯下，两位近学已有一段时间的九戒行者，获得中道比丘尼僧团的一致支持，正式受出家十戒成为沙弥尼。

在僧团的安排下，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依斯里兰卡阿曼罗普罗派（巴 Amarapura Nikāya）的 Ven. Bhikkhuni M. Vijithananda Theri 长老尼为戒师，正式受沙弥尼十戒。菩智沙弥尼的巴利僧号为 Bodhipabhā，菩觉沙弥尼的巴利僧号为 Bodhetu。

天清气朗，上午九点左右，在中道尼僧团首座道一尊尼，以及谛如比丘尼、谛严比丘尼、明

证比丘尼、觉俨比丘尼，女众九戒行者及原始佛教会法工共同见证下，受戒仪式开始。

两位年轻的沙弥尼齐声向 Ven. Bhikkhuni M. Vijithananda Theri 长老尼连续三次恳请表达受戒的意愿，长老尼一手握住沙弥尼恭敬的合掌，一手轻抚沙弥尼的头顶，口中念诵着祝福，——慈悲纳受。随即——将袈裟仔细绑在两位沙弥尼的颈部，寓意此后不离僧服、不失正道的修行！画面庄重、温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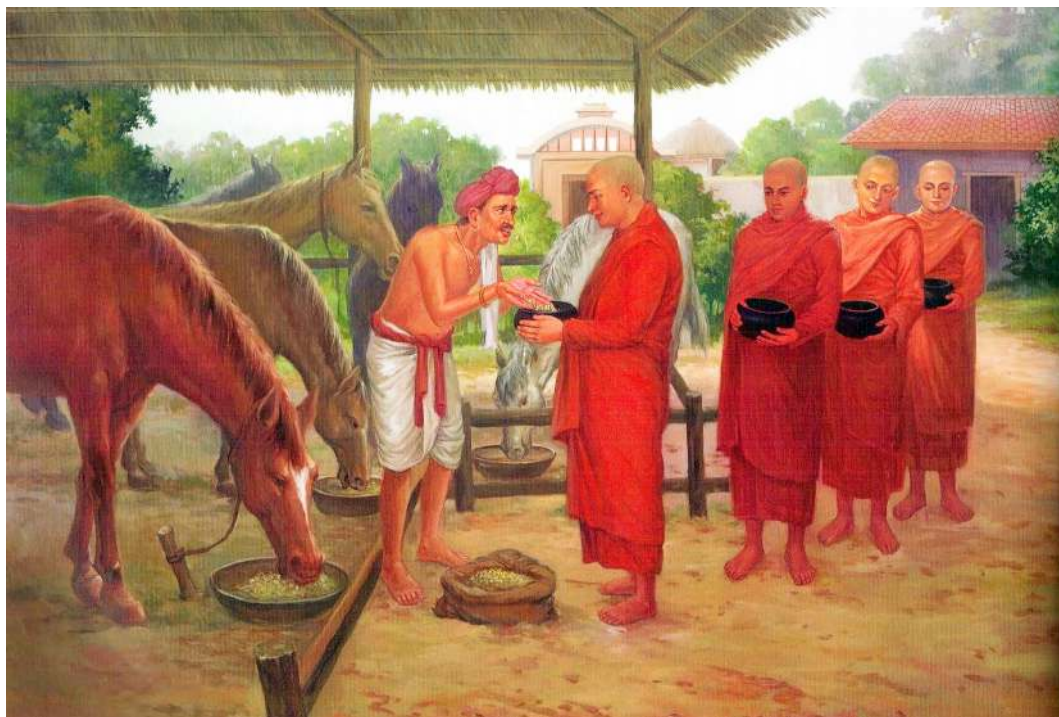
两位沙弥尼换上新的袈裟，长老尼开始向两位沙弥尼逐一传授十戒。长老尼每诵出一条戒



律，两位沙弥尼跟着念诵确认，每一条戒律重复三次。佛陀时代制定的戒律，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便是这般，经历一代一代虔敬修行者的亲身持守，并一代接续一代传承至今！佛陀当年发现的生命真相，对世间的巨大利益，也是这般，随着一代接续一代修行者精勤实践弘扬，流布十方！

受戒仪式历时约一小时，在庄严的佛像面前，在众人热忱的目光之中，承续佛法、利益人间的道路上，从此多了两位年轻而坚定的 佛陀出世弟子！两位沙弥尼的脸庞红润、眼神黑亮，从此开启生命新征途！





佛陀、阿罗汉对人事经历， 是否没有好坏、香臭、美丑等觉受？

佛教問答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有人说道：「阿罗汉对于经验的人、事，是不会有好坏、香臭、美丑等觉知感受。」

问：不知此说是否合乎 释迦佛陀教法、合乎事实？

答：此问甚好！有关「解脱的圣者对于经验的人、事，不会有好坏、香臭、美丑等觉知感受」，可说是许多号称佛弟子的错解及颠倒。

当知：只要有健康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即可以有与色、声、香、味、触、法

（精神活动的感受、思想、行动意图）发生交互影响的因缘，进而缘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觉知，这包含了五种生理觉知及一种精神觉知。这是「具备健康的感官」必定会有的觉知，不论是一般人，或是解脱者，无不如此。因为，这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必要的生存要件，否则一定无法活下去。

此外，具足了根、境、识的因缘，即可以针对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



六种不同面向的觉知，引发六种不同面向的感受（受）、思想（想）、行动意图（行）等精神活动。

释迦佛陀对于有情众生的认识与解说，不是世人执取的我、人、众生，而是「缘生五阴」。缘生五阴是指：1.色阴：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以及色、声、香、味、触等五色境；2.受阴（法境）：情绪、感情的精神活动；3.想阴（法境）：分别、推测、归纳、判定、记忆的精神活动；4.行阴（法境）：取舍、抉择等行动意图的精神活动；5.识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六种不同面向的觉知。

例如：眼、色缘生眼识，眼、色、眼识之缘假名为眼触，眼触缘生眼受、眼想、眼行（针对眼识的觉知，引发感受（受）、思想（想）、行动意图（行）等精神活动）。其余，耳、声缘生耳识，耳、声、耳识之缘假名为耳触，耳触缘生耳受、耳想、耳行（针对耳识的觉知，引发感受（受）、思想（想）、行动意图（行）等精神活动）；鼻、香缘生鼻识……；舌、味缘生舌识……；身、触缘生身识……；意、法缘生意识……。健康、正常的缘生五阴，一共有六组不同因缘的「缘生五阴」。

凡是健全、健康、正常的一般人或解脱者，皆是经由六组不同因缘生的五阴而呈现的「缘生法」，既不是我、人、众生，更不可能是「不起觉知，无有好坏、香臭、美丑等感受、想法」。

简单试想：释迦佛陀住世时，每日佛陀及诸阿罗汉出门托钵、应供时，可有分别白日、黑夜、远近、高低、男女、老少？可有判知受供硬食、软食，以及已足、未足？对众说法、自身行道时，可有分别了知善、恶及正道、不正道？

试问：如果佛陀及诸阿罗汉是无分别，当如何行道、度众？如果佛陀及诸阿罗汉是健全妥善的行道、度众，怎可能是无分别？

如是，学人应当正知：佛陀及诸阿罗汉是有分别，不是「不分别、无分别」，只有印度的奥义书、耆那教等异道思想，他们才主张「不分别、无分别是解脱的境界」。

佛陀及诸阿罗汉是如何的分别？

佛陀及诸阿罗汉的分别，是依据缘起的正念、四圣谛的正见，针对当前的人、事经验，予以善分别、正分别：何谓当前缘起的事实？何谓当前困局及苦之缘生？何谓当前困局及苦之缘灭？何谓当前困局及苦之缘灭正道？

因此，佛陀及诸阿罗汉的分别，一、分别的核心基准，是不脱节现实世界的缘起事实；二、分别的目的，是务实有效的解脱自、他的生命困局及苦恼。

然而，一般人的世界，既有「分别」，也有「不分别」。

甚么是一般人的「分别」？一般人的分别核心基准，不是「缘起」，而是「人、我、众生」；一般人的分别目的，不是「务实有效的解脱自、他的生命困局及苦恼」，而是为了「拥有、掌控、稳固、永恒」，意思是「喜爱的可以稳定拥有，不喜欢的可以永久拒除，以及随心所欲皆得成就」。

一般人的「不分别、无分别」，是出自「无知」与「厌烦心绪引起的不取舍、不作为的意愿」，或者是奥义书、耆那教的异道信仰者，误以为「分别即生烦恼，不分别则无烦恼」的禅定解脱观点。



除此以外，佛陀及诸阿罗汉的分别，有人生经历过程中，多经验的习惯、少经验的不习惯。但是，佛陀及诸阿罗汉对于习惯的经验，既不是感受的喜欢、判知的真善美、行动意图的追求、拥有、需要。反之，佛陀及诸阿罗汉对于不习惯的经验，既不是感受的不喜欢及厌恶、判知的虚假丑恶、行动意图的逃避、舍弃、拒除。直接的说，只是单纯的习惯、不习惯的面对而已！完全无涉及贪厌、善恶美丑、想要与不想要。

一般人的生经历过程，也是有多经验的习惯、少经验的不习惯。但一般人对于习惯的经验，既是感受的喜欢，往往也是判知的真善美，更多是行动意图的追求、拥有、需要。此外，一般人对于不习惯的经验，既是感受的不喜欢及厌恶，往往也是判知的虚假丑恶，也多是行动意图的逃避、舍弃、拒除。直接的说，一般人的的习惯、不习惯，大多是同等对应到情绪感受、判知、行动取向了！几乎是涉及贪厌、善恶美丑、想要与不想要。

除此以外，有关不杀生等十善戒、十恶法，又是如何定善与恶？

凡是缘生法，则无常，皆无法予以定性。

在此，依因缘法的基准，做出说明。如下：

杀生、偷盗等恶法，在律戒的判定上，古来即有开、遮、持、犯的判定分别。这是在犯戒与否的判定上，既不是纯粹的行为主义，也不是纯然的动机认定，而是要依据当事者的认知、动机、事况、手段、目的成办或未遂等，方方面面的考虑后，再作出判定。

除了律法的认定方式以外，在因缘法的看法

下，一切发生的事物，都难以定性。譬如：砍伐老树的作为，既是破坏树林，同时也是让新树种生成的必要过程。它是败坏因缘，同时也是促生因缘，无法予以定性是坏或生。

又，任何生命的生存、延续，必定是要耗用众多资源才得以存续，不可能完全不需要自身以外的其他资源，即得以存续于世。此外，生命耗用资源的现象，必定具有排他性，如我吃了这粒苹果，即造成其他生命少吃一粒苹果的机会。

因此，救一生命的作为，同时也是造成被救生命多耗用其他生命存续资源的作为。如此可知，缘生法是多方面的影响，无法予以定性。

试问：既然，缘生法无法予以定性，难道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没有是非善恶，岂不胡作非为、世道大乱？如果，世人行为是有善、有恶，那么善、恶是如何认定？

答：如前说明，只依据发生的事件本身，是无法予以定性是得、失、成、败、善、恶。世事判定为得、失、成、败、善、恶，皆出于依据当事者的认知、动机、事况、手段、目的成办或未遂等，作为判定标准，这也就是「依据当事者为出发点，受影响者为终点，两点之间的线为判定基准」。

直接的说，一切万法皆缘生，无法予以定性，而任何的定性，也只是出于「因缘之某种特定面向的结果」。世间是有得、失、成、败、善、恶，但这不是绝对、不移的定性为「得、失、成、败、善、恶」。「得、失、成、败、善、恶」只是因缘性、关涉性、影响性的不同面向，而不是出于固定性或绝对性。



走出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

随师笔记

隨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每个人都有故事，成长过程不一定顺遂，有些人因此会抱怨，认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草原上，一阵风吹起，随着风起，花的种子、草的种子、树的种子，随风飘荡，直到风止了，种子落下，不论落在何处，就在落下的地方，开始发芽生长。这就像我们，我们不能选择父母，不能选择出生的家庭和环境。

这些植物开始成长，有的养份充足，有的阳光充足，有的养份阳光水份都不足，但是他们都努力的让自己生长，从种子慢慢的发芽、长苗，好不容易的接触到阳光，不停的向上生长——生长在阳光底下。

你必须明白，当你长到一个阶段，开始长出叶子迎向阳光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你要不要往阳光生长，那就是你的事，你就不要再怪那阵风了。明白吗？

这是在说，当我们知道，成长经历可能让我们产生了性格障碍、想法障碍或是其他的什么障碍时，你自己要懂得调整，就这么回事！那是你的事了，不要怪谁。

有的人因为小时候缺少什么，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在找弥补。他不明白的是，小时候所缺的，不一定是成年后人生的必要。十八岁前缺少的，不见得是十八岁后的必要，那么是要

弥补什么呢？全然不知，当一个人不停地在找所要的弥补，他人生往后的岁月，就等于不断地在重复历史的伤痛，也因此让自己形成了所谓的性格障碍，情感上一直在伤痛处跳针。

就像那棵树苗，迎向阳光生长，你也要认真的朝阳光生长，不再回顾过去，这即是佛法所说的「提起，才能放下！」把今天的努力，用来作为明天的基础，人生才能开展；反之，把今天所有的努力，用来弥补过去的不足，人生不会更好。

每一个人过去都有不足，成年以后，如果不断的用今天去弥补过去的不足，事实上，那是一种感情上的不独立或者不健康，才需要不停地弥补感情上的空洞。我们要了解，当一个人抱着弥补自己的心态，就表示他一直认定自己不健全，反之，当一个人改变想法，不再觉得自己需要弥补什么，从那一刻起，那个人就健全了。

你的今天，不是忙着弥补过去，而是做好今天，准备迎接明天，这样你肯定不会觉得缺少甚么。从没有缺少甚么的今天开始，绝对好过我今天总是欠五百万，是吧！每个人，每个今天，都觉得自己从零开始，稍微做一点就能加分；反之，今天是用来弥补过去，你的今天总是在负债。每天都是负债的心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健全。



欢迎收听在 Apple Podcasts 上的《原始佛教会、中道僧团》

<https://reurl.cc/gzyEE4>

或是在原始佛教会网站首页点选这张图示：



如何回应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随师笔记

随佛長老 / 書記組整理

与人相处，我们自己的心理要先健康，需知道：人家对我们好是情份，人家对我们普通是正常和本份；并且要了解：一个人不可能做到爱天下人，可以做到的是「对人保有善意」。要爱天下人，这不是正常的事，但对人保持善意是高尚的事。不去想你做不到的事，去做你可以做到的事，这样子学佛就不会觉得困难，反之，肯定超困难。

再则，佛教喜欢讲“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其实这句话很不正常，理由何在呢？有人做了不当及不义的事对你造成伤害，你没有勇气

去抗拒，反而阿 Q 式的告诉自己：「这是我前辈子欠他的，他伤害我是应该的」，把伤害你的人合理化了。

都已经被对方伤害了，不仅提不起勇气拒绝对方的伤害，还自我合理化说：「他欠我钱不还、他恶性倒债，这是在向我讨前世的债，我没办法跟他要。」甚至于还有什么情形呢？有些人不仅自我合理化而已，还认为自己这样很高贵、很有修行，因为自己不与人计较。不知道其实这样是扭曲、不健康的心理。



更何况，伤害你的那个人根本没有表示他错了而要求你的原谅，那是你自己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对方没有要求你原谅，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不对，也不觉得需要被你原谅，但是你却说“我原谅他”，你这样的原谅，他一点都不会感动，他只会轻视你、继续欺负你。

如果伤害我们的人，不觉得自己做错，不认为自己有甚么不当，也未曾请求原谅。这代表：他不认同也不需要被原谅。在此之下，我们不需要原谅对方，因为没有人能够原谅一个没有错的人。对吗？

不论对方是否认错、悔过，我们都必需让自己的人生更好。如何做呢？

方法有两种：一、如果可以，让对方付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代价，不是为了报复，是避免姑息养奸；二、如果没办法，尽快开始新的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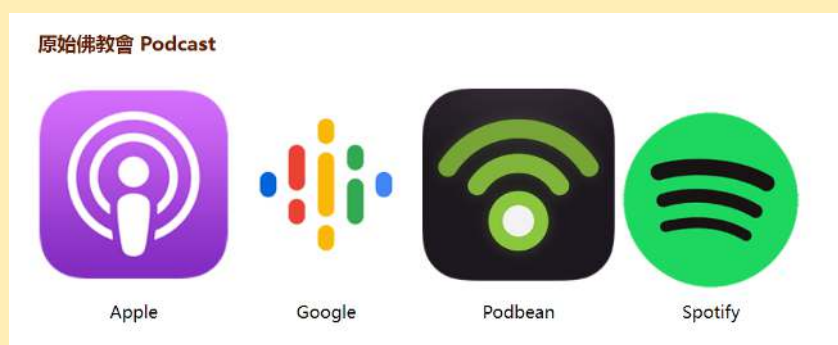
环境、工作，让新生活的美好，使自己更好，这绝对好过在旧伤痛里流连难忘。

当我们被人推倒在地以后，最好的事，不是抱怨对方、报复对方、伤害对方，也不是要求对方认错及原谅对方。此时，最重要、最好的事，绝对是从地上站起来。

我们不用原谅不愿认错的人，也不用忘记伤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必需学会放过自己，不要为了不甘心，一直活在旧伤痛，放弃美好的今天。

切记！最重要、最可贵的人与事，绝对不是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与事，应当是如何让今天过得更好，让自己更好。对吗？人生的智慧之一，是人生有许多问题是不用解决也可以，因为有其他更重要、更有用的事要做。

※本文由书记组整理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随佛禅师于台北中道禅院周四课程的部分开示内容



本频道以「缘起」的认识论与「四圣谛」的解脱教说，本于佛陀教说的利世精神，以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与世人分享「解决困难、开展人生、度越烦恼」的佛法智慧，传扬「此时、此处、此生」为重的原始佛法，通向「正道生活与人间解脱无碍」的人生大道。你想知道甚么是「缘起」吗？如何从缘起来看世间？从缘起看世间对你的人生会有甚么帮助？欢迎来听听本频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道尼僧團 諦嚴比丘尼

时值岁末，正是沉淀、反省的时机。回顾过去这四年的种种经历，真的是很丰富。有迎来的喜悦，也有送往的不舍；有遭逢毁谤的冲击、也有淬炼的成长……。无论是好的因缘或不好的因缘，都是在让我们生命的体会，能深度更深，广度更广。

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报导：「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家人就在你的面前，但你却抱不到也碰不到，因为害怕连累。」内心感触很深！

2020 年全球都笼罩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恐惧中，到目前（2021/1/27）为止，全球死亡人数已经高达 216 万。或许是天佑台湾，再加上全民意识与政府防守得好，虽处疫病风暴中，却还能畅行无阻。防疫最怕就是松懈警备！最近部立桃园医院，院内医护人员感染的案例出现，让全民的防备神经再次绷紧。这篇文章的出现，不仅感

人，也提醒我们：生命能有平安，莫忘是很多人的努力、奉献、牺牲……。

想起去年的这个时间，教会的法工—法海—正走着人生最后一步路。僧团以及教会的法友们相互陪伴，共同经历法海完成他人生最后的功课。在相互陪伴中发现：我们会误以为是我们陪法海，实则上是他舍不得我们，多陪我们一些时日。曾经有法海在的时候，僧团无论去哪里弘法，都会很安心。无论留守在禅林的是哪位法师，甚至是大师父，只要交给法海来护僧便没有问题。法海不仅会很用心地照料僧众，对道场的维护也同样尽心。僧俗之间能建立这样的安心、信赖关系并不容易，而法海做到了。感谢在我们生命中，曾有这样一位修行者的陪伴！

相信很多法友都很羡慕法海跟僧团的关系，有些人只是羡慕、想要，却不曾思考过法海到底



做了些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好好经营，同样僧、俗之间的关系也是要妥善经营。**人与人相处不能只想获得，而不想付出。**

基本上，我相信法友们不是只想得而不想付出，但会发现有些人是一心只想少...少...少付出，得到的多...多...多。平时教会有活动需要帮忙时，这些人会用各种理由推托、婉拒，一旦有什么优惠或好处，又想尽各种理由能沾上边。没有得到想要的利益时，便会发情绪说：「为什么我没有？我也有付出啊！」这些年看了很多这类的法友，出于这样的心态，不断地情绪发酵，也向外扩散不满的情绪，最后断送自己学法的因缘。

法海常说一句话：「这真的是太笨了，太不值得了！」凡事不能只想要成果，而不想耕耘过程。人与人的相处是在共同的经历中，一点一滴的认识彼此、了解彼此，也在愿意彼此妥协中，体会善意与在乎！

触景「伤情」吗？

2020年8月8~9日两天，僧团受邀至台中与高雄弘法。当时台北有位居士承租一台十人座车，载送僧团从台北到台中、高雄。一路上诸多感触油然而生，这些年僧团多数时间在海外，主要是弘法化众，次要是为建立两部僧团传承，并加强国际交流及合作。华人社会是大乘佛教的世界，也一直是四圣谛佛教的圈外人，中道僧团的努力几乎是从零开始，为了复兴佛教真是非常辛劳与努力，已经多年没在台湾游化了。

趁此这次的机缘，行经 2005 年之前的游化路线，我不禁的忆想起出家初期的点滴往事。那时，僧团的游化足迹是每月绕台湾一圈半，依序是台北、基隆、宜兰、罗东、苏澳、花莲、吉安、寿丰、瑞穗、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台

东、恒春、高雄、台南、彰化、溪湖，再回到台北住约三、五日，再继续次第的游化到花莲市。长达七年的时间，僧团一直过着不定居一处的游化生活。在游化途上，采取随处安住、托钵化食的生活，热天带着行脚伞，寒天使用帐篷，露宿在公园或寺庙邻近的山林

多年的游化是极少挂单于汉传寺院，印象中只有过一次、一晚，原因是汉传寺院不欢迎也大不接受，而我们也不想让汉传寺院为难，最多只是向寺方化缘附近林区的小角落，作为搭帐篷过夜的地方。**隔天早上接受寺院的早粥供养，这已算是游化在外，受用最好的时候了。**

1994~2004 年时，在大乘盛行的台湾，凡是学习四圣谛的僧人处境，既受到宗教压迫，又缺乏信士护持与弘法资源，生活与弘法是困顿不堪。许多人出家后，不久即还俗，能够老实守戒，撑住不还俗，真算是道心坚强了。

「随缘化众，餐风露宿」是游化的日常修行！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信士护持、弘法资源又极端困乏的环境下，真的难以传法。当年大师父采取环岛游化的原因，不是喜欢流浪的生活，真实的因素是为了「尽力而为，突破弘法困局」。

记得，当年大师父说：「当初 释迦佛陀开教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困顿不堪。如果 佛陀与大阿罗汉们能够流浪各地，随地安居的传法。那么，我们也可以流浪各地的传法度生！」

大师父真的非常用心关怀台湾社会、佛教与众生，奈何故意诋毁的人太多，而了解的人又太少，有缘接触、明白转而信受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反观今日，中道僧团、原始佛教会的讯息逐渐的传遍海内外，有幸来学习原始佛法的人已经愈来愈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下图：2017年在锡兰结夏时，接受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虔诚的供僧



此时，我眼看着宽敞舒适的车内座位，前方有司机开着车，手中又有居士们准备的丰富早餐，瞬间觉得百感交集……。有句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虽然现在的护持资源尚足，使僧人的生活不像往日般的艰辛，但对修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考验？人是不能宠着，一旦习惯骄奢的生活，不自觉的会习以为常。因习以为常故，难以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更难以体会简单、朴质生活的可贵。大师父的教导犹言在耳，时时警惕身心。

触景真的「伤情」吗？大师父曾开示：「生命中有在乎的人，可能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师长、朋友、同修……，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当此事发生时，内心肯定不好受，也一定会流泪。从小我们认为这是「伤心」，其实是我们被教错了。如果没有幸福的经验，我们怎么会为了幸福因缘改变而流泪呢？这一定是有深藏于心的幸福经

验，触动了我们才流下幸福的眼泪。唯有幸福的人，才会流下幸福的眼泪。浮面的幸福只会让你笑，唯有深刻的幸福才会令你流泪。世人认为的「伤心」，其实不是伤心，而是拥有幸福的经验。「死亡」只是因缘的改变，因缘改变时，我们才会感觉可贵及珍惜。当感觉可贵与珍惜时，内心才会成长，这份幸福才会影响我们一辈子。」

大师父开示的「幸福眼泪」，让我对一般常说的触景「伤情」，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因为人生有美好、可贵的经历，触景才会触动情感，这不是悲情，原是美好而幸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2017年的僧团结夏安居，中道僧团是在国外隔开两地安居。比丘、沙弥、男九戒行者在缅甸；比丘尼、女九戒行者在斯里兰卡，分别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安居。对个人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在国外结夏，却是第一次在登革热流传期间待在疫区安居。在前去安居地的一个月前，安居所在寺院的住持法师，她的大弟子死于登革热。当时前去安居的女众九戒行者，个个年纪尚轻，修行意志高昂，勇于冒险前往，单凭这点便很难得了。

离开了师长的庇护圈，这才体会到师长的重担与难为之处。一群从未跟随僧团近学的女众九戒行者，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同吃、同住、同睡，这本身便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当时，大家尚处在磨合期，共住的生活产生了许多问题：一、



因意见不合而相互不顺心，引起诸多的小争执；二、年轻女孩难免相互比较，总有彼此不服气的心绪；三、在乎表现的好坏，带来自他的心理压力。历时三个月的身心考验，对这几位九戒行者来说，是很好的修行试炼。**在生活中能够反思、自省、调伏身心，逐步的接纳自他的差异，便可以踏上修行的路，也能适应团体的修行生活。**

在文化、风土、民情、气候、饮食……等条件，处处不同于华人世界的国度，修行的功课与体验也相对提高。感谢安居寺院的住持师父，以及教授尊尼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在斯里兰卡平顺度过 2017 年的雨安居。

结夏安居结束后，回到台湾才知道：在缅甸安居的男众们发生了大事！

僧团早知有问题的两位男众比丘，居然对前来近学的男九戒行者，做了许多不好的表现，不仅贬抑师长与僧团其他法师，又暗中分化僧团。后来得知，原来这两位比丘前去缅甸安居前，早

已计划离开僧团。有一位不仅借着师长不在禅林的时机，早已私下将个人行李带走，走后依然隐瞒师长，更再藉僧团至国外安居的机会，表面是参与结夏安居，实则为了人、物力资源。这两位比丘在背地里，既伤害师长与僧团，也影响准备出家的九戒行者。唉！真是……！

在 2018 年里，僧团进行了「除旧迎新」。扫除阴柔、晦暗的人与事，紧接着迎来的是正向、真诚的修行者。多年以来，长期积聚在中道僧团内的阴霾，至此扫除一空，晴朗光明。

合作交流，成就圣事

中道僧团不是专属那一地区的僧团，是由世界各地华裔僧人组成的原始佛教僧团。

2015 年起，中道僧团与各国僧团逐步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我随着僧团与九戒行者、法友们，共同经历、见证了「复兴原始佛教」许多重要的事件，真的感到无比的荣幸。大师父曾说：「出家人是出家愈久，愈老愈宝！」原因是

出家人努力修行一生，愈早出家的僧人，经历与体会愈多。随着出家岁月的积累，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修行体会，如同摩尼宝般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这些年有机缘亲近各国僧团的大长老，几乎每位大长老的戒腊都超过 60 年，代表这些长老修行、利众已有很长的时间，个个都是佛门的瑰宝。很感谢大师父给予弟子的学习机会，不仅拓宽视野，也接触不同深度与





高度的人，让我们有机会获取更丰富的生命养分。

2018 年，中道僧团迎奉古印度迦毗罗卫国比普罗瓦佛塔考古出土的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永住。这是对华人社会来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事情，在有生之年能恭逢圣事，真可谓三生有幸！大师父、僧团、原始佛教会法友们，为了迎奉 佛陀真身舍利，前后费心费力

的忙了三年，期间的辛劳是外人难以体会。很遗憾的，有许多教界人物为了自宗权威利益，是百般的阻碍与破坏。

三宝的光明庇护！中道僧团、原始佛教会全体法工，以及台湾、大陆、马来西亚、美国等地的法友们，大家团结不退，齐心协力的完成了此一盛事。当然没有完美，依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可是迎得 佛陀真身舍利，已然无有遗憾了！

成长与体会

大师父常对僧众说：「出家人没有自己，无法随心所欲，想怎样便怎样。」

解决问题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面对问题，当我们无法直面问题谈何解决？

在修行路上，个人很庆幸自己是出家人，无法随心所欲的选择逃避。既然逃避无门，那只能勇于面对。若没有面对困境的勇气，只会陷在逃避的障碍而止步不前。



二十多年来，个人经由面对问题，学习克服问题。其中，身心不断的影响、改变，最终会如何，谁也无法确定。但如佛陀说：「虽然努力修行后，此生不一定能够解脱，但不努力必定没有机会。」

我们的一生，或多或少有着难以度越的障碍，对他人而言，我们的困难或许只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每个人面临的困难，是无法相互比较难易的程度。**唯有面对，不能逃避，人生才有改变的契机。这是个人深刻的体悟与成长的分享！**

P.S. 谛严比丘尼，1968 年出生，大学毕业。

2001 年依缅甸僧团菩提长老出家、受十戒，再依斯里兰卡尼僧团受比丘尼具足戒。依止随佛长老修行，二十年来，参与中道僧团、原始佛教会的创建，参与推展原始佛法于美国、澳洲、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的事务，贡献良多。至今，中道僧团比丘尼僧团成员。



启 程

中道尼僧團 菩覺沙彌尼

小时候，曾看过一部佛教动画片《佛典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佛陀，也是从那时起知道原来人死后还有轮回。读小学时，从小一起生活的奶奶因意外离世。尽管当时我还很小，父亲却没有像一般家长的过度保护孩子，而是让我全程参与了奶奶的治丧事宜，从守夜到最后的火化。现在想来，当时父亲便是在面对生离死别，很感谢他愿意带我一同经历、一同学习。

缘系中道

因为父母学佛，有时也带着我去寺院拜佛，在佛化的家庭长大，自小便对佛教有好感。但内

心仍有些疑惑，那些念佛超度法会真的有用吗？

后来，父母转为学习原始佛法后，便向我推荐并一起学习。回想，第一次见到随佛长老，是在2017年的南山寺禅修营，十天的禅修使我对佛法的认识是彻底刷新。**原来，真正的佛法是强调实际的、科学的、务实的认识与运用，也是运用在日常生活法。**禅修结束后，我听得法喜充满，希望能有更多机会亲近和学习。

大学毕业后，很有幸跟随中道僧团到斯里兰卡进行雨安居，期间师父们也给我机会承担一些法务。藉由处理法务及日常生活的方便，我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僧团，发现师父们真的很



不一样。无论多么辛劳，僧团师父们都是不遗余力的关怀眼前的人。大师父说：「出家人没有自己！」这句话正是这一群人的真实写照！

一开始，在禅林做大寮，我需要参与烹煮十多个人食用的饭菜。我不太有经验，对于食材怎么搭配、烹调，不同食材的调理时间各要怎么把控，也都不甚了解，时常是手忙脚乱。有时，道一师父会默默地出现在旁边，带着我们这群「会吃不会做的年轻人」，逐步的认识、了解、学习、操作这些「基本生活技能」。耐心的教导我们认识各种食材的属性，各需怎么切，又需如何搭配。**原来，日常做菜也要善知、善用因缘，而不是「不分别」。**

每次和师父一起做事，便不觉得焦虑，不知不觉间便会认真和用心的做现前的事，内心就会很平安踏实，也渐渐明白师父的教导：**「没有大事、小事，只有现在需要认真面对和处理的事。」**修行便是如此，寻常之处显功力，细微之处见真章。

2018年3月，在父母的见证下，我正式受持九戒，开始了跟随僧团的近学生涯。两年的时间里，有随同僧团参访各地，有参与赈灾慈善，也有参加学术会议。在推展法务的同时，我接触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师长藉由各种经历从中教导与启发，我也体会到：原来，人生可以过得如此充实！随着近学的时日愈久，内心也愈来愈踏实了。

2019年结夏过后，我向道一师父请求出家，并于台北内觉禅林剃度，随后受十戒，正式成为沙弥尼。

面对生命的素养

活在人间，不能不面对人与人之间的课题。
人与人之间的计较、对立与猜疑，大多是出于各

自的期许与要求。当陷在这些心绪之中，就不得安宁。如果用一片叶子挡住眼睛，就看不到整个世界了。怎么才能看到这个世界呢？

出家后，第一次在台北托钵，作为刚出家几天的沙弥尼，竟能够受到居士们热情的护持。那一刻，我很深刻地体会到僧团的可贵，真的是「前人走好，后人好走」。深深感动之余，也倍感要珍惜在僧团修行的机缘，应当精进修行，回馈大众的护持！

在泰国参访学习期间，几乎每天早上跟随尼僧团出外托钵。某一天，托钵的路上有一段残破的水泥路。路面是坑坑洼洼，有很多硬又尖锐的石子。赤脚走路，脚底被石子硌得生疼，距离托钵地点又远，一路上内心没有停止过对话。我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想：早上看到身边的同修面对自己，是既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可当遇到其他人时，却是有说有笑，随即产生了对比和不平衡的心理。其实，那时的心绪是埋怨对方！

边想、边走，走着！走着！突然警觉：我现在是在托钵啊！于是，心念回到脚下的步伐，专住认真的走路。走在返回寺院的路上，清晨太阳刚升起，温暖的阳光穿透树杈的照射下来，路边的芦苇丛在暖色雾气的包围下，焕发着生命光辉。真美啊！这路不可能重复的再走一遍了。

人生路上，当错过了！错过什么？自己是浑然不知！身边的善缘总是不停的流转，只是被动的等待被重视、被关心，却不懂得努力耕耘，便只会错过眼前的美好。

我想起受戒前，某日清晨道一师父在湖边树下开示：**「只知要求别人，自己也会不平安，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其实面对亲近的人，譬如：家庭中父母、夫妻、兄弟姐妹，我们往往期待更多，期望对方重



视自己，但却发现不了现在已有的好。如果围绕在个人的需要及感受上，这样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也很容易错过彼此。

回到寺院，念头转变后，发现早上天气有些凉，起身为同修倒了杯热水，让她回来后可以暖一暖。过了很久后，当我俩再谈起此事。对方告诉我，她在那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一句话：「今天收到一杯温暖的热水！」长老讲过：「人和人的关系是看远近」。我觉得，有时实际的距离近，但是内心的距离则需要互相散发善意，而不是眼里只有「我」。**当移开紧遮挡在眼睛前的树叶，便能看到世界，内心更宽广，人与人之间更温暖，珍惜眼前的善缘。**

以往，看待自己和别人时，常常不自觉的加入主观评价、推断，预判。这些评价大多是出自自己的经验、认知下，所做出的判断，缺乏从别人的角度和因缘做出了解。但，这些带着自我色彩的评断，只要倾听对方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世界，原本的评断便会有所改变。

因为，评断多是自己想法，而故事则是对方的人生，坚持评断总是难以接近对方的人生！不是吗？正是因为如此，让我逐渐学会「如何的看待自己与他人」，发现人与人之间真正重要的事。很感谢僧团和身边同行的姊妹们！

没有标准答案

小时候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养成了安安静静性格，是大人眼中的乖孩子。小学时期转学过两次！第一次转学是到一所寄宿学校，刚换了新环境既需要时间适应，也觉得有些跟不上课业。某次语文课写了一篇作文，文题是《笨鸟先飞早入林》，文意是鼓励自己要「勤能补拙」。现在看来，当我面对成长过程的新经历时，虽然努力克服困难，但对自己是有些过度期许与要求。其实，「允许」自己需要一段适应环境和学习成长的时间，是使自己获得正常发展的态度。欲速则不达啊！

在社会竞争中，一般人重视的是成果，而不是努力。往往是比较成果的好坏，有否成功，并从比较里证明自己，求得肯定。若没能达到自己的期许时，便产生挫败的心绪。**在自他比较中，频频评量着自己与他人，忧喜交织、悲欣拉扯的**





心绪，看似是在意自己的表现及评价，实际只是「不想输」。

然而，正如大师父曾说：「每个人不同，没有唯一和固定的标准，师父不会用别人来评价你，也不用你来评价他，只是启发，以及分享案例。但，没有标准答案！」

刚出家不久，由于签证到期，只能离开台湾。那时想到：自出家后，一直有师长走在前面，接下来的日子，自己将要独自面对大众时，虽未来还没到，但已设想一堆可能发生的场景，愈想愈紧张。为了帮我度过忐忑不安的心绪，道一师父提醒我：「可先静静的察看浮现的念想与心绪，并试着记录下来。」我便待在安静的角落，坐在桌前开始记录。现在想来，这真是有趣的经验，当时随着念想与心绪，追问了自己很多的问题，随想、随问，又随问、随察、随答，自然的累了，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当真正独自面对法友们时，却是从紧张到自然，从自然到分享体验，分享着眼前能分享的体会。事前，我对自我的期许，大众对我的学习评价，早已转变成彼此之间的真诚、关心与了解。跳脱出期待的经验，真的十分美好！

虽说笨鸟先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社会的标准是要「早入林」，而不是在乎这只鸟自身的成长。如果缺乏「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的智慧，眼里只看重结果，努力的方向会朝向光明吗？当人们能够放下种种期待，倾力面对和解决现前的问题，努力于人生的过程，踏实走稳眼前的脚步，珍惜眼前的生命，内心便可平安了。

生命中必经的课题

长辈渐老，终会自人生毕业而分离。每当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时，理性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

宴席，但感情依然不舍难当。人只要投入感情，往往也伴随着期待，希望可以稳定不变，而苦恼也由此产生。

疫情期间，俗家姥姥过世！那一夜，一想到再也听不到姥姥的声音了，泪水不禁流满脸庞。心里想着祖孙相处的过往景象，是一幕幕温馨满盈的回忆。正是有那些美好而可贵的经历，现在我才为此而流泪。正如大师父说的「幸福的眼泪」！唯有曾努力耕耘生命的良田，日后才能收获幸福的泪水！我是为分离而悲伤吗？或是收获生命的幸福呢？

如大师父说：「如果内心没有真正在乎的人与事，人生必是茫然与寂苦；若内心有真正在乎的人与事，人生必有忧虑与愁苦，但也有方向与光明。两者的差别，既不是有或无在乎的人与事，也不是忧苦，是在期待。凡有期待必有忧苦，只要远离期待，此生即可离忧苦，又有方向与光明。」

法海住院的最后一段时间，大师父通过联机的方式，使我们能够透过镜头把握法海与我们之间的幸福因缘。法海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虽然肉体经历着剧痛，却依然不忘关心身边的人，坦然面对死亡，是那么的自信和豁达。这是生命的真正奇迹，更是修行佛法的真实受用！

大师父也藉此教导弟子：「正是因为有死亡，我们才会反思、检讨，进而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可贵的不是保有美好的一切，而是学会努力现在、把握此生，懂得珍惜现在的缘分，珍惜旁边的人。」

幸福满怀

出家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关心俗家的父母，在联机中，彼此分享生活点滴及学法的发



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虽然父母要承受内心对我的情思切念，但也真心希望彼此的生命愈来愈正向，可以远离忧苦、朝向光明，此生能利益更多的人。虽然肉身分离两地，但心念是携手走在正法的道路上。我们很幸福！

在弘扬原始佛法的路上，僧团经历了风风雨雨，诸多艰辛不易。我眼见的师父们，依然保持着单纯和朴素的初心，正像一棵菩提树，在暴风雨过后，依然继续的往上生长。

在《人生果实》的记录片里有一句话：「落叶滋养土壤，肥沃的土壤帮助树木，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僧团像一片森林，自己像一棵新栽的小树苗，在庇荫中成长。

忆念 释迦佛陀、大阿罗汉们的智慧与光明！

感恩 大师父、道一师父、中道僧团的师父们，感谢师父们没让我错过此生！

感谢 携手同行的兄弟姐妹、法友们，遇到你（妳）们真是此生非常幸运的事！

p.s. 菩觉沙弥尼，1994 年出生，大学毕业。2019 年依止中道僧团尼僧团首座道一尊尼出家，后依斯里兰卡尼僧团受沙弥十戒，再依道一尊尼受式叉摩那戒。至今，中道尼僧团成员。



法慧与鸚鵡型直升机合照

正法的生活无憾

馬來西亞 法慧

九岁那一年，看着我慈爱的外婆躺在棺木里，妈妈的悲泣、姨妈的嚎哭，房里被浓浓的悲哀气息笼罩着，懵懂的我，也急得跟着哭了，外婆到底去了哪里？我们再也见不到外婆了，是这样的吗？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深刻的体验。死亡是令人恐惧的，死亡是无可预知的。我害怕死亡！家里的佛菩萨无法去除我对死亡的恐惧。

上了大学我积极参与佛学会里的各大小活动，更积极推动南传禅修。每逢大学假期，必定远离尘嚣，到禅林修禅定，精进学佛、修禅定，冀望像佛陀一样，了脱生死，不受死亡的束缚。

大学毕业后，进入国防部当军医。军人应该是不怕死的一群，但我是最怕死的一个！我们军人见面是总有一个口头禅，“Hi, awak masihhidupkah?”（嗨，你还活着啊！），然后哈哈大笑。听起来似乎轻松又幽默

的调侃，但背后的焦虑和沉重无人知晓。

我最怕乘搭飞机，虽然有一层铁皮包着，但只身凌空高挂，一点都不好玩，我常常在担忧：

「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偏偏身为军医的我，不但经常要乘搭飞机，还得乘坐空军的直升机到偏远的山区服务。军令不可抗，纵使我有千万个不愿意，都得出差。出差前几天，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儿子、丈夫、父亲，我已经交代好我的「身后事」，望着娇妻、年幼的孩子，我内心的挣扎、无奈和恐慌，只有天知道。

每次登机后，第一件事是祷告：「愿我平安落地！」接着闭上眼睛，精进修炼「安那般那」，试图平伏内心的焦虑。30年前，马来西亚国防部的直升机 - 鸚鵡(NURI) - 飞行安全记录令人堪忧，坠机事件频频发生。记得有一回，飞往砂劳越州加帛省的途中，直升机的后翼发出异声，看着上士拿起手电筒去检查的那一刻，我内心一沉，脑子一片空白：「不会是今天吧？我还不



能死啊！」所幸这只「鹦鹉」安全降落，一下机，闻到土香，我情不自禁的想趴在地上亲吻这片土地，还是「脚踏实地」能让人心安！

由此可见，对死亡的恐惧，不曾离开过我。直到我遇到随佛长老，在修习原始佛法，并且深入了解因缘法后，这种恐惧才逐渐减缓。

犹记得 2013 年，我孤身前往上海协助僧团于神州开教。在飞返马来西亚的行程中，遇到强烈的气流，飞机在毫无警戒的状况下，直降一万多尺，机舱里的乘客们尖叫不已，机身颠簸长达 20 多分钟，场面一片慌乱。当飞行平稳后，大部分乘客由于过度恐慌而身体不适而出现状况，机组人员忙着安抚乘客。我也自告奋勇的去协助一位症状较为严重的妇女，并安抚她。待一切平稳后，我安稳的回座位上，惊觉：「咦，怕死的我，怎么会不是被安抚的那一个，反而安抚起别人来了？」我这下才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害怕死亡了！心想，是自己已经学会调伏内心的恐惧？还是，此行是为协助开展圣教而来的，总有天人护佑吧！

2019 年，法海师兄病危，我和法澄毅然前往台北探望我们的兄弟。我们在随佛长老和僧团

的引领下，到荣总医院探访法海师兄。病房里的法海师兄不见病容，双目炯炯有神，见僧团到访，执意要下跪礼拜长老。见到我们夫妇俩的到访，不但表示感恩，还深恐我俩舟车劳顿，让我深深感受到兄弟的真诚关怀。看着法海师兄与众人侃侃而谈，我进入了沉思：「纵然病痛、死亡即在眼前，法海师兄却能够如此轻松、坦然面对！我深信，这是佛法的力量，实践在法海师兄的身上。」看着此时正面临死亡逼迫的法海师兄，我打从内心的敬佩他！从他那从

容、安稳、祥和的神态，从他那积极分享他的人生体验、传播关爱的举动，我知道法海师兄已经远离了对死亡的恐惧。从法海师兄身上，我看到了死亡并不可怕！

随佛长老当晚指着病房的门口，对着众人说：「有人在此处闭眼，亲友为之哭泣；却在彼处开眼，亲人为之欢庆！我、人、众生的生与死，只是世人妄见下的概念，实际只是『因缘转变』而已！」这段开示震撼了我，更加深了我对「在佛法没有『死亡』这件事，『死亡』只是一种想法。」的领悟。

学习原始佛法，不止解除了我对死亡的恐惧，还让我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法海师兄完全全的体现了一名学习原始佛法的优婆夷/优婆塞应有的风范 - 智者、仁者、强者、善者、勇者！ - 法海师兄就是学习原始佛法之人最好的榜样和楷模，珍惜现在、倾力当前、分享自己、自利利他！

法慧此生何其有幸，能遇到随佛长老，学习佛陀的正法，在正法光明的引导中结交一群相知相遇的兄弟，一起在随佛长老门下学习因缘法，活出生命的价值，此身无憾！



就是这样！佛陀的教法就该是这样！

臺北 法尚

我接触佛教时，并非为了信仰，而是想了解当时 佛陀教导僧团圣弟子们的教法是什么，我渴望明白什么是「如实知」、如何才能「如实知」；但是在经过许多年之后，发现自己在深邃的佛学森林里迷了路，不知何去何从。本以为是接近 佛陀，实质上却是离 佛陀越来越远。

直到 2014 那一年，在 youtube 中遇到了随佛长老及中道僧团。当时日夜不休地听着大师父的开示影音，做起逐字笔记，听到精采处实在激动，大喊「就是这样！佛陀的教法就该是这样！」佛法应该是能教导世人：面对生命！面对现实！只因为生命是活在现实里。自此而后，逐渐舍弃传统期待圆满、理想、完美、圣人的信仰教义，回归到 佛陀直观生命现实的法教。

老实说，人活在世上，面对生存的种种老病死、群我关系、生命意义、家庭工作事业，没有一件是简单的事，但是我总深深记住大师父说过的话：身为 佛陀的弟子，化成灰你都得要记住「因缘法」！正念因缘法，学习在活着的每一天解决问题、开展人生、度越烦恼，不容易但是很值得，因为如此赢得的是一段活生生、踏实的生命旅程。

至于如何落实正念因缘法的观察训练呢？大师父在《如何检验烦恼的度越》开示影片中提到几项检验内容，可以作为反省自己或者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对自己的看法有改变吗？对其他的生命的看法有改变吗？」每一个生命都是受到历



史流程的影响，因缘不同，现前的表现当然也不同。有了这样的认识，让我在面对自己、家人、朋友与其他生命时，习惯站在因缘的角度去理解，学会看到自己或别人的困难，也因此有一些想法：

其一是关于道德的信仰。道德是人类文明进展过程中留下来的精华，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力量之一。但是道德在运用上，如果不能随着因缘的状况调整，反而可能造成误解或伤害。从道德的角度看事情，容易变成应该或不应该，人们不觉得自己被理解，只觉得被要求；然而从因缘的角度看事情，可以很清楚看到人处在因缘当中的反应，那么人就可以被理解。

其二是关于当好人的迷思。佛教徒秉性善良，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做好事。不过，我学到的一课是：行善当好人也是需要根据因缘做调整。关于这部分的迷思，可以分成两点来说：一、如果我做好人，却害别人变成坏人，这也不是件好事。有些人是姑息养奸或胡宠溺爱，人家在做正确的事，他在背后当好人扯后腿，这在家庭之中经常发生，有人净扮白脸，扮黑脸的人即使做的是正确的事，也是遭人讨厌；有些则是看事情角度不够周全，以为给人一时的方便，不知可能造成团体组织的伤害，这在组织团体比较容易发生。当好人容易，做正确的事却需要有智慧和魄力。

「其次，一样米养百样人，需要分辨身边的人。」佛教徒有种倾向，觉得需要接引人学佛，加上天性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因而忘记世上人儿有好多种，必须加以留意分别。不可讳言的，社会上有些人属于病态人格，这些人人格扭曲，缺乏共情能力，为了达到他们个人想要的目的，可以用尽各种手段和技巧，不惜破坏、伤害别人。我们必须有能力分辨出这样的

人，不可再无差别、无条件的给予帮助，唯有闪远一点才能保平安。

「再者是对人生意义、生命的重点有改变吗？」人类的大哉问就是：人生意义是什么？如果生命的终点是死亡，那么活着是为了什么？属于佛教的解答，不是过度消极、避世、颓废，明明活着却很想赶快离开地球；不然就是过度理想化，设定永恒达不到的伟大目标。一个人活着，想要成为一个自立、自我负责、关怀他人、对其他生命保持兴趣、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能够度越烦恼的人，那么佛陀的足迹是唯一的指引。生命的重点，就在生命本身，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知道个中滋味。佛陀的法教指引我们方向，僧团教导陪伴我们，至于脚下的路必须自己亲身走过。

至于「对理想、期待、盼望、需要的情感表现有改变吗？」大师父曾说过，人生就两件事：想要的，要不到；不想要的，甩不掉。人们就因为如此，所以烦恼得不得了。关于这一点，我用大师父的法语：「有的好好用，没有的不要想」来提醒自己，眼前有什么，好好运用。从因缘法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发生那件事的因缘，期待什么事情发生或不发生，只有努力的耕耘让那件事情发生的因缘，以及远离不发生的因缘，至于会不会出现期待的结果，不是我们能够掌控。只能努力，努力在过程中，在过程中体会人生，无法期待结果。

此生能遇到这么好的大师父，这么好的道一师父，这么好的中道僧团，带领我们回到佛陀的座下，让我们有机会听闻到佛陀的教法，绝非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福报，而是几千年来许许多多人的努力的成果，思及至此，内心充满无尽的感激。感谢佛陀，感谢大师父，感谢中道僧团，感谢法友们陪伴此生。



生命因而豁然开朗

高雄 法覺

仰望佛陀、想着佛陀，您当初是发现了什么？说了什么？跟现在的经典到底差多少？差在哪里？

这是我皈依原始佛教之前的疑惑，直到2013年12月25日高雄道场启用当天，听到了随佛长老第一堂课「原始佛教与传统佛教的差异」，我心中豁然开朗，当下再次皈依了以往从未听闻的原始佛教，因为我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虽然皈依，也知道每日必须深入经藏——研读长老的著作、聆听长老CD录音、观看YouTube长老的说法录像，只是当时开口闭口：工作忙、忙、忙，每每晚上打开书本、开启

影音，却成为最佳助眠剂；周日的共修时间、每月一次的龙山寺宣法、周二或周四的课程，也一直以“忙”为借口，而稀稀落落的几乎没出席，当然日子也没多大改变；直到一年半后，因为老公受伤的因缘，必须自行开车上下班，就利用早晚2次各30分钟，在车上听闻长老的影音视频，听了半年后发现：这是我人生的历程中观察自己最仔细的半年(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听法时，我们就已经在自我禅观、觉察了)，之后我将教会的课程排入行程中，这样就不再感到忙，几乎都能够出席所有的课程及活动了。

说真格的，刚开始上课好痛苦喔！一直觉得长老上课好像在讲文言文，什么如实知、因缘



法，五阴、六处、触……都是些从来没有听过的字句，老是听不懂；还好我很皮，管它懂不懂，反正就是一直上课，不放弃任何上课的机会，每天晚上再听 YouTube 影音，听闻中的自我觉察，加上抓取每天生活中的新经验，渐渐的稍微搞清楚一些佛学名相，也在生活新的历练中自然转换了不同的响应模式，例如：面对老公急性子的完美要求，过去我会马上“啪”的响应过去，但现在会先想想，老公在表达什么样的讯息，也会发现老公可能在在乎什么；面对慢郎中的儿子，表达出来的意见，虽然不合自己的习惯，但也可从中发现：这也未尝不可啊！跨过了以前自己过不了的心情。

「当吸饱气，就必须把气呼出来；但在呼气的同时，吸饱气的因缘就改变了。」我不断的想这个所谓生灭法的问题。有一天，跟老公吵架时发现：老公噼哩啪啦的数落自己开车不小心造成的损失，当下升起的委屈心绪，就在回应的一句“是我不小心”中平静了，自己委屈的心绪也改变了，老公也不再多说啥。哈哈！这样就不会像

以前你一句责怪、我一句反驳的没完没了；又有一次，明明跟刚接任的儿子说：「仓库的调整交由你负责了。」当儿子指挥员工做调整的时候，我竟然习惯性的跑去指导一番，当然换来儿子一番的不高兴，我也当下惊觉自己的不当，马上离开现场。

渐渐的，不当习惯的改变，时间缩短了、次数减少了，是因为长老在课堂中不断的举例，不断的以不同角度切入，让我清楚明白如何将学的法在生活中确实实践，得到学法的受用。虽然改变不是都那么的顺利，惟真的受用，好像就内化了，融入生命中了，此时此刻此因缘，很自然的就正念呈现，而受到不良影响的程度就降低了。

认真学法的过程中，虽然过往习惯改变不容易，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现，时间反反复覆有缩短，惟自己了解还有努力的空间；也告诉自己：绝不放弃任何学习、练习的机会，了生脱死不用想，生活中的豁然开朗随处现，有因缘法的正念，依着四圣谛的作为，生活琐事就减少很多的波澜，就有平安的幸福感，真好！





牵你的手

臺北 法純

近年来，一向独立，除了偶而脚部痛风发作，平常还会开着吉普车或骑机车到处趴趴走的90岁父亲，因脊椎压迫性骨折而被迫卧床，几乎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床走动，每天只能望着天花板发呆，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形容这样的日子如同在地狱般，觉得自己都快疯了，甚至好几次想要自杀，有了断自己的念头。父亲的形象，一向是强者、是家庭的支柱、是我们的靠山，可如今已年迈的他，身体功能逐渐衰退，动作变得缓慢、运动量降低、活动范围越来越受局限…，已无力支撑自己的身躯。身心痛苦的折磨，他要如何面对？为人子女的我又该如何面对？

父亲是一位颇有威严的人，我从小就敬畏、

不敢接近他，他只要一瞪眼，不用出声，就很吓人。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方式，只要是被看到做错或做不好，他总是以训斥方式，让你感到羞耻、害怕。他从来不会在你面前讚美你、夸奖你的表现，他不会带我们出去吃喝玩乐，印象中没有被他抱过、牵过。父亲是坚强、能承担艰难、有责任的人，这辈子就是忙着工作、为家庭打拼、努力的赚钱，让我们有舒适的居住环境，栽培我们读书上大学，只要你有能力读就尽量读，不会限制你发展。他让家庭的经济没有困乏，在他肩膀下，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但是跟他的距离总是远远的。我一直渴望能轻松的面对他，能在他面前撒



野，能跟他无拘束的谈天欢笑，可以挽着他的手散步……，但都只是想而已，似乎遥不可及，我没有勇气去跨越这条鸿沟。

回去探望父母，我的心境总是一则是开心一则是压力，是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绪。父亲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以往完全的不同，起居需要别人照料，处处需要依赖别人，要如婴儿般穿尿裤……不得不在子女面前暴露自己的失能，眼前的父亲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种威严的模样了，我必须重新去认识他，了解他。若我这辈子想要拉近跟他的距离，化解我内在的渴望，就在眼前的此时此刻，我不要再犹豫！不要再等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父亲的体能逐渐改善，现在已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我会开车载他出门运动，若他体力不佳不想动就坐车逛一逛、兜兜风，每天他会整齐穿戴好等着我载他出门，好像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父亲的个性改变了许多，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慈祥、比较随和，当他身体好中气足时，说话还是会很大声，但已不会什么事都要管，我们会笑说他是一位愈来愈可爱的老人。跟他的互动，我学会尊重他，维护他必要的尊严，只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时候扶他一下，他自己也会在需要协助的时候主动伸手过来，让我牵着他的手，我们就安静慢慢的散步，走累了就坐下来，看海、看云、看人，

彼此静静依偎着，什么话也不用说。这一幕的画面，不就是我童年的渴望？只是想象中的角色变换了，不是父亲载着我、牵着我，而是我开着车载着父亲，牵着父亲的手。

人生的阶段中，好像就是求学、工作、赚钱、结婚、生子、白头偕老…，按部就班的进行，似乎理所当然，没有怀疑，觉得这就是美满人生。但若有一天完全偏离了这个轨道，冲向深渊、跌落谷底，那时就如同天崩地裂，混乱无助，令人万分痛苦，难以面对。至今，回首走过的路，看到自己人生偏离原本期待预设的轨道后的种种际遇和转折，发现生命历程有过这些艰难的经验，更能刻骨铭心，犹如海水，打到礁岩才能激起美丽的浪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人生必有的经历，谁也无法避免。我衷心感谢 佛陀，感谢佛法，感谢大师父和僧团师父，由于您们的引导，让我在经历生命中甚多艰苦的经验时，仍能保持一颗向阳的心，持续向光明前进。





风雨中的积极坚韧

檳城 法央

积极学习，扎稳基础

每次与大师父、僧团师父们说话时，我都会脑袋当机，没办法组织完整句子来响应师父们，每每讲话时就舌头打结或是「口不择言」。好在师父们有足够的耐心分析、讲解。

我就坦诚吧！因为我中文不好。做人要坦诚，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承认不会并不丢脸，只要加以努力学习。面对困难、接受困难、再解决困难，愿意改变就能好转。久而久之，在与师父或任何人沟通时，内心就不会一直感觉有压力，不再压抑就坦然了许多。

大马政府从 2020 年三月开始，因为肺炎疫情严峻而实施的全国行动管制令，自此就没办法

前往办公室上班，更别说是前往区域道场参与共修或读书会等活动。刚好与几位蛮聊得来的法工朋友，在互相慰问关怀时，发起了学习小组，一起来阅读正法之光。

在这八个月有余的日子里，我们的学习方式不停在调整、改善，就为了大家能打好基础，更能掌握法义。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协助吉隆坡、檳城、威省的法工群，处理一些回馈表的数据分析，进而了解大家对于学法的需求。

法务组在生谛法师的引导及几次的协调会议下，开设了几个不同的在线学习班：微信读书、十二因缘经法原说略讲及正法之光等。希望通过这段时间，大家能好好学习、互相督



促、扎稳基础。

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工们，不放逸地争取时间，每天积极学习，待疫情结束后，师父们再来马来西亚弘法时，我们就已经准备好，能够随时跟上僧团的步伐！

坚韧不拔的毅力及恒心

于 2018 ~ 2019 年的短短一年之间，感谢师父们给予我学习的机会，让我有三次机会参与锡兰法务之旅。

旅程中，师父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的，拜见不同的长老，讨论、协调佛教要事等。每每直到深夜，大师父还会关怀参与法务之旅的大马居士，花时间为我们开示。大师父从不浪费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即使搭车路况颠簸，大师父也会争取时间的在车上写书。

虽然我们看到大师父表面上光鲜洒脱，然而近身在大师父身旁时，我更是看到大师父那股不惧劳苦、坚韧不拔的毅力及恒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2018 年时，我跟随大师父拜访锡兰首席大戒师 Ven. KammatthanacaraDodampahalaChandrasiriMaha Nayaka Thero 的道场，大师父央求大戒师出席某个重要的佛教活动，但大戒师碍于各团体间的种种冲突因素，一直婉拒大师父的请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师父做大事情的坚决态度，不依不饶地



请示大戒师，每每话题一被扯离目标，大师父就会条理分明的拉回正题，直到达到目标为止。

大师父这看准目标后，即不惧困难、排除万难、向前迈进的那股精神，让我终身难忘。我也秉着师父这精神，不浪费生命的积极于当前，每天下班后，就赶去上在职硕士课程，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数据科学硕士学位。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压力巨大、精神苦累，甚至还请生谛师父帮忙祝福点灯，以保佑我顺利完成考试，非常感谢僧团师父们。当完成所有考试论文后，那内心的压力就突然释放了。我第一时间就联络师父报告喜讯，并告诉师父我愿为教会付出的心愿。

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愿尽我所能，终身护持僧团及支持原始佛教会的推展。



生命的方向

桃園 正月

感谢启蒙的师父们，让我一开始学习佛法就接触到印顺长老的著作——《成佛之道》、《佛法概论》与《印度佛教思想史》等著作，当时的理解是：《杂阿含经》虽是原始佛教结集的圣典，其内容并不限于解脱道，实则蕴藏着菩萨道的精髓。但这到底已是部派佛教的诵本，在当时虽然有些疑问不得解，但也藉此认真的学习，度过了人生当中的低谷。然而，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当下，渐渐的发现小问题可解决，中问题可低空掠过，大问题却过不了！内心起了大的疑惑：不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吗？

有幸，经法友介绍观看随佛长老的视频《原始佛教十二因缘经法原说略讲》，当时就像一把钥匙解开了多年的疑问——识缘名色等问题。因

此专程到北投请好友带我上山，我请问谛严法师在家人如何修行？谛严师父回答：「妳可以从生活中去观察你在期待甚么？近日龙山寺文化广场有举办禅修活动可以报名参加。」当时觉得这是很务实的答案，也就这样一路跟随学习到今天！

长老在宣法中，逐步厘清传统流传的经典，因阿育王时代政治力量的介入，已揉杂了许多部派佛教的部义，以致有甚多谬误之处；而佛陀的佛法经过二千二百多年的隐没后，经由近二百多年来五代人的接续努力，佛陀的佛法终于在随佛长老的手中还原了！感恩长老在弘法时，无私的以还原的佛法，用佛教史与以经释经的方式来贯串经法和禅法(即身观察)，逐渐的传法给学众！长老说法恳切、用词精准、譬喻传神，原来佛陀



时代的经法即是禅法啊！所以只要认真的学正确与完整的教法就可迈向光明之路了！感动长老与僧团师父们为佛教忘家、为正法忘驱、为众生忘寝；然而最令人感佩的是，在这没钱万万不能的时代，长老与僧团师父们竟然能够严守既不受取、不积蓄、不使用金钱，也不用净人的戒律！过着非常拮据的生活，这一路走来，师父们无怨无悔的历经了披荆斩棘的勇气、筚路蓝缕的艰辛与曲折动荡的苦涩。虽然我过去来不及参与，但从今以后当尽心尽力、责无旁贷的护持僧团的弘法大业与道场的顺畅运作！

在学法的过程中，发现长老是阶段性、善巧性的教导与启发，让弟子慢慢去发现自己曾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观念与经验的盲点，每每有着不同的认知与解读的震撼！长老引导弟子：无论是个人的想法、看法、情感与需求，都必须回归到眼前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使自己朝向因缘、缘生的如实知见，落实倾力当前，尽个人所能，在当前做当做、能做的事，朝向自利利他、和谐分享、息苦与断系缚的方向前进，因过程认真、踏实人生就能平安与无憾！法海师兄身语意的展现就是最好的典范！星虽已坠落，星光依然璀璨耀眼！他的学法过程、待人处事、热诚分享皆令

我感动不已！因为他活得精彩！是他从长老习得的因缘、缘生的智慧，让他能勇敢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他具备了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感谢长老的善巧观察与改变自身的法语：「人生是做出来，不是想出来！」、「求得是偶然，求不得是当然！」、「有的好好用，没有的不要想！」……等等，尤其当听到长老开示「因缘是多面的影响」时，竟然让我全身惊悚震撼得无以复加。

弟子受用了，善用当前的因缘，留意自己的看法，学习正向思考与别人的优点相处，验证可以改变过去对现在的影响，例如：唯一让弟子牵挂的紧张亲子关系，因努力改变而变得和谐多了，现在每天会问候，见面时有时会拥抱，这是以前未曾有的经验，感觉很好！感恩长老与师父们教导这务实、实际与生活接轨的佛法，原来佛法不在经文之中，而是活用在人与人之间；修行不在禅堂打坐之中，而是运用在日常生活应对进退之间的质量与对生命看法的改变。我渐渐学会平怀看待自己的优缺点，能与不能、尽力而为就好！此生很珍惜在学法的路上有师父们的引导，真好！真幸福！

成长，其时是带着问题上路，然后一路观察、反思、改进的，想要改变人生一定要付诸行动，当然也要承受翻转的代价。当法工或志工中的互动、来往，其实就是一个改变自己不错的选择。这就是长老善巧引导的方法之一，好事赶快做；好话赶快说，边走边整队吧！学法不是要学得很多，而是要学得正确与完整。我已找到生命的方向了，请问你们找到了吗？若是还没找到，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听一听另一种为真相发声、为正法护航的说法呀！





自己的田得自己耕

嘉義 法中

在农业上经常透过选穗嫁接，进行品种汰换改良，但得先锯除旧砧枝干，这意味必须牺牲原产效、重练，亦有失败风险；法如珍贵的接穗，僧犹再造者，生命要有脱胎换骨新的面貌，重在断舍旧有的看待响应方式与深固的陋习，重新接受内化相应现实的认知模式，然千差万别的素质往往也影响着行者天人交战拉扯的程度，宛如砧木健壮度与嫁接技术、合适节气、接穗亲和与否等影响着存活率；成长多数是在度越困难与烦恼后的礼物，烦累、不舒适亦是正常必付的代价，溺缅惬意逸乐之境，难有裨益；树若恣意生长，必有枯枝，人若随心妄为，必有过患。

韶光荏苒，佛门内的往来离留与生态，总不免令人喟叹，许多的「我以为」总在事过境迁后才明白，即便师长们的真诚相待，慈悲教化，也不能保证悉数恩情道义相应；屡闻真实佛教史、佛教现况时，沉重无力便油然而生，直至某日于禅林庭院扫落叶时，才想通一件事：树叶今日扫完，明日是否仍有落叶要扫？这一餐吃完，明天是否还要吃？诚然，今、明的精勤，亦复如是；

若佛教前程堪虑黯淡，我们佛弟子得努力点亮来加分，而非佛教如日中天时，我们才来沾光；不问难题能否全解，但求尽份心而无憾。

良师座下闻法，始于欢喜，惊叹崇仰，辗转欲知全貌，反致过度依赖，久未听闻便感停滞无进，此实堪患，再多的法义犹如绚烂的烟火，当下或许能震撼撼动，然转身后忙碌于生，往往又忘失失能，最终回归一件事：自己的田得自己动手耕耘，道业亦然，法离不开生活，得亲自去发觉才会是自己真实的体会，师长只能指点引导而已。

从小到大，生命的发展本身就承载许多的恩德、救助与灌溉，所以自重自爱自律不单单是为了让自己生命更好而已，也是不辜负其他生命一路对我们的付出与善意表现，虽然现在明了这浅显的道理，但也还在努力督促自己的阶段，于此共勉分享。感谢佛陀的教导，感谢中道僧团师长们，也谢谢佛门的诸多善缘！受惠之恩铭记于心！



改 变

臺北 正炬

2015 年，因为父亲的离世，我的人生及家庭发生重大的巨变。当时为了努力延续家庭的责任及维持跟家人关系的和谐，导致身心似乎难以负荷，无法远离及解决自己很多的痛苦及烦恼，每天感觉真的就是烦！烦！烦！

直到有位亲戚推荐我跟弟弟去听中道僧团在板桥龙山寺文化广场的一日宣法，当天随佛师父开示的内容中有一句话让我整个人当下瞬间豁然开朗。内容大概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会一直不断的想要追寻永远青春不会衰老的「生」，不想面对老、病、死所带来的痛苦。但是这些人都不了解，老、病、死都是「生」的一种表现。这句真是大大的敲醒了我的脑袋，并且让我心底暗自苦笑。师父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老、病、死就像是肚子饿一样，只要活着肚子就会饿，这乃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往往都没办法清楚的看透这点事实，并且还为此「正常」的事情感到痛苦跟难过，真令人啼笑皆非。

从那次听法之后，我开始参与原始佛教会的共修活动，学习如何用健康的思考模式跟观点，观察自己内心跟这个充满种种状况的世界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并且务实的在自己的生活中改变，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把心情当作事情。

自彼时起，很多新认识我的朋友都会问我：「你一直都是那么乐观吗？怎么每次跟你讲我烦恼的事情或是问题，被你讲起来都没有那么严重？」我都会回答说：「可能是我看待跟处理问题的方式比较正向而已，我自己也不是每次遇到状况都能处理得很好，我仍在努力学习中。」



以上这篇简短的文字，我想分享的其实不是中道僧团的师父们或是在这里学习的法友有多厉害、多有智慧、多温暖甚至对于佛法有真知灼见等等。而是想跟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分享：不论你是在哪里学法，请一定要好好的、诚实的面对自己，要变得更好，一定是从自己最不擅长及最弱的部分开始努力，毕竟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反正所有的事情本来就不会第一次做，就一定能做到很棒。

我很感谢在原始佛教会的学习能够让我改变，也很感谢当初愿意硬着头皮开始改变的自己。但愿我们都能够有勇气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并且在身边的人需要一些帮助时，都能够是个有温度的人，都能成为拥有幸福能力的人。



我看到了！

臺北 法芳

看到了，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自己的愚蠢、不理智和贪念。在学习正法前，我是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不理智和贪念的！

退休后，我积极投入传统佛教十多年：持戒行善、诵经、念佛、拜忏、打坐持咒...，所有的努力就是想为往生做好准备！**其实我从未认真观察过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举香跟拜（台语）的将希望寄托于来生，妄想有一个「我」从这一世到那一世，幻想着到了西方世界，就能永世极乐，如此超脱现实而不觉。这不就是愚蠢、不理智和贪吗？**这全因未识因缘、缘生！**

感恩七年前法尚师姐的介绍，我和法岸才有机会认识大师父和中道僧团，开始学习原始佛法，踏上当年 佛陀指引众生光明的离苦之路。这条光明的离苦之路，其中没有虚幻的玄谈空论，有的只是务实的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以面对因缘的流转；身心即是修行的道场，借着观察自己身心的变化，了解烦恼如何产生，**进一步去改变自己**；世间的真相既是因缘、缘生，就不要希冀永恒、企图掌控、妄想保有，只要努力耕耘善的因缘，人生的每一步路就能走得踏实、平安。

在师父开示的佛法应用课程中，「放下期



待」和「不求完美」对我特别受用，大师父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我和法岸会为小事各持己见，吵得不可开交时还会翻旧帐……，最终注定是一场没意义的冷战。我试着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抱怨和不满？其实只因法岸的看法不顺我意、不合我的期待而已，不但没法沟通，还越演越糟……，这不是蠢、不理智和贪吗？面对无辜的法岸，我常觉得自己修养太差，透过不断检讨修正，目前家里冷战的戏码已不再上演，当然一部分还得归功于法岸的善意回应！以前我偶而会被问道：「你是不是处女座的？」可见对方应该是看出我做事有「要求完美」的倾向，真是惭愧。有了因缘缘生的概念后，发现「要求完美」也是件愚蠢、不理智和贪心的事，缘生的世界本就没有完美的事情，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此外，不同的人对事情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彼此对「完美」的定义也可能不同，但你却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他人，未免造成双方压力，徒增困扰。人一旦有了追求「完美」的定

见，心里是容不下任何缺点的，这时优点就很容易被忽视！考试拿了 98 分，你只盯着失掉的 2 分，却看不见到手的 98 分，心理怎么会有平安？师父有个破碗理论：一个有点年份的碗，可惜缺了一小角，你会舍弃它或继续保有它？老实说，我们家还真有个碗底缺了一小角的碗，但因它的大小很适合用来装汤面或蒸蛋，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有时洗碗看到那个小缺角，就会提醒自己不要「要求完美」，自寻烦恼。

今生有幸能认识大师父和中道僧团，成为释迦族的一员，透过大家的分享，彼此珍惜、鼓励，学佛变成一件很愉快的事；对「生命的解脱」也有了新的认识 - 运用缘起四谛的智慧去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努力于当前因缘中该做的、能做的事，放下期待、不求完美，解脱不必等到死后，活着的时候，烦恼就少一大半了！短短数年的学习远胜于前大半生！感恩大师父的教导，感恩所有的一切！





最理想的修行地点和夥伴

臺中 法耶

跟着長老學習佛法，不自覺的已有近 10 年的光景，有的法義不斷的聽了無數遍，熟知諸法因緣生，一切事事物物都只是影響而不能決定，所以無常、無我、無我所。有的道理聽得多了也似乎了然於胸，如遇到友人遭遇困境，時不時的也會說出一段大道理，試圖帮他解開迷惑困頓，就彷彿自己是智慧的生活過來人，一副專家學者的模樣，開導友人走出當時的困境。這種事做多了，也覺得自己在長老的諄諄教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很多，智能增長了不少。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直到有一天，和家人起了衝突，我又習慣性地開始大道理的念叨着家人，用我能用的所有詞匯，得意洋洋的展現自認為口若懸河的辯才，把所學會的做人道理都搬了出來，告訴他應該如何做，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如何要改變自己的毛病等等。不料，家人突然說了一句：「你不是學佛嗎？為什麼你脾氣還

是那麼壞？難道你沒有一點錯，都是別人的錯嗎？」當下我也不甘示弱地回：「我是在學佛，但還沒成佛。」一回答完這句話後，心中頓時被敲了一記打心雷，對啊！我這叫什麼學佛、信佛的佛弟子？連最基本的做人都不及格。對待最親近的家人，只知要求他們如我的願，一切照着我心中理想的样子去做，沒有做到就被我不斷的數落，然後雙方一陣你來我擋的攻防戰，最後就是不歡而散兩敗俱傷。隔了不久，不同的緣由相同的模式又再度重演，只不過又多了些舊賬可以炒冷飯。「家是講愛的地方，不是講道理的地方」，這句話我也經常掛在嘴上，可是到了自己身上怎麼就完全失效了呢？原來我只是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當我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時，我馬上想起師父告訴我們的話：「人為什麼會抱怨？第一是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問題，內心產生一種焦慮感，



才会产生抱怨的行为，就好比，小孩子不小心丢了 10 元，会很紧张不知如何是好，你会对他说没关系，丢了就丢了吧，然后再给他 10 元，因为 10 元对于你是很小的一笔钱，而如果是家中大人丢了或被骗了 100 万，你的响应就不会是如此，因为那是你的能力所不足以解决的，然后就会产生焦虑情绪。焦虑情绪要找一个出口来宣泄，就会开始向人抱怨，因为你不敢承认是自己的能力不足，抱怨对方是把这种焦虑转嫁到他人的身上，好撇清自己不能承受的事实。第二是自己对人有完美的期待。人有一种往往自己不完美、内心里其实是知道、但是却想表现出自己接近完美的优越心态，人前很不愿他人看见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想方设法的在各种情况下，先要求他人的完美，只要说出他人的不完美，就意味着自己就比较优秀。但是因缘法是没有完美的，每个人生来皆不同，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不足，就像是『圆』的容易滚动，但就不会像『方』的稳定；又如同假花永不凋谢，永远绽放美丽，但就是没有真花的香氛可贵。」

经过自己内心深刻的反省，我发现我所学的很多人生道理，是拿来说给他人听的，而不是用来检讨自己的身口意。说别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指导别人应该如何处理问题也能说得合情合理。然而扪心自问，为何事情一碰到自己的家人就对他们失去了耐性？对自

己最爱的，最在乎的家人反而更不懂得包容？归根究柢就是人在最舒服的环境里、心情放松情绪平稳之下，最容易失去警觉性。因为环境是安全无虞的，周围的人事物也是无害的，就很容易露出最真实的自己。在家中面对家人其实是考验自己修行的最佳处所，能不能觉察自己内在的五阴，在碰上境界时，五阴当中的受，想，行能不能将因缘法、缘生法运用得当，不让自己被常，乐，我，净的妄想所控制，就是最难也最该注意到的事。所以修行不必在禅堂里念经打坐，也不是要去深山树林里的茅草铁皮屋闭关不出，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里去找到和谐。而“家”就是最理想的修行地，“家人”就是最好的修行老师。若是在家，和家人能够和谐相处，家中一片和乐的气氛，再扩大到各个环境里也就能够与人和谐共处，修行的基本功才算到位。反之，修行的路离尽头还远的很呢！

愿与大家共勉！



原始佛教 2019 年法务活动摘要报导



2019 年 1 月 13 日

中华原始佛教会北、中、南三地中道禅林（院）同步进行年终扫除，除旧布新迎新年。

当日的共修暂停一次，虽然师父没有宣法，但法自在其中，毕竟 佛陀的法是活泼泼的智能——无处不是法的应用，无时不是要解决问题。大家虽然牺牲假期辛苦了一天，但也过得踏实而丰富，力行实践了长老常勉励大众的话：「做你应做的、能做的、倾力当前」。

1 月 19 日

中华原始佛教会中道僧团假新北市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大会堂，举办《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的第一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法源再现〉。

随佛长老在这场殊胜的宣法中，一一指出现行汉译《相应阿含》与南传巴利圣典《相应部》〈转法轮经〉经文中，何处掺杂了奥义书、耆那教的异说，进而厘清正确的四圣谛，精要开展八正道修证道次第的四圣谛三转十二行，为世人重现 佛陀当年成就正觉、离欲、苦灭、解脱，乃至涅槃的菩提大道。

中道僧团这场严肃而精采的宣法会中，穿插两段轻松的音乐演奏与庄严的善信皈依。上半场结束前，邀请两位贵宾卓甫见、麦韵篁教授，以小提琴、电子琴演奏台湾本土音乐；下半场开场前，长老为八位善信亲证皈依及授五戒。





2月5、8日

初一礼佛祝圣、初四围炉法谈，欢喜过年！新春期间内觉禅林开放，十方僧俗皆能上山礼佛祝圣，植福过年。

正月初四，全台各地法友欢聚到台北内觉禅林，供灯礼佛，聆听师父的开示，也为 2019 年原始佛教会第一期法工营拉开序幕。这日是法工营的训练，同时也是初四围炉，僧俗法谈的温馨时刻。



2月10日

大年初六，菩提伽耶内觉禅林举办「托钵净施」体验活动，活动地点在天母士东市场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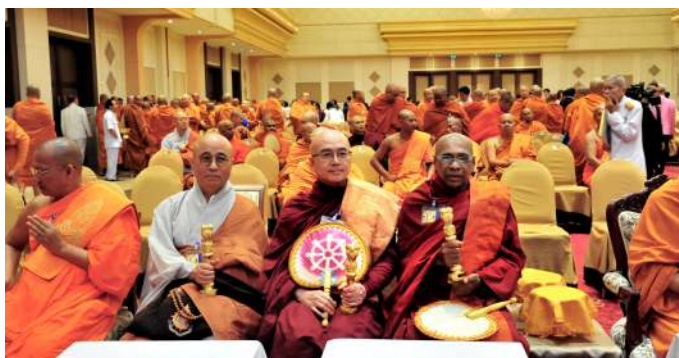
2月16日

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开法利生〉。长老不厌其烦的重述：佛陀最重要的教法，就是「因缘法」；佛教所讲的是正定，并非禅定；佛陀教导的道次第是四圣谛三转十二行，并非十结。



2月19日

随佛长老带领中道僧团僧众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与佛教团体颁予佛教杰出贡献奖，同时参加曼谷奈荣寺（Wat Nairong）举办的国际性正月月圆日普供养活动，并与参加该活动的斯里兰卡、韩国及奈荣寺长老签订合作备忘录。



2月24日

台北中道禅院七周年庆祝、宣法、供僧。





3月9日

原始佛教會 2019 上半年《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第三单元〈渡苦解脱〉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如期举行。在这一场的宣法讲座中，中道僧团导师随佛禅师为大众厘清佛教的核心问题：渡苦解脱。自 1990 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起始，随佛禅师承法开教至今已届满二十九年，随佛禅师感谢一路上相陪的僧俗二众。原佛会学众代表恭呈「承法开教二十九年感恩纪念集」予随佛禅师。

3月23日、30日

原始佛教會全台联合捐血活动，23 日在高雄七贤国中率先登场，与高雄市龙水里里办公室，联合举办捐血公益活动，体现积极勤奋、利人利己的精神。一整天努力的结果，总共为血库增加了 228 袋救命血。30 日台北、台中两地的捐血活动，获得超过三百多位的热血人士响应，各为血库募得 133 袋及 170 袋急需的鲜血，稍解血荒的燃眉之急，成果感人。长老教导众人「握在手掌当中的有限，经由手掌分享的无限」，这是幸福的一天。





4月11日

自 2002 年开始，长老即埋首于经说的还原，历经 16 年「依经证经」孜孜矻矻的探讨研究，已于 2018 年 4 月完成《七事相应教》的还原工作，在人间重现 佛陀的原说教法。

2018 年 4 月之后，长老开始在台北中道禅院系统讲授原始佛法，受教学众包括近学出家弟子、原始佛教会法工、及极少数真诚求法的法友。最新课程：《入法见佛》，4 月 11 日在台北中道禅院开讲，台中、高雄联机上课程共 8 堂课。



4月13日

《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第四单元〈人间佛道〉于 4 月 13 日在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

禅师表示「人间佛教」的真正意义必须紧扣着 佛陀正觉解脱之缘起四谛的主轴内涵，因为缘起四谛的教法最能契合人间的问题、实况及需要。



4月18日

原始佛教会举办首次的户外教学，由公关组筹办两天一夜的身心沉淀之旅，将教室搬到了溪头。因教会法工热情迎请，僧团在百忙之余允诺拨空参加，给承办法工很大的鼓舞；法友们则携家带着热烈响应，超过百人参加。



4月21日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假八打灵培才国民型华文小学举办《为善最乐》义卖会，旨在筹募教会的弘法和公益活动、运作和发展基金。除了义卖，同时进行公益活动，包括：捐血活动以及主题分别为「高效率学习方法」、「亲子关系」和「房子装修须知」三场公益讲座。

为了让大众更了解原始佛教会的运作，义卖会现场设有文化展览区，展示僧团历年的弘法大事记，同时准备了各种法宝与大众结缘。



4月28日

随佛长老至泰国曼谷，接受泰国皇室顾问团所组成创意基金会，致颁的年度杰出人物奖，并应曼谷奈荣寺（Wat Nairong）邀请，参加为泰国新王拉玛十世瓦吉拉隆功（King Maha Vajiralongkorn）登位祝福的诵经典礼。



5月7日~8月20日

每周二在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宣法讲座，由中道僧团法师们主讲〈正觉解脱道〉。

5月7日

中天综合台「点亮新台湾」节目制作单位至内觉禅林采访中道僧团随佛长老。录制单位除了到位于北投的内觉禅林进行采访之外，当天晚上还配合长老的宣法行程来到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拍摄周二共修《正觉解脱道》系列课程新一季的开课实况。





5月10~19日

于湖北鄂州普度寺举办十日原始佛教中道解脱营，由随佛禅师主法。



5月19日

为马来西亚的卫塞节，这是属于马来西亚佛教徒普天同庆的节日。由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佛总）、各寺院及佛教组织联合槟州政府所举办「庆祝卫塞节花车游行」活动。





5月25日

中华原始佛教会举办卫塞节浴佛节暨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庆典，中道僧团与泰国、缅甸长老、法师，以及社会贤达出席庆祝卫塞节及暨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当天也是随佛禅师主法的《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的第五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复承佛志〉。

6月15日

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重现佛道》系列讲座的第六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圣凡同世〉。中道僧团导师随佛禅师为大众讲解：原始佛法「圣凡同世」的真义，以及修行解脱者如何面对眼前世界。禅师表示：佛陀教导修因缘观，对现实人生进行实际观察，以深入了解实况及实况为何如此，进而明白如何才能避免无谓痛苦及身心系缚，由此看到灭苦之道。佛陀弟子解脱人间，不离人间，不需那些否定现实的想法，而且有解决问题、开展人生的能力。正觉有智慧者在人间，佛法修行之道合乎现实，才是在家人可修的，你的机会就在你的生活，如此才是真正的「圣凡同世」。

6月22日

佛教界的献供、金刚组、供花组志工、原佛会法工及眷属共 70 余人，礼请中道僧团前往素食餐厅应供。这次供僧的缘起是五月卫塞节及迎佛舍利周年庆典活动，原始佛教会邀请献供组及金刚组共襄盛举，庆典结束诸位志工法喜充满，想多亲近僧团，故发起供僧，培植福德因缘。

自去年四月参与「迎佛陀舍利入台」大典以



来，无论风雨，诸位志工都会按时上山插花供佛，长老代表中道僧团，感谢他们长久以来的发心付出，赞叹她们庄严道场之吉祥事。



6月23日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吉隆坡中道禅林明白大众的需求，因此在四月义卖会的公益讲座，再度邀请到何继生老师主讲《高效学习法》，在原始佛教马来西亚各地中道禅院进行巡回讲座，与大众分享专业知识。首场讲座是于2019年6月23日在吉隆坡中道禅林开讲，接着陆续于7月13日威省中道禅林、14日槟城中道禅林、8月18日马六甲中道禅林、9月21日新山中道禅林进行巡回演讲，各场几乎都座无虚席，场场皆深获好评。

6月29日

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华原始佛教会与高雄市龙水里里办公室再次合作，联合举办捐血公益活动。高雄民众相当热情，赶来参与，临时布置的影音区里，坐满了等待捐血的热血民众。

法工长适时播放教会宣法影片让等待的民众观听。长老睿智的法音、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以及一张张专注聆听长老宣法的新面孔，交织出一幅动人的情境。这次捐血活动总共为血库增加了266袋救命血，感谢大家的努力与付出，共同办成这件温暖的事。





6月30日

今天是原始佛教周日共修时间，为呼应下午高雄中道禅院的公益讲座，随佛禅师特别进行专题讲座《爱欲烦恼 v.s 情绪创伤》。当日法友出席踊跃，现场挤爆，座位与座位之间紧紧挨着，各地中道禅院则联机听讲。

究竟佛家是怎么定义「爱欲烦恼」呢？随佛禅师解释：指的是「依据脱节『因缘、缘生』的错误认识，而有的期待与追逐」。佛门远离情绪创伤的方法与现代心理学不同，佛教的方法是，不脱离对「因缘、缘生」实况的真知灼见，努力于现在，而不确定什么。「人生只有过程，没有任何的结果」，认真于过程、努力于现在，就能远离情绪创伤。

下午由高雄中道禅院接棒，进行心理公益讲座，讲座主题：「内在小孩你好吗？谈早期经验与情感模式」。

主讲者方霓妮博士，方博士是英国心理治疗协会合格认证心理治疗师，目前定居在英国苏格兰，为了与台湾大众分享其专业经验，主动提出演讲意愿，专程回国进行这场公益讲座。法友们则报予热情出席踊跃，现场座无虚席。

7月13日

原始佛教会 2019 下半年的宣法——《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第一单元〈正信 人间佛陀〉，7月13日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隆重开讲，敦请随佛禅师讲述。禅师表示，要真正认识佛陀，必要先认识「人间」，而认识人间，必定以「因缘法」为认识论。人间佛陀，即是透过因缘的认识，展开修行的正道。





7月17日~10月13日

中道僧团应邀参与大陆寺院结夏安居，宣告为期三个月的安居正式开始。安居期间，中道僧团全体至安居地，学习经法、僧律、因缘观。参与雨安居的修行者，包含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的僧人及修行者约四十人。



8月1日~10月17日

原始佛教会(北、中、南、马来西亚)周四课程，由随佛禅师传法，课程主题：《归向佛法》-远离佛教的伪传教说，重新面见佛法，此一课程共计有 12 堂课。



8月10日

在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正念人间佛法〉。佛陀以精准写实的方式教导我们：苦及五阴系缚怎么生、怎么灭，佛陀关心的是人间事，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都是世人共同经验的平常事，修行就要「正念」于这样的人间事实。



9月3日~12月17日

原始佛教中道僧团在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开设的周二共修课程，一直受到学众的喜爱与好评。这一期的主题为「正觉解脱道」，引导学众如何面对生活、度越烦恼、自利利他。授课法师包括随佛长老、度明尊者、生谛尊者、正启尊者、正律尊者、道一尊尼、谛严尊尼、明证尊尼，课程内容着重于佛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教导学员如何以因缘法的认识论，积极、务实的经营自己的每一天，受学的学众获益良多。



9月21日

原始佛教會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行宣法活动——第三单元：〈正见 人间僧团〉。随佛长老为大家说明：人间僧团即是来自于人间佛教的内涵，就算是 佛陀也有其缘生的不足，只有了解因缘的现实有与限制，才能理解何谓人间僧团。佛陀是从因缘的现实去体会，舍弃不切实际的想法，转成符合现实的看法与做法，这才是「人间佛教，人间僧团」。

10月13日

原始佛教中道僧团举行剃度典礼，三位九戒行者于此日正式成为 佛陀的座下弟子。传戒仪式完成后，长老给予三位出家者巴利僧号，并分别给中文僧号为「菩德」、「菩智」与「菩觉」。10月26日，菩德沙弥将于启程赴泰国正式受比丘戒，菩智、菩觉则依斯里兰卡尼僧团再一次受沙弥尼十戒。

10月17、20日

中道僧团出家的三位新戒子，跟随中道比丘僧团和尼僧团，分别至北投市场及士东市场，亲身体验托钵的出家生活。

10月19日

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的第四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正勤 人间解脱戒〉。同时也举办了「卡提那庆典」，代表佛陀的法与律、佛陀的僧团仍继续传承，表示「法灯未灭」，是件可贵可喜之事。





10月24日

中道比丘尼僧团道一师父、谛严师父、明证师父、觉俨师父与刚出家的菩智、菩觉两位沙弥尼随同生谛师父一行七人，来到马来西亚槟城的亚依淡菜市场托钵，与当地民众植福结缘。僧团托钵队伍行经一处又一处的摊位，接触形形色色不同的民众，与世间众人结缘（上左图）。

10月26日

中道青年团及台大中道青年社，邀请到「海涌工作室」的陈人平执行长于台湾大学第二学生活动中心，主讲《还海首部曲：塑海浮世绘》环保议题讲座（上右图）。

10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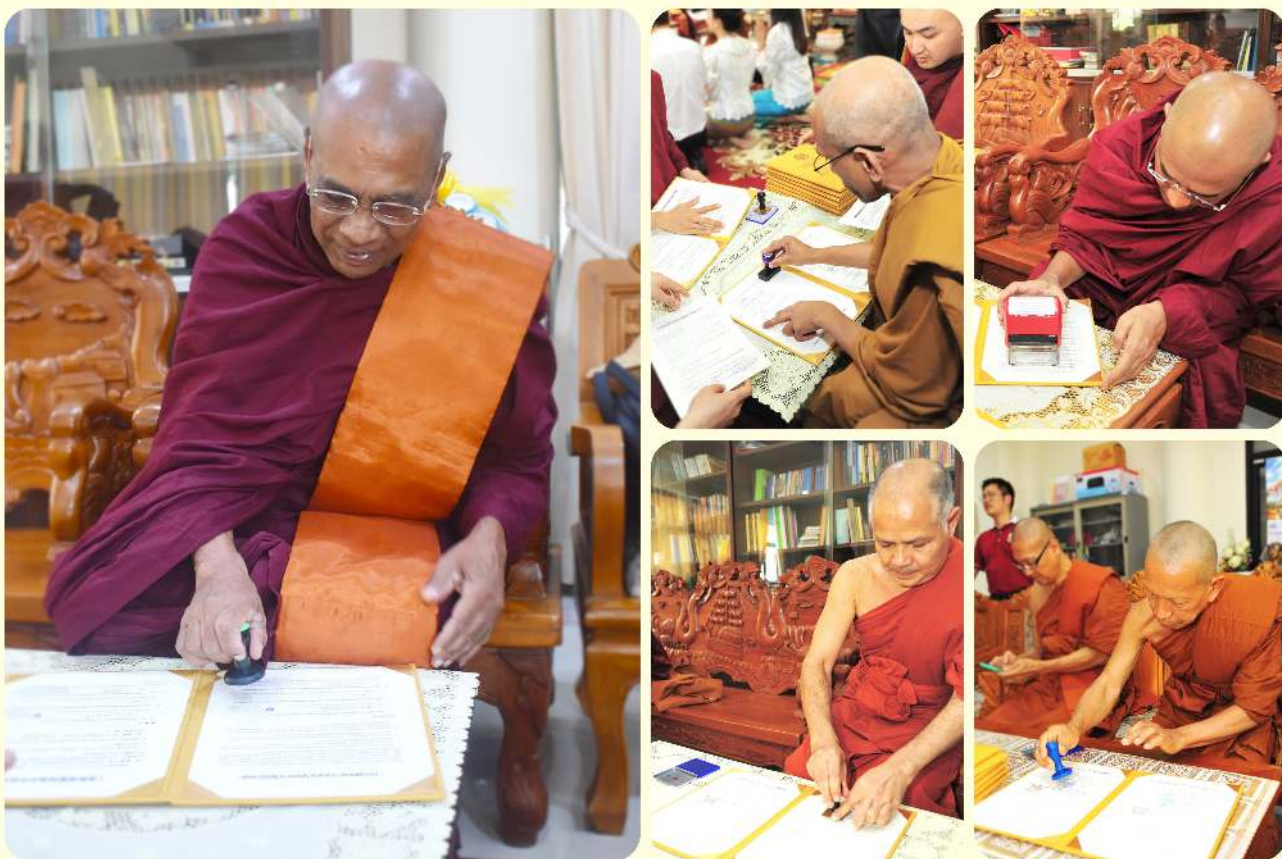
上午九点，斯里兰卡四位长老、随佛长老、以及中道僧团四位比丘，在清迈一座南传佛教寺院的比丘戒场内，共同为菩德沙弥授比丘大戒（下左图）。下午五点，斯里兰卡各位长老、随佛长老，以及中道僧团的众比丘及比丘尼、九戒行者、法友们，一同前往清迈 Chom Tong 寺，拜访 96 岁的 Achan Thong 阿姜通大长老。听闻僧团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大长老非常欢喜，尤其听到随佛长老在华人世界推展四圣谛佛教，大长老不禁连连的赞叹，表示佛弟子要团结才能兴隆佛教（下右图）。





10月30日

于泰国曼谷奈荣寺，来自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美国的 8 位南传佛教长老，以及中道僧团的随佛长老，大家共同签署「佛教僧团合作发展协议」，各方合作帮助华人社会建立「四圣谛佛教僧团」。



11月2日

高雄中道禅院与高雄龙水里办公室合办捐血活动，第三度圆满达成！许多热情的高雄人来到捐血车挽袖响应，总共有一百五十余人参与，捐血袋数达二百四十袋，刷新上次的捐血数量，忙到护理人员几乎没空档吃饭，高雄禅院参与的法工们更是卯足全力配合，直到太阳下山夜幕初上时，还见到法工们认真善后的身影。



11月4日

随佛行道第三辑出版，电子书同步公开在网上可供阅读。





11月9日

《还海二部曲：减塑净滩微旅行》由原始佛教中道青年团法工带大家走向大自然，一起欣赏海洋、认识红树林—热血净滩！在八里挖仔尾沙滩，历经一小时的净滩之后，众人与收集到的「战利品」拍照留念，短短一小时竟然就捡集了 80 公斤左右的垃圾。（上左图）



11月16日

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的第五场，由随佛禅师主讲，讲题是〈正护人间佛教〉。此次讲座现场，讲堂外的弧形走道被布置成艺术走廊，展示多幅法友们精心创作的年画及春联，供学众们预订以护持舍利塔的兴建，获得了热烈的回响与好评。（上右图）

12月14日

「人间佛教」系列讲座，最终单元〈原始佛法开展人间佛教〉，于龙山寺板桥文化广场进行，中道僧团导师随佛长老为大众宣法。这场讲座主要是总结长老于本系列的开示，重点就在于如何实践以原始佛法开展人间佛教？长老阐释：原始佛法为 佛陀亲教的佛法；原始佛法的传诵，是「第一次经律结集」集成的经诵，即《七事相应教》；原始佛法的核心为因缘法，依之开展「四圣谛三转十二行」。此宣法活动中，一方面为迎接农历新春的到来，一方面为了筹募兴建 佛陀舍利塔的建设基金，原始佛教会法工主动发起新春年画及油画义卖，现场显得喜气洋洋。





2019 年卫塞节 暨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纪念

臺灣書記組

佛陀初灭，八国分奉舍利，其中八分之一由末罗族保存的舍利，因大水而流失，剩余的八分之七，则在佛陀入灭一百二十多年后由阿育王取得，并将此八分之七的舍利取一部份，特别安置于蓝毘尼供奉。后孔雀王朝没落，释迦族为保护蓝毘尼重要的 佛陀舍利，特将此份舍利移至迦毘罗卫城佛塔原址供奉。

1898 年，英国人 William Claxton Peppe (佩沛) 带领考古团队在佛陀的故乡「古迦毘罗卫城」所在地的「比普罗瓦佛塔」，挖掘出 释迦佛

陀真身舍利。历经国际各方考古学界的缜密考证之下，证实是 佛陀的真身舍利，无庸置疑。

2018 年 4 月，原始佛教会中道僧团迎请供奉在斯里兰卡的部分佛陀真身舍利入台永住，这份舍利将在我们全世界的华人保护底下世代传承，这是属于全世界华人的共同福份。

2019 年 5 月 25 日，原始佛教会举办『2019 年卫塞节暨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纪念活动』。当天早上，钟鼓大磬齐鸣，金刚开道、天女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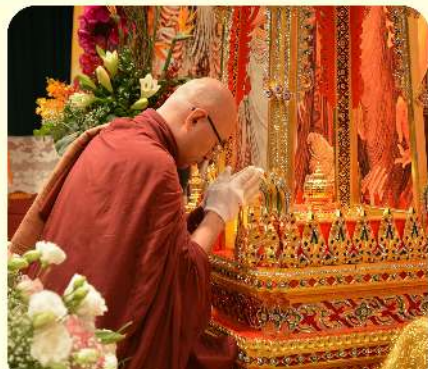
引道，舍利宝龕在中道僧团的守护下抵达板桥龙山寺文化广场。众多虔诚佛弟子双掌合十齐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祥和的佛号声中，随佛长老带领僧团奉圣上座，仪式庄严隆重。

中道僧团与泰国、缅甸长老、法师，以及社会贤达出席庆祝卫塞节及暨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随佛长老(图①)、月相长老(图②)、斯里兰卡长老尼(图③)、龙山寺黄董事长书玮(图④)以及慈云杂志吴社长彦隆(图⑤)上台致词。



左图：龙山寺黄董事长书玮、慈云杂志吴社长彦隆、台北天母扶轮社服务计划委员会吕副主任委员胜男参加庆祝卫塞节，恭迎 佛陀真身舍利进入庆祝会场。

右图：随佛长老奉圣上座之后，恭谨合十，礼敬 佛陀真身舍利。





随佛长老致词说明中道僧团迎奉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的机缘：

一、中道僧团多年来一直精勤的在很多国家弘扬 佛陀法教。

二、 斯里兰卡 Amarapura 派之僧律传承，是源自两千四百多年前 释迦佛陀制定的僧律传承。正统的僧律传承已于 2018 年 3 月 2 日传入台湾的中道僧团，原始佛教根本戒场将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原始佛教僧人。

三、迎奉来台之舍利不只一份，其中一份将来会送由大陆供奉。

除此之外，在经过五年的长期互动交流下，斯里兰卡守护 佛陀舍利之 Amarapura 派长老终于愿意将宝贵的 佛陀舍利赠予中道僧团守护，也因此促成舍利入台的殊胜因缘。

随佛长老表示： 佛陀，是全体佛弟子的老师。舍利入台是十分可贵的因缘，中道僧团虽传承南传律戒，但从不排斥南传、北传、藏传等佛教，因为大家都是在生死轮回中的朋友，都是在探寻生命之道，在情感上都仰归于 佛陀，因此，佛弟子都是一家人，应该彼此关怀，而非相互斥责批评，大家共同为此可贵因缘、为佛教尽一份心力。



典禮最後，在悠揚佛樂中，僧團與大眾依序完成了浴佛儀式，于 佛陀真身舍利之前，緬懷 佛陀恩德。在大眾浴佛之後，僧團亦慈悲為前來瞻禮之大眾系上吉祥結。

下午，隨佛長老宣講《重現佛道》系列講座 單元五：〈復承佛志〉，首次在 佛陀真身舍利之前說法度眾。講座結束之後，眾人送聖，圓滿完成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紀念活動。





原始佛教會 「溪頭身心沉淀之旅」活動报导

臺灣 書記組

2019年4月18日，原始佛教會舉辦首次的戶外教學，由公關組籌辦兩天一夜的身心沉淀之旅，將教室搬到了溪頭。因教會法工熱情迎請，僧團在百忙之余允諾撥空參加，給承辦法工很大的鼓舞；法友們則携家帶著熱烈響應，超過百人參加。

當教室移至自然森林裡，隨佛長老の開示配合彼時的因緣，特別著墨在家庭相處的幸福之道，長老提醒道：想要有美好人生，就要認真於自己的生命，與家人相處要多聽、多欣賞，家人不需要是完美的人，他們是生命可貴的同伴。就像現在身處自然森林之中，不妨放慢腳步，安靜的聆聽林間不時傳來的蟲鳴、鳥叫與風聲，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公关组与中、南部法工发挥创意，设计精彩好节目，大朋友小朋友笑声不断，欢乐满堂；公关组及歌咏组献唱〈你鼓舞了我〉英文歌曲和〈佛陀与我们同行〉以表达对随佛长老的敬意。长老特地为大众系上五色吉祥结，在僧众的诵经声中接受大师父和僧众的祝福，令人深怀感恩。





第二天供僧早斋过后，分组踏青，大家悠闲漫步在森林幽径，享受宁静翠绿，抵达目的地「神木区」之后，僧俗二众合影留念。就在神木之前，法友们高唱〈佛陀与我们同行〉，嘹亮的歌声透着开朗自信，向山林介绍「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学佛人」。





午斋后结营，长老再次向大众开示：每个人就像森林中的大树，都需要泥土来巩固和安立，而家人就是安立我们的泥土，我们要懂得珍惜；与家人沟通的秘诀，就是多多倾听，别人不一定要对，我们也可以不对，对错好坏见仁见智，不用太计较。

多位法友的亲人不吝惜分享感言，肯定这是一次寓教于乐的活动，令人心身沉淀精神快乐。僧团师父为嘉勉辛劳筹办此次活动的法工们，一一颁发由印度带回来的黄金菩提叶佛像以资鼓励。活动在法友们恭送僧团师父回台北之中，画下完美的惊叹号，而不是句号，因为青年团主动接棒规划下一次的户外教学，大家请拭目以待！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 《为善最乐》义卖会报导

馬來西亞 書記組

2019 年 4 月 21 日，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假八打灵培才国民型华文小学举办《为善最乐》义卖会，旨在筹募教会的弘法和公益活动、运作和发展基金。

随佛长老常说：「好话赶快说，好事赶快做」，法友们身体力行筹划义卖会事宜，众人努力招揽商家及善心人士赞助，再加上亲朋好友的义气相挺，设摊的摊位竟多达 80 余摊。当天现场相当热闹，各家摊位使出看家本领，以最热情的笑容和叫卖声招呼顾客。



此次义卖会为呼应「为善最乐」的主旨，不仅义卖商品，同时进行公益活动，包括：捐血活动以及主题分别为「高效率学习方法」、「亲子关系」和「房子装修须知」三场公益讲座，讲座的内容切中生活所需，颇受听众欢迎。





2019 行法度世歷史回顧



另外，义卖会也获得社会善心人士的支持，购买点券捐给慈善团体及需要协助的单亲家庭换取所需物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课外活动处，为此特别提供协助，接洽平时服务的老人院、育幼院和单亲家庭接受捐赠。





浩大团结的义工群也是义卖会能顺利进行的主力之一。这次的义卖会的130余位爱心义工大部分是来自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及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这些年轻的脸孔为义卖会增添了许多活力。

生谛师父与正律师父特别来到会场，为大家加油打气，鼓舞众人的士气。活动结束之前，师父颁发感谢状予赞助商家，感谢他们的善心赞助；学生义工们则获颁纪念徽章。义卖会大约在下午四点欢喜结束，成就可贵的善行。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 「庆祝卫塞节花车游行」报导

馬來西亞 書記組

2019年5月19日为马来西亚的卫塞节，这是属于马来西亚佛教徒普天同庆的节日。其中，檳城地区的「檳州全民庆卫塞」活动尤其盛大，今年已迈入第六届，由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佛总）、各寺院及佛教组织联合檳州政府所举办。在这值得欢庆的吉祥日，佛教徒纷纷前往各处佛寺礼拜浴佛、点灯供花、诵经祈福等，感受殊胜祥和的气氛。

今年的卫塞节主题为：『集思广益，福泽绵长』。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北马区」是第三次参与花车游行庆典，檳城与威省的法友们在生谛法师的带领下，设计装置出雅致的花车，花台上有庄严的佛陀法相、漂亮法轮花簇及灯饰，以响应喜乐的卫塞庆典活动。

卫塞节花车游行，在雨后的傍晚六时举行，从位于车水路的马佛总大厦前出发。此次参与的游行队伍有35个单位，包括28辆花车，每辆都别出心裁，有响应环保的纸盘花车、蔬菜水果花车、气球花车及各类图腾装饰花车，非常华丽吸睛。当夜幕降临，花车色彩绚丽的灯饰，点缀着乔治市缤纷多彩，吸引无数民众和游客夹道围观。



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的法友们，跟随着花车缓缓前进，手持鲜花、唱着佛曲、挥动佛旗、遍撒花瓣与沿途的民众微笑挥手，向众人宣示：我们来自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我们都是佛陀的孩子！当天晚上「卫塞节快乐！」的祝福声此起彼落，沿途善信发心布施各类食物及饮料，大家站在各自的岗位，欢喜做着自利利他的善行，这样的时刻，感觉真的很美好。

雨后的空气虽然清新凉快，但历时三个小时半的路程，大家已是汗流浹背，双脚酸麻，而汗水与疲惫所换来的却是心灵上的安宁、满足与快乐，佛弟子共度了祥和的一夜。祈愿佛弟子能集思广益，让正法发扬光大，福泽绵长。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原始佛教

創刊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

導師：隨佛尊者

發行：原始佛教會

歡迎助印《原始佛教》贈送流通

email : saddhammadipa.tw@gmail.com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Tel : (02)2892-2505

為響應環保，減少紙張資源浪費，

請提供 email 帳號，索取電子檔；

或上網下載：<http://www.arahant.org>

台灣護持帳戶：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1. 郵局划拨：賬号 50159965

2. 台灣銀行 天母分行：賬号 142001006834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

Sambodhi World Berhad

OCBC A/C No. 707-1298220

美國護持帳戶：

1.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版權聲明：

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中華台灣教區(Taiwan) E-mail:arahant.tws@gmail.com

臺北 內覺禪林

臺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886-(02) 2892-1038 傳真：886-(02) 2896-2303

臺北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臺北市伊通街 58 號 2 樓 電話：886-(02) 2515-2505

臺中 中道禪林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886-(04) 2320-2288

高雄 中道禪林

高雄市南鼓山區美術館路 261 號 2 樓 電話：886-(07) 586-7198

美國教區(U.S.A.) E-mail:arahant.usa@gmail.com

紐約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30-20 Parsons Blvd, Flushing, NY 11354 Tel:718-321-3380 Tel:718-666-9540

馬來西亞教區(Malaysia) E-mail:arahant.mas@gmail.com

吉隆坡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 6-03-79318122

檳城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 Penang

77, 2nd & 3rd floor,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威省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 6-04-5400405

怡保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 6-05-2410216

馬六甲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Malacca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3,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Tel : 6-06-2818391

新山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Johor Bahru

20,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 6-07-2325248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Sungai Petani

二、銀行電匯捐款

銀行帳戶：臺灣銀行—天母分行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銀行電匯帳號：**142-001-006834**

中華原始佛教會

台灣Pay VISA Mastercard 台灣金融卡

☆關於台灣 Pay 可參考以下官網：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index.aspx>

98-04-43-04										郵政劃撥		帳號											
50159965										金額 (小寫)		儲金存款單		元 拾 佰 仟 萬 拾 萬 佰 萬 仟 佰 拾 元									
通訊欄 (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參與 中華原始佛教會																							
☐ 法寶流通 (助印經書或助錄影音)																							
☐ 護持中華原始佛教會弘法																							
☐ 其他 (請註明: _____)																							
※由於中道僧團終生不取、積蓄、使用錢財，也無有代管供養的淨人。凡要供養中道僧團者，請以實物方式供養。																							
戶名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姓名										寄款人													
通										主管：													
訊										處													
電話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經辦局收款戳	

1. 相關訊息及文件，請至 <http://www.arahant.org/hu-chi-taiwan> 網站上查詢、下載。
2. 每月 15 日為扣款基準日，(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日辦理)。
3. 注意事項：請在填寫授權書前，先詳閱付款條款及填寫需知，填妥授權書後，摺疊並封訂後逕投郵筒，或自行貼上掛號郵票寄出。寄出前請檢查授權書是否填寫完整及簽名。

海外法友欲護持中華原始佛教會的弘法、道場禪林建置維修及法寶流通，可透過護持者所在地之銀行辦理國際匯款，匯入「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在臺灣的「臺灣銀行天母分行」帳戶中，辦理程序請依下列指示進行匯款即可。

1. S W I F T : BKTWTPWTP142
2. 銀行名稱 : BANK OF TAIWAN
3. 分行名稱 : TIENMOU BRANCH
4. 銀行地址 : NO.18,SEC.7, JHONG SHAN
N.RD., TAIPEI CITY 111,TAIWAN
5. 受款人帳號 : 142001006834
6. 受款人名稱 :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IN TAIWAN
7. 受款人電話 : (02)2892-2505
8. 受款人地址 : 139-3 Deng-Shan Road,
Pei-Tou 11247,Taipei, Taiwan



※注意事項：

完成上述各項捐款方事後，請將「匯款收執聯」以傳真回傳(FAX：+886-2-2896-2303)，傳真 10 分鐘後請電洽 +886-2-2892-2505，以確認是否收到，亦可使用 e-mail 寄到：o.b.s.taiwan@gmail.com 信箱，並請註明：1.捐款者姓名。2.捐款項目。3.捐款金額。4.收據開立方式。5.收據寄送地址。6.連絡電話等訊息。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詳加核對並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各連線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支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台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寄款人如有疑問，請洽詢：
中華原始佛教會 02-28921038
網址：<http://www.arahant.org>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存查 210×110mm(80g/m²模)保管五年

PS：

1. 收據不需寄送者，請註明。
2. 若收據不需寄送，但需掃描後 e-mail 給您者，請您留下 e-mail 地址。
3. 收據約於三周內寄發，年底累開收據則在隔年 2～3 月時寄發。

※由於中道僧團終身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錢財，也無有代為管理金錢供養的淨人。凡要供養中道僧團者，請以「實際物品」方式供僧，勿使用金錢供養中道僧團。

您的涓滴奉獻，
功德輾轉利澤十方，
佛、法、僧、戒的光明
普照於人間！

中華原始佛教會感謝您的護持！

中华原始佛教会举办卫塞节浴佛节 暨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庆典



中道僧团与泰国、缅甸长老、法师，以及社会贤达出席庆祝卫塞节及暨 佛陀真身舍利入台周年。于 佛陀真身舍利之前，缅怀 佛陀恩德，僧团与大众依序完成了浴佛仪式后，僧团亦慈悲为前来瞻礼之大众系上吉祥结。





拜访 96 岁的 Achan Thong 阿姜通大长老 清迈 Chom Tong 寺



中道僧团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佛教长老签定 「佛教僧团发展合作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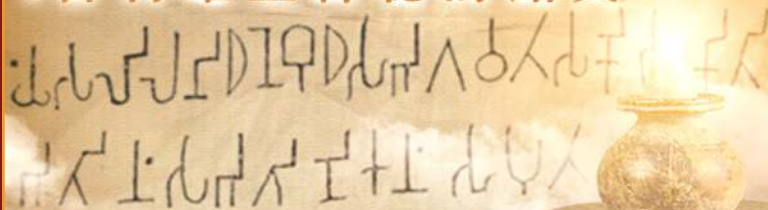


各方长老手牵手，表示未来将全力团结合作，共同促进佛教僧团发展。如随佛长老所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僧团不一定要做成功的事，但一定要将 佛陀感动人的力量继续传承下去。煮一顿饭需要两小时的时间，开一间超市需要三年的时间，唤起世界要「自己救自己」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论僧团能不能做到，僧团都要做。



圖：比普羅瓦佛塔出土舍利罐上的銘文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 之舍利罐上神秘的銘文



利罐的銘文，用阿育王時代的婆羅米文寫著
Sukitibhatinam sabhaginikanam saputadalanam iyam
salilanidhane budhasa bhagavate <saki> yanam
(音譯) Nidhani Su Kit tim had tin amp Sab ah kin i can
nam sapupujhuj yenan. Ya salsana nidasi bud



迎奉佛陀
舍利入臺
介紹影片

世界著名考古學家，古印度語言學權威
哈利·福克博士(Dr. Harry Falk,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ancient
Indian languages)

針對舍利罐銘文的類型、用詞，石棺的型式、
材料等判斷，確定石棺、舍利罐皆出自阿育王
時代，證明比普羅瓦佛塔是阿育王建造。

舍利罐銘文的意思
是述說著
釋迦族聖人 佛陀 世尊之舍利的安放處
供奉者是有美譽的釋迦族兄弟
攜其姊妹、兒子和妻子

祈願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安奉中心

早日興建於台灣

■ 臺北地區銀行電匯捐款

銀行帳戶 華南銀行北投分行
戶名 社團法人中華原始佛教會
銀行電匯帳號 178100026473

護持興建

釋迦佛陀真身舍利安奉中心

02-2515-2507 (臺北聯絡處)

02-2892-2505 (財務組)

0910-128-666 (法紀師姐)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原始佛教會

<http://www.arahant.org>

正法之光 原始佛教

<https://www.arahant.org/zheng-fa-zhi-guang>

歡迎投稿 email : saddhammadipa.tw@gmail.com

中華原始佛教會



<https://www.facebook.com/Saddhammadipa>